净土文库14

改造命运的窍诀

智圆法师 编述

免费结缘，非卖品，
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目录

了凡四训序……………………………1
了凡四训……………………………5
了凡四训讲记…………………………35
立命之学……………………………37
改过之法……………………………95
积善之方……………………………127
谦德之效……………………………224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239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讲记………………245
思考题………………………………277

了凡四训序

印光大师 撰

圣贤之道，唯诚与明。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罔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其操纵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纵任也。须知诚之一字，乃圣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养省察，从凡至圣之达道。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间，万境交集。一不觉察，难免种种违理情想，瞥尔而生，此想既生，则真心遂受锢蔽。而凡所作为，咸失其中正矣。若不加一番切实工夫，克除净尽。则愈趋愈下，莫知底极。徒具作圣之心，永沦下愚之队。可不哀哉。然作圣不难，在自明其明德。欲明其明德，须从格物致知下手。倘人欲之物，不能极力格除。则本有真知，决难彻底显现。欲令真知显现，当于日用云为，常起觉照。不使一切违理情想，暂萌于心。常使其心，虚明洞彻。如镜当台，随境映现。但照前境，不随境转。妍媸自彼，于我何干。来不预计，去不留恋。若或违理情想，稍有萌动。

即当严以攻治，剿除令尽。如与贼军对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须斩将搴旗，剿灭余党。其制军之法，必须严以自治，毋怠毋忽。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其器仗须用颜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过知非。加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与之相对。则军威远振，贼党寒心。惧罹灭种之极戮，冀沾安抚之洪恩。从兹相率投降，归顺至化。尽革先心，聿修后德。将不出户，兵不血刃。举寇仇皆为赤子，即叛逆悉作良民。上行下效，率土清宁。不动干戈，坐致太平矣。如上所说，则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诚明一致，即凡成圣矣。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当效赵阅道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敢为。袁了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独擅其权。受持功过格，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善恶纤悉皆记，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初则善恶参杂，久则唯善无恶。故能转无福为有福，转不寿为长寿，转无子孙为多子孙。现生优入圣贤之域，报尽高登极乐之乡。行为世则，言为世法。彼既丈夫我亦尔，何可自轻而退屈。或问，格物，乃穷尽

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极吾之知识，必使一一晓了也。何得以人欲为物，真知为知，克治显现为格致乎。答曰，诚与明德，皆约自心之本体而言。名虽有二，体本唯一也。知与意心，兼约自心之体用而言。实则即三而一也。格致诚正明，（此指明明德之明，与诚明之明。）五者皆约闲邪存诚返妄归真而言。其检点省察造诣工夫，明为总纲，格致诚正乃别目耳。修身正心诚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本有之真知为物欲所蔽，则意不诚而心不正矣。若能格而除之，则是慧风扫荡障云尽，心月孤圆朗中天矣。此圣人示人从泛至切从疏至亲之决定次序也。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识悉皆明了，方能诚意者。则唯博览群书遍游天下之人，方能诚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览阅历者，纵有纯厚天姿，于诚意正心，皆无其分，况其下焉哉。有是理乎。然一切不深穷理之士，与无知无识之人，若闻理性，多皆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不肯奋发勉励，遵循从事。若告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或善或恶，各有其报。则必畏恶果而断恶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恶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护

身口，洗心涤虑。虽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对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此大觉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畏其拘束，谓为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谓为渺茫。除此二种人，有谁不信受。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须知从凡夫地乃至圆证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弃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恶因，常受恶果，经尘点劫，轮转恶道，末由出离之流也。哀哉。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反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没，亲得受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纵情。纵毕生读之，亦只学其词章，不以希圣希贤为事，因兹当面错过。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文理俱畅，豁人心目。读之自有欣欣向荣，亟欲取法之势。洵淑世良谟也。永嘉周群铮居士，感佩之极。祈上海商务印书馆铸铅为板，以公同志，又印送若干，以结法缘。祈予为序。因撮取圣贤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意，以塞其责云。

了 凡 四 训

第一篇　立命之学

余童年丧父，母命弃举业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尔父夙心也。后余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髯伟貌，飘飘若仙，余敬礼之。

语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余告以故，并叩老者姓氏里居。

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正传，数该传汝。”

余引之归，告母。母曰：“善待之。”试其数，纤悉皆验。余遂起读书之念，谋之表兄沈称，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开馆，我送汝寄学甚便。”余遂礼郁为师。

孔为余起数：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

而谨记之。

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西元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贡入燕都，留京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己巳（西元1569年）归，游南雍，未入监，先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

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汝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

余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

云谷笑曰："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

问其故？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

余问曰："然则数可逃乎？"

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岂诳语欺人？”

余进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

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

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余以实告。

云谷曰：“汝自揣应得科第否？应生子否？”

余追省良久，曰：“不应也。科第中人，类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相也，岂宜科第哉。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和气能育万物，余善怒，宜无子者二；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多言耗气，宜无子者四；喜饮铄精，宜无子者五；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无子者六。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

云谷曰：“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

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也；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

余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云谷出功过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必验。语余曰：

“符箓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执笔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

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贰’。夫夭与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细分之，丰歉不贰，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贰，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惟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

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

汝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

余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从此而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

到明年（西元1570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

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验，而秋闱中式矣。然行义未纯，检身多误；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操持，而醉后放逸；以过折功，日常虚度。自己巳岁（西元1569年）发愿，直至己卯岁（西元1579年），历十余年，而三千善行始完。

时方从李渐庵入关，未及回向。庚辰（西元1580年）南还，始请性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遂起求子愿，亦许行三千善事。辛巳（西元1581年），生男天启。

余行一事，随以笔记；汝母不能书，每行一事，辄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或施食贫人，或买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至癸未（西元1583年）八月，三千之数已满。复请性空辈，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复起求中进士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丙戌（西元1586年）登第，授宝坻知县。

余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携付门役，置案上，所行善恶，纤悉必记。夜则设桌于庭，效赵阅道焚香告帝。

汝母见所行不多，辄颦蹙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数得完；今许一万，衙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

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盖宝坻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余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委有此事，心颇惊疑。适幻余禅师自五台来，余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

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县减粮，万民受福乎? ”吾即捐俸银，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

孔公算予五十三岁有厄，余未尝祈寿，是岁竟无恙，今六十九矣。书曰:“天难谌，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于常”，皆非诳语。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汝之命，未知若何? 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

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旷也。

第二篇 改过之法

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亿而谈其祸福，靡不验者，左国诸记可观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其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近祸。俗眼多翳，谓有未定而不可测者。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

但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

第二，要发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不惟此也。闲居之地，指视昭然，吾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觑破，不值一文矣，乌得不懔懔？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念，遂得善终者。谓一念猛厉，足以涤百年

之恶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除；故过不论久近，惟以改为贵。但尘世无常，肉身易殒，一息不属，欲改无由矣。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幽则千百劫沈沦狱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乌得不畏？

第三，须发勇心。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具是三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

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过在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又思血气之属，皆含灵知，既有灵知，皆我一体。纵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亲我，岂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于无穷也？一思及此，将

有对食痛心，不能下咽者矣。

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于我何与？本无可怒者。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亦无尤人之学问。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则谤毁之来，皆磨炼玉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又闻谤而不怒，虽谗焰薰天，如举火焚空，终将自息；闻谤而怒，虽巧心力辩，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怒不惟无益，且有害也。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此理既明，过将自止。

何谓从心而改？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

大抵最上者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顾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幽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验。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或梦吐黑物；或

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幢幡宝盖，种种胜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然不得执此自高，画而不进。

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吾辈身为凡流，过恶猬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第三篇　积善之方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昔颜氏将以女妻叔梁纥，而历叙其祖宗积德之长，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孔子称舜之大孝，曰：“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皆至论也。试以往事征之。

杨少师荣，建宁人。世以济渡为生，久雨溪涨，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他舟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嗤其愚。逮少师父生，家渐裕，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坟也。后生少师，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

鄞人杨自惩，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时县宰严肃，偶挞一囚，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杨跪而宽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

自惩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为之霁颜。

家甚贫，馈遗一无所取，遇囚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一日，有新囚数人待哺，家又缺米，给囚则家人无食，自顾则囚人堪悯，与其妇商之。

妇曰:“囚从何来？”

曰:“自杭而来。沿路忍饥，菜色可掬。”

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后生二子，长曰守陈，次曰守址，为南北吏部侍郎，长孙为刑部侍郎，次孙为四川廉宪，又俱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

昔正统间，邓茂七倡乱于福建，士民从贼者甚众。

朝廷起鄞县张都宪楷南征，以计擒贼，后委布政司谢都事，搜杀东路贼党。谢求贼中党附册籍，凡不附贼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约兵至日，插旗门首，戒军兵无妄杀，全活万人。后谢之子迁，中状元，为宰辅，孙丕，复中探花。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

冯琢庵太史之父，为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学，路遇一人，倒卧雪中，扪之，半僵矣。遂解己绵裘衣之，且扶归救苏。梦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诚心，吾遣韩琦为汝子。"及生琢庵，遂名琦。

台州应尚书，壮年习业于山中。夜鬼啸集，往往惊人，公不惧也。一夕闻鬼云："某妇以夫久客不归，翁姑逼其嫁人。明夜当缢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潜卖田，得银四两。即伪作其夫之书，寄银还家。其父母见书，以手迹不类，疑之。既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儿无恙。"妇遂不嫁。其子后归，夫妇相保如初。

公又闻鬼语曰："我当得代，奈此秀才坏吾事。"

旁一鬼曰："尔何不祸之？"

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祸之？"

应公因此益自努励，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岁饥，辄捐谷以赈之；遇亲戚有急，辄委曲维持；遇有横逆，辄反躬自责，怡然顺受。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常熟徐凤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为同邑之倡，又分谷以赈贫乏，夜闻鬼唱于门曰："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续而呼，连夜不断。是岁，凤竹果举于乡，其父因而益积德，孳孳不怠，修桥修路，斋僧接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后又闻鬼唱于门曰："千不诓，万不诓，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凤竹官终两浙巡抚。

嘉兴屠康僖公，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询诸囚情状，得无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后朝审，堂官摘其语，以讯诸囚，无不服者，释冤抑十余人。一时辇下咸颂尚书之明。

公复禀曰："辇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岂无枉者？宜五年差一减刑官，核实而平反之。"

尚书为奏，允其议。时公亦差减刑之列，梦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议，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后生应埙、应坤、应埈，皆显官。

嘉兴包凭，字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凭最少，赘平湖袁氏，与吾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氏之学。

一日东游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竣事。复取松布四疋，检箧中衣七件与之，内纻褶，系新置，其仆请已之。

凭曰：“但得圣像无恙，吾虽裸裎何伤？”

僧垂泪曰：“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

后功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公梦伽蓝来谢曰：“汝子当享世禄矣。”后子汴，孙柽芳，皆登第，作显官。

嘉善支立之父，为刑房吏，有囚无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语其妻曰：“支公嘉意，愧无以报，明日延之下乡，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生也。”其妻泣而听命。

及至，妻自出劝酒，具告以夫意。支不听，卒为尽力平反之。

囚出狱，夫妻登门叩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无子，吾有弱女，送为箕帚妾，此则礼之可通者。”支为备礼而纳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禄，皆贡为学博。禄生大纶，登第。

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真假？昔有儒生数辈，谒中峰和尚，问曰：“佛氏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

中峰云：“凡情未涤，正眼未开，认善为恶，指恶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

众曰：“善恶何致相反？”

中峰令试言其状。

一人谓“詈人殴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

中峰云：“未必然也。”

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

中峰云：“未必然也。”

众人历言其状，中峰皆谓不然。因请问。

中峰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皆当自考。”

何谓端曲？今人见谨愿之士，类称为善而取之。圣人则宁取狂狷。至于谨愿之士，虽一乡皆好，而必以为德之贼。是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推此一端，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凡欲积善，决不可徇耳目，惟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皆当细辨。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

阳之际微矣哉。

何谓是非？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皆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赎人于诸侯矣。”

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

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当抉择。

何谓偏正？昔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乡人，醉而詈之，吕公不动，谓其仆曰：“醉者勿与较也。”闭门谢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公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厚，不谓养成其恶，以至于此。”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岁荒，穷

民白昼抢粟于市。告之县，县不理，穷民愈肆，遂私执而困辱之，众始定。不然，几乱矣。故善者为正，恶者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正中偏也；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

何谓半满？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书曰："商罪贯盈，如贮物于器。"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不满。此一说也。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无财，止有钱二文，捐而与之，主席者亲为忏悔。及后入宫富贵，携数千金入寺舍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

因问曰："吾前施钱二文，师亲为忏悔，今施数千金，而师不回向，何也？"

曰："前者物虽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此千金为半，而二文为满也。

钟离授丹于吕祖，点铁为金，可以济世。

吕问曰："终变否？"

曰："五百年后，当复本质。"

吕曰："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吾不愿为也。"

曰："修仙要积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满矣。"此又一说也。

又为善而心不著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著于善，虽终身勤励，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是谓三轮体空，是谓一心清净，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虽黄金万镒，福不满也。此又一说也。

何谓大小？昔卫仲达为馆职，被摄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恶二录，比至，则恶录盈庭，其善录仅如箸而已。索秤称之，则盈庭者反轻，而如箸者反重。

仲达曰："某年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多乎？"

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

因问轴中所书何事？

曰："朝廷尝兴大工，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之，此疏稿也。"

仲达曰："某虽言，朝廷不从，于事无补，而能有如是之力。"

曰："朝廷虽不从，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善力更大矣。"

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

何谓难易？先儒谓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夫子论

为仁，亦曰先难。必如江西舒翁，舍二年仅得之束修，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与邯郸张翁，舍十年所积之钱，代完赎银，而活人妻子，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如镇江靳翁，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此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财有势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为，是为自暴。贫贱作福皆难，难而能为，斯可贵耳。

随缘济众，其类至繁，约言其纲，大约有十：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

何谓与人为善？昔舜在雷泽，见渔者皆取深潭厚泽，而老弱则渔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往而渔焉。见争者皆匿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揄扬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夫以舜之明哲，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工苦心也。

吾辈处末世，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

顾忌而不敢纵。见人有微长可取，小善可录，翻然舍己而从之，且为艳称而广述之。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

何谓爱敬存心？君子与小人，就形迹观，常易相混，惟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盖人有亲疏贵贱，有智愚贤不肖；万品不齐，皆吾同胞，皆吾一体，孰非当敬爱者？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志，即是通圣贤之志。何者？圣贤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爱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

何谓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掷则瓦砾，追琢则圭璋。故凡见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皆须诱掖而成就之。或为之奖借，或为之维持，或为白其诬而分其谤，务使之成立而后已。

大抵人各恶其非类，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且豪杰铮铮，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惟仁人长者，匡直而辅翼之，其功德最宏。

何谓劝人为善？生为人类，孰无良心？世路役役，

最易没溺。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撕，开其迷惑。譬犹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譬犹久陷烦恼，而拔之清凉，为惠最溥。韩愈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较之与人为善，虽有形迹，然对证发药，时有奇效，不可废也；失言失人，当反吾智。

何谓救人危急？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偶一遇之，当如痌瘝之在身，速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济其颠连。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盖仁人之言哉。

何谓兴建大利？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

何谓舍财作福？释门万行，以布施为先。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耳。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苟非能然，先从财上布施。世人以衣食为命，故财为最重。吾从而舍之，内以破吾之悭，外以济人之急，始而勉强，终则泰然，最可以荡涤私情，祛除执吝。

何谓护持正法？法者，万世生灵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裁成万物？何以脱尘离缚？何

以经世出世？故凡见圣贤庙貌，经书典籍，皆当敬重而修饬之。至于举扬正法，上报佛恩，尤当勉励。

何谓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与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皆当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爱婉容，柔声下气，习以成性，便是和气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谓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谓君不知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论，此等处最关阴德。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切须慎之。

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渐渐增进，慈心愈长。不特杀生当戒，蠢动含灵，皆为物命。求丝煮茧，锄地杀虫，念衣食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当与杀生等。至于手所误伤，足所误践者，不知其几，皆当委曲防之。古诗云：“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何其仁也！

善行无穷，不能殚述，由此十事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矣。

第四篇　谦德之效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予屡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

辛未（西元1571年）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谦虚。

予告费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

费曰：“何以见之？”

予曰：“惟谦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闻谤不辩，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岂有不发者？”及开榜，丁果中式。

丁丑（西元1577年）在京，与冯开之同处，见其虚己敛容，大变其幼年之习。李霁岩直谅益友，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一言相报。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祸有祸先，此心果谦，天必相之，兄今年决第矣。”已而果然。

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于乡，久不第。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任。慕钱明吾，而执文见之，明吾悉抹其文，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壬辰岁（西元1592年），予入觐，晤夏建所，见其人气虚意下，谦光逼人。归而告友人曰："凡天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此慧一发，则浮者自实，肆者自敛。建所温良若此，天启之矣。"及开榜，果中式。

江阴张畏岩，积学工文，有声艺林。甲午（西元1594年），南京乡试，寓一寺中，揭晓无名，大骂试官，以为眯目。时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张遽移怒道者。

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

张益怒曰："汝不见我文，乌知不佳？"

道者曰："闻作文，贵心气和平，今听公骂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

张不觉屈服，因就而请教焉。

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该中，文虽工，无益也。须自己做个转变。"

张曰："既是命，如何转变？"

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

阴德，何福不可求哉？”

张曰：“我贫士，何能为？”

道者曰：“善事阴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谦虚一节，并不费钱，你如何不自反而骂试官乎？”

张由此折节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西元1597年），梦至一高房，得试录一册，中多缺行。问旁人，曰：“此今科试录。”

问：“何多缺名？”

曰：“科第阴间三年一考较，须积德无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系旧该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后指一行云：“汝三年来，持身颇慎，或当补此，幸自爱。”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由此观之，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气盈者，必非远器，纵发亦无受用。稍有识见之士，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拒其福也。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古语云：“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

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尝有真志，不过一时意兴耳；兴到则求，兴阑则止。孟子曰：“王之好乐甚，齐其庶几乎？”予于科名亦然。

了凡四训讲记

了凡四训讲记

袁了凡居士　著
智圆法师　编述

前言

《了凡四训》是明代袁了凡居士写给孩子的四篇家训。在过去几百年中，流通世间，深受修行者的喜爱。千千万万的人从这本书中获得利益，有人以她的启发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人把她做好自己修身立德的范本，还有人因她而进入佛门。

到了上个世纪的初期，由于印光大师极力提倡，这本书更在中国的佛教徒中极为广泛地传播。据后来统计，当年在印光大师的推动下，弘化社流通的《了凡四训》《安士全书》《感应篇汇编》，数量高达几百万。

印光大师曾这样教诫："此书文理精微周到，一切人均当熟读。"又说："窃以袁了凡四训为改过迁善之嘉言，俞净意一记为至诚格天之懿行。其发挥至理，操持功夫，最为严厉纯笃，精详曲尽。"

这篇家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内容。首先，了凡讲述自己一生改造命运的

经历，告诉人们：命运虽有定数，但定中又有不定，只要掌握立命的原理与方法，人人都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

改造命运之时，如果过失不改正，就会成为行善积德的障碍，所以，改过是修身立命的前提。当务之急，需要以改过忏悔，净化自己的相续。

如果不能辨明善的种种差别，则容易与世间一般善的概念混淆，不能去伪存真、去半取满等，由此善也不能圆满完成。因此，需要明确积善的方法，这是立命的正轨。

最后以谦德之效结尾，具有谦虚的品德，不傲慢、不自满，则受教有地、取善无穷，能使功德保持不退，并且不断增上。

或者解释为：以立命之学遣除无因生、邪因生等的邪见，远离宿命论等，这是树立因果正见。其后改过积善，依于正见如理地取舍。实行改过之法，已断恶令不生、未断恶令断；遵循积善之方，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由此，以改过闭恶趣门，远离地狱、饿鬼、旁生，以积善开善趣门，现前增上生。最后，以谦德对治我慢，可望有所成就。

所以，这四训可谓是改造命运的要诀、成圣成贤的阶梯、震醒迷梦的警钟。学好之后深思力行，一定能树立起贤善的人格，顺利趣入人天善道，为修持三乘菩提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一篇　立命之学

余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尔父夙心也。

了凡说，在我童年时，父亲就过世了。母亲叫我放弃做官去学医，并对我说："学医，自己懂得养生，可以保养身体；又能悬壶济世，解除疾苦；况且学到一门技艺，将来也能成名，这是你父亲过去的心愿。"

受母亲的影响，了凡最初确立了学医的志向。

后余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髯伟貌，飘飘若仙，余敬礼之。

后来有一次，了凡在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胡须修长，身材魁梧，仙风道骨，不像是一般凡俗之人，当时对他很恭敬。

语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

老人对他说："你是该做官的人，明年可以进学，为何不读书呢？"

余告以故，并叩老者姓氏里居。

了凡告诉老人原因，并询问老人的姓氏和家乡。

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数正传，数该传汝。"

老人说："我姓孔，是云南人，得过宋朝邵康节皇极数的正传，按缘份该传给你。"

余引之归，告母。

了凡把老人请到家中，告诉母亲：老人是邵康节皇极数的正宗传人。

母曰："善待之。"

母亲说："老人有学问，要好好款待，不能有丝毫怠慢。"

古代的家教好，母亲知书达礼，孩子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试其数，纤悉皆验。

因为不知道老人是否真正精通数术，就试试看是否算得准确，结果小事都算准了。老人真正精通数术。

余遂起读书之念，谋之表兄沈称，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开馆，我送汝寄学甚便。"

因为老人推算准确，了凡很生信心，又有了读书的想法。

当时和表兄沈称商量，表兄建议说："郁海谷先生

正在沈友夫家中开设学馆，我送你去学习，很方便。”

余遂礼郁为师。

于是了凡拜郁先生为师，随老师学习。

孔为余起数：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

孔先生又为了凡起数测算，算他县考童生考到第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省里的提学考第九名。第二年参加考试，三处考的名次都和推算一致。

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

（廪生和贡生相当于现在的公费学生，能领到国家的助学金，每县廪生、贡生的名额是限定的，只在有缺的时候，才可以补上。）

孔先生又为了凡测算这一生的流年休咎，一生的大事都给他排定了，说他某年考到第几，某年有缺额可以当廪生，某年当贡生，出贡后的某年，当选为四川某县的县长，在任三年半之后，即告老还乡。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的丑时，寿终正寝。可惜命里无子。

了凡把孔先生的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余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

从此以后，凡是遇到考试，名次的先后都不出孔公所算，也有一次例外：孔先生算了凡廪米吃到九十一石五斗就会出贡，可是吃到七十余石，屠宗师即批准由他补贡。

当时他怀疑，这件事算得不准，和预算相差十多石。

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西元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

后来，果然被代理厅长杨公驳下来。直到丁卯年，有一位叫殷秋溟的宗师，看见了凡的"场中备卷"，非常吃惊，觉得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说："五篇论文真是五篇奏议（这是很高的评论。奏议是大臣对皇帝的建议，有相当水平。），怎么能让博洽淹贯的大儒老于窗下，而不得重用呢？"

"博洽淹贯"是形容了凡的学问好，"博"是见识广博，不狭窄；"洽"是见解通达；"淹"是透彻；"贯"是文章的理路脉络非常清晰。

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

见到是人材，殷宗师就选拔他，按县里的公文，批准了凡出贡，当选为贡生。前面所食的七十余石，加上这一阶段所吃的米，确实是九十一石五斗，仍不出孔先生所算。

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因为这件事，了凡更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求也只是空费心思而已，因此他澹然无求。

“进退有命”，就是不论升、降，都是命中注定的；“迟速有时”，就是来早和来迟，都有固定的时间。

以下讲了凡参访云谷禅师的经过。这是他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

云谷禅师是明代中兴禅道的禅师，也是憨山大师少年时代习禅的师父。我们根据憨山大师撰写的《云谷先大师传》，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做个简略的介绍。

云谷禅师幼年就有出世的志向。他在大云寺出家之后，修习瑜伽，常常自己思惟：出家以生死大事为重，怎么能庸庸碌碌地求取衣食。

十九岁时，他登坛受具足戒，专精修习天台的小止观。当他得知法舟禅师在天宁寺闭关后，就前去参拜，汇报自己的心得。

禅师说：止观的心要，不依身心气息，内外脱然。你所修流于下乘，岂是祖师的西来意！学道应以悟心为

主。然后传授他念佛审实话头，直下令他重起疑情。

他依教奉行，昼夜参究，以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吃完饭也不知道，碗落于地上，如从梦中苏醒，猛然有悟。这次向法舟禅师呈示，得蒙印可。

一天，读《宗镜录》，恍然大悟唯心之旨。从此一切经教、禅师语录，如看家中旧物件一般，了然明白。于是在丛林中韬光养晦，陆沉贱役。

还有一次看明教大师的《镡津集》，见大师初礼观音大士，日夜念诵圣号十万声，心里发愿效仿，顶戴大士圣像，通宵不眠地礼拜经行，终其一生，从未懈怠。

当时，江南不见佛法禅道，禅师刚到金陵，居住在天界毗卢阁修行，见到的人都感觉惊奇。魏国先王听说后，把禅师请到西园丛桂庵供养，禅师住在那里入定了三日三夜。

西林永宁大师迎请禅师至报恩寺的三藏殿上居住。禅师在小间端坐，没有任何应酬，足不出户达三年之久，没人知道他。

禅师出游到摄山栖霞寺，因为喜爱那里山林的幽深，就在千佛岭下搭茅棚居住，没有出过山。

有一次，来了一个盗贼，把他屋里的东西全部偷走，盗贼从晚走到天亮也没有走出栖霞山。后来被人抓住，送到禅师这里。

禅师给他吃喝，所有的东西都让他拿走。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被感化的。

以后因为栖霞山兴建道场，人流往来很多，禅师又移入山里最深处的天开岩，在那里一如当初，孤身一人，形影相吊。

当时的宰官居士听说禅师的风范，往往来参学请益。一见面，禅师就问：“平常功夫做得如何？”

不论贵贱僧俗，只要进屋，禅师就扔一个蒲团，让他端坐，反观自己的本来面目，甚至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到了临别时，一定特意叮嘱一句：“不要空过！”

等到再见面时，必定询问离别后用心的功夫难易如何，荒废时光的人往往心头茫然，无以应答。这也是慈悲愈切，也愈严格。

虽然禅师没有门庭设施，但见者都望崖不寒而慄。而禅师一概以平等心摄受，接引人向来低声软语，一味平怀。士大夫皈依的人越来越多，禅师也因此不能再入山了。

每年，禅师到城里去一次。到时，在家二众都来皈依。禅师一概视如幻化人，没有起过一念分别，所以亲近他的人如同依偎在慈母身边。

禅师老来悲心更切，对最小的沙弥也同样慈眼相视，以礼相待。凡是动静威仪，都耳提面命，循循善诱。

所以，见到禅师的人都把禅师视为自己的亲人。

禅师平常安静稳重，很少说话，出语如空谷音。他以定力摄持，住山清修，四十年如一日，夜不倒单。一生礼拜念诵，从未间断过一天。他在家乡住了三年，教化了成千上万的人。

一天夜里，四乡人都见禅师的庵中出现大火，天亮时去看，禅师已经安祥圆寂了。

以上大略讲述了云谷禅师的生平传记。传记当中还有袁了凡拜见云谷禅师的一段。我们看看里面有些什么故事。

贡入燕都，留京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己巳（西元1569年）**归，游南雍，未入监，先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

出贡以后，了凡到了北京，在京城呆了一年，整天静坐，也不看书。

己巳年从北京回到南京的国子监，没有入学之前，他先去栖霞山拜访云谷禅师，两个人很投缘，在房间里对坐，三日三夜未合眼。

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

禅师说："人之所以不能超凡作圣，只因被妄念相

缠，在虚妄分别中脱不开。”

落在妄念中，是凡夫；能离妄念，是圣人。佛成道时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众生本有如来智慧德相，以什么障碍而不能现前呢？就是妄想执著。若离妄想执著，自然智、无师智、一切智自得现前。

“汝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

禅师问：“你坐了三日，不见动一个念头，怎么回事？”

余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

了凡解释说：“我这一生被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都有定数，即使要妄想，也没有可妄想的。”意思是，想也徒劳无义，所以干脆不想，按命运的安排过完这一生就算了。这是典型的宿命论思想。

云谷笑曰：“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

“豪杰”，是出格的人物。凡夫都是随波逐流，沉溺生死，有一种人不被命运摆布，而能超越命运，这就是豪杰。

禅师哈哈大笑说：“你三日不起一念，我原先当你是豪杰，认为你超脱了妄念，原来你只是个受命运支配

的凡夫。”

问其故？

禅师的话里别有意味，了凡不知此话的落处，就请问禅师。

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

禅师说：“人未到无心的地步，终究被阴阳束缚，怎么会没数呢？（意思是，落在念头里，不是善就是恶，当然有相、有数。）但是，只有庸人被数限定而不能转变。此外，大善人，数固拘不住他，大恶人，数也拘他不定。”

为什么拘不住呢？因为：由事、意乐、加行各方面的条件，造集极重的业，会导致现世就有果报上的转变。譬如，宋朝的仁将曹彬，陈抟老祖最初给他看相，认为他无晚福。后来，他保全了千万人的性命，面相完全转了，晚福极好。这说明大善人，命数拘他不定。大恶人，恶业深重，也会提前现报。一般庸庸碌碌的人没有造大的善恶业，都变成定命了。

“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

“你二十年来被孔先生算定，不管好和坏，命运都没有转动过一毫，岂不是标准凡夫？”

余问曰：“然则数可逃乎？”

了凡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人的命数能不能超越”。

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

禅师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即创造命运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上，《诗经》和《书经》所说确实是明训。”

“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岂诳语欺人？”

“在我佛家的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妄语是释迦佛制定的大戒，一般善人都无妄语，何况诸佛菩萨，岂会妄语欺人？”

以下的问答非常重要，其作用是能遣除内心的疑惑，对业果引生信解。也正是以这些问答，了凡破迷开悟，因此才有他后来的身体力行。由如理思惟而建立定解，这是实行之前的必经之道。

余进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

这时了凡对业果的道理还不甚明了。他进一步请问："孟子说'求则得之'，求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上。我能理解道德仁义，力行就能求到，可是功名富贵如何能求得呢？"

他的错误是把内、外分开，认为内可求，外不可求，他不知道：总的异熟果报，功名、财富等的差别果报，外而器界、内而根身，一切都是由自己的心造业而显现的。他对业果没有完整、系统的认识，因此才有见解和行为上的偏差。

学过业果，我们知道，凡是增上生[1]的圆满、决定胜[2]的解脱，上至佛陀三身、四智、无量相好、净土庄严，统统可以由修习正道而求得，何止是道德仁义可求呢？可见，了凡对深广的缘起缺乏足够的认识。

下面禅师为他遣除疑惑：

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

禅师说："孟子的话没错，是你自己误解了。"

意思是，你认为：以心只能成就道德仁义，其他则不能创造。你把内心和外境分成两截，认为功名富贵是心外的法，岂不知这些法也是以心自现的。所以，了凡认为心可以求道德仁义，不能造功名富贵，他对万法唯

1　增上生：轮回中人天善趣的安乐。

2　决定胜：解脱轮回的声缘、菩萨、佛陀的果位。

心有愚痴。

以下禅师直示唯心立命的妙理：

“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禅师说：“你不见六祖在《坛经》上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方寸”是指心地。说“一切福田”，则无一遗漏，不论世间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福田，抑或出世间声闻、缘觉、菩萨、佛陀的福田，一切都统归心地。最妙的是心，一心可造十法界，所以不必在外面找福田，只这心就是福田。能在心田上种植，任何福都可以现前，故说“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注意：解决问题的方法，唯一是内求法，外求等于缘木求鱼。实际上，只要一分分消除内在的障碍，所有增上生和决定胜的圆满都会逐渐显现。因此，我们遭遇挫折和失败，不应怨天尤人，在心外找出路也不会解决问题，能在心上遣除障碍，一切都会转变的。

“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

“求在我”，就是在自心上寻求，能在心上积聚因缘，不但内的道德仁义可得，外的功名富贵同样可得，

这叫内外双得。这种求对于“获得”是有利益的，叫做“有求必应”。

成功之道，就是顺应缘起的规律而努力求证。万法由心造，心善地道善，心恶地道恶，向内成就道德仁义，因上善妙，果上自然显现功名富贵。我们的心如镜子，镜子能擦拭干净，净相自然会显现的，这叫内外双得，也就是“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相比之下，外求法的效果如何呢？下面说：

“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

如果不在自身上反省，设法消除苦因、成办乐因，只是徒然向外追求，本来“求”有它的正道、“得”有它的命数，外求积聚的并非正因，结果只会内外双失。因此，这种“求”对于“获得”毫无利益。

现在有许多创富学、成功学，介绍各种方法、技巧，如果是以蒙骗、损害他人的方式追求，则内心增上贪嗔痴，失坏道德仁义，以内心失坏，外在必然加深身心环境的痛苦，决定内外双失。

这个时代鼓吹向外追求，人们都弃舍了反躬内省，因此内心无安乐，外界也失去吉祥，器世界灾难频繁，风不调雨不顺，这是内外双失。

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余以实告。

禅师询问：“孔公怎么算你一生命运的？”了凡如实地禀告禅师。

云谷曰：“汝自揣应得科第否？应生子否？”

禅师没有直说，只教了凡反求诸己。这是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自己找答案，老师在旁边旁敲侧击、因势利导，能起到开发智慧的效果。我们学佛，不反求诸己，即使道理上学得高深，也难有实际的受用。

所以，禅师教他在自己身上反思应不应得科第和生子，实际是就缘起来观察有没有正因。这是教他思惟业果。

余追省良久，曰：“不应也。”

了凡反观自己的身心，不断追查，反省了很久之后说：“不应当。”

这是他自己找到的答案，所以很可贵。如果不向自身上反省、检察，只是听别人讲，感受就很肤浅，转心的力量也不大。

人学会反省很重要，只有认识自己的错处，才可能改过自新。

“科第中人，类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相也，岂宜科第哉。”

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了凡真正发现了自己的过失。

他说："我观察做官的人都有福相，而我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培植深厚的福德；做官领导大众，应当心胸宽广，能够包容，而我遇到繁琐、困难的事，没有耐心，不能容纳别人；身为君长应当谦下，不可以任性，而我时常以才智压盖别人，说话、做事随意，轻举妄谈，这些都是薄福之相，当然不该得科第。"

他又检讨自己不能得子的原因：

"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

"污秽之地大多能生长草木，清澈的水中常常无鱼，我好清洁，这是应当无子的原因之一。"

"和气能育万物，余善怒，宜无子者二；"

"春天的和气能孕育万物，冬天的杀气让草木凋零，我爱发怒，脾气不好，这是应当无子的原因之二。"

"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

"慈爱是生生不息的根本，残忍是不能孕育的根源，我爱惜名节，常常不能舍己救人，为了顾全面子，该去做的不做，不能放下自己，成全别人，这是应当无子的原因之三。"

“多言耗气，宜无子者四；喜饮铄精，宜无子者五；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无子者六。”

这三条讲他不能保养精神。

“说话很多，有伤元气，这是原因之四；喜欢饮酒，损伤精神，这是原因之五；喜欢彻夜长坐，不知保养元气，这是原因之六。”

“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

他坦言：“除这六条以外，其他过失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以上了凡在禅师的追问之下，向内仔细反思，找出了不得科第，不应生子的原因所在。注意！这是真正的如理思惟！由此才有他后来的法随法行。我们也应当效仿了凡，在遭遇痛苦、挫折的时候，向内寻找原因。

见到了凡能够反省，是个可教的人，禅师再次因势利导，从多方面启发他，教他更广大地观察，目的是帮助他建立起因果正见。

云谷曰：“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

禅师说：“不但科第，财富也是以因缘决定的。世间享受千金资产的人，必定是千金人物；享受百金资产

的人，必定是百金人物；该饿死的，也必定是饿死人物。天理公平，不过按各自的业力而给予相应的果报；天理无私，不曾添加一点私意。”

禅师进一步以了凡熟知的事例启发他：

“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

“拿生子这一项来说，祖宗有百世之德，决定有一百世的子孙延续不衰（福德厚重，所以源远流长）；有十世之德，决定有十世的子孙延续不衰；有三世二世的德，决定有三世二世的子孙延续不衰；如果子孙断绝，则是福德至为浅薄。”了凡正是因为福德太薄而无子的。

我们看，历史上的大德之人，子孙都兴盛。孔夫子是万世师表，他的子孙至今不衰，范仲淹的家族八百年不衰，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积德深厚的必然结果。（这个道理会在“积善之方”中具体说明。）

下面禅师教他针对自己的过失，一条一条改正，这就是立命的方法。

“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

禅师说："你既已认识错误，今后将向来不发科第、不能生子的恶相尽情改刷。以后务必要努力培植福德；务必要心胸宽广容纳别人；务必要对人和气慈爱；务必要爱惜精神。"

改造命运以因果律为依据，方法是：认识一条苦因就改一条，认识一条乐因就修一条，由此自然趋吉避凶。反之，不见自己过，或者知而不改，都不可能改变命运，因为：因上意乐，行为不转变，果上绝无命运可转。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

"以前的种种好象昨日死，今后的种种犹如今日生，这是义理再生之身。"

"义理"就是真理、就是法。"义理再生之身"，是和真理相应而再造的生命，也就是慧命。

有些人不认识真理和生命的关系，不了知新生命要通过法来塑造的。他们认为：义理只是书本上的道理，和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

其实大有关系。就流转生死来观察：从根源上看，凡夫人正是因为不了知因果和空性的真理，才受无明的支配，造作罪业，耽著生死，自私自利，结果变成恶趣之身、轮回之身和小乘之身。这些具有痛苦和缺憾的生命状态都是因为没有和真理相应而造成的。反之，明白

了真理，身口意的行为与真理相应，由此出现的新相续，就是再造的新生命。

分别言之，与因果的至理相应，内心趋入十善业道，努力断恶行善，这是义理再生的下士之身；认识四圣谛，发心出离生死，趣入解脱道，勤修戒定慧，这种新相续是义理再生的中士之身；缘众生苦兴大悲悯，发起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由此趣入智慧方便双运的大乘道，这种新相续是义理再生的上士之身。

所以，对圣法有了胜解，安住于胜解的生命，才是义理再生之身，也就是法身慧命。如果对圣法没有胜解，充其量只是一种染污之身。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

“血肉之身尚且有它的定数，意思是这个有漏身由业和烦恼而来，受前业的支配，有它决定的命运安排。而义理之身是安住于胜解如理修行的身，更是修一分正因，召一分善果，步步有切实的感应，怎么不能格天呢？”

与业果的义理相应，能转恶趣为善趣，显现人天的吉祥；与四谛的义理相应，能转生死为涅槃，显现寂灭的安乐；与大乘义理相应，能让客尘消归法界，现前无住大涅槃的境界。所以，与真理相应，能闭恶趣、出生死，转染成净，转识成智。到达究竟时，灭一切障碍，转依为纯一真如，则是彻底的格天。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太甲是商朝的皇帝，早年胡作非为，后来在大臣伊尹的教导之下，改过自新，这是他后来对伊尹所说的感激之语。

“天作孽，犹可违”：就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能忏悔改过，还是能转变。“自作孽，不可活”：就是明白道理还去造恶，那就不可救度。

为什么说“天作孽，犹可违”呢？如果业不可转，果是不动，确实也改变不了。但业果毕竟只是以因缘造成的有为法，只要在成熟果报之前，积聚相违的因素，就可以让业报转变、减弱，甚至彻底遮止果报现前。如果已经成熟而感受果报，只要随缘顺受，不造新恶，并努力行善积德，也能让果报提前受完，苦尽甘来。

譬如说，过去造了杀生的罪业，自己能猛利追悔，发誓以后纵遇命难也不杀生，同时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修持金刚萨埵忏悔法门，发愿生生世世爱护众生，平时也尽量放生，这样决定能使重业转轻、轻业消尽。

过去杀生，在识田里种下了杀业种子，现在能截断杀业的相续，好比种子没有水滋润就不会成熟一样，杀业不会增长，再依靠金刚萨埵的大愿、心咒等多方面的力量，就可以对治杀业。

如果杀业已经成熟在自己身上，一方面随缘消业，

观想代一切众生受苦，另一方面努力忏悔、修善，杀业也终究会消尽的。

但是如果不改过自新，还继续杀生，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比如，中毒之后，不去排毒还继续服毒，那纵然药师佛到来，也无法救护。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永远，“配”是符合，“命”是讲天心，也就是因果律。

这一句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永远要符合因果律。平常自己看念头，是善，就让它圆满；是恶，就马上遮止，这叫“永言配命”。只要还有分别心，任何行为都会对自己造成利益和损害，是善会带来安乐，是恶会现前痛苦，小到起一念，都是在种祸福的因。所以，我们应当行为谨慎，每天防护自心，身不作恶行、口不说恶语、心不起恶念，就是自求远祸；身口意处处行善，利益他人，这样摄集福德，是“自求多福”。

“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也；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孔先生当时算你无功名，命里无子，只是根据你的宿业预测的结果，这种‘天作之孽’还是可以由对治

来转变的。你现在扩充德性，努力行善，多积阴德，这是自己作的福德，怎么会不受用呢？决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德性就是善心，逐渐把善心加深拓广，使贤善的意乐日益清净广大，就是扩充德性。“阴德”，“阴”是行善不显露、不求人知的意思。

“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

“《易经》为君子谋划，目的是让人‘趋吉避凶’。如果命运是常法，那就无法改变，无吉祥成了永远无吉祥，趋吉也是枉然；有凶祸成了永远有凶祸，想避也无可避。事实却非如此，所以《易经》开章第一义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此你信得过吗？”

这个趋吉避凶的道理，我们按照因果规律来解释：

如果不加对治，恶业丝毫不会空耗，当然要在自己身上成熟果报，但是以四力忏悔积聚对治，灾祸也就消于无形之中。另一方面，不积善也无法召来吉祥，以三殊胜修善，必能迅速趋向吉祥，不但现世的吉祥，连后世的吉祥、解脱成佛的吉祥，也都可以趋向。

积善是因，余庆是果。“余庆”，是指在后代身上显现的吉庆。祖宗积德深厚，家族必然兴盛。

经过这一番教化，了凡深信可以造命。由于相信，就有他日后的实行。总之，反复思惟业果，信心就会生起，有信心就有欲，有欲就有精进，从意乐到行为到结果，有这样一条缘起规律。

余信其言，拜而受教。

了凡信受禅师的教言，恭敬地拜而受教。如此尊重教言，使他日后能再造义理之身。如果只是随便听过，不铭刻在心，再好的教言也会失去功用。

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因为明理了，就把往日的罪过在佛前尽情发露，这是具有破恶力，没有这一步，也不可能开出一条自新之路。了凡生存在世间，难免有世间的追求，他先求登科，发誓行三千善事，以报答天地祖宗的恩德。

人们对命运的看法有三种：一是宿命论，认为命运是注定的，无法改变，因此人生唯一听凭命运的安排，不去努力追求；二是邪命论，认为由非法的途径可以求得人生的圆满，这一类人背道而驰，想寻求安乐，种下的却是未来的苦因；三是正命论，深信安乐唯一来自善业，因此为了创造未来的幸福，努力修集相应的善法。

了凡经云谷禅师启发，觉悟到以改过行善为因，可

以安身立命。现在他很决定，就是以修积善行，来求取功名。这是真正认识了创造人生圆满的方法，从正因上下手，种什么得什么，决定不空耗。

现代人缺乏正确的引导，不知道创富、升迁、获得健康、创造家庭幸福的方法，唯一是改过修善，不知道任何人生的安乐，都要依靠积聚资粮才会实现。譬如考大学，不仅应学习知识，还要努力培福；希求家庭美满，全家人都要共同积德，福德积累深厚，安乐自然会现前。

更具体一点，要认识以下这些缘起的规律，努力在因上修持，就能现前安乐果报。也就是：

希求长寿，应当戒杀放生，以不损害众生的善心爱护一切生命。

希求相好，应当在三宝前供养光明、鲜花、干净的衣服等。

希求尊贵，应当对上师、父母、尊长等修持礼拜、恭敬，内心谦下，尊敬一切人。

希求财富、眷属圆满，应当尽量对众生布施衣食等的财物，对贫穷众生和功德田，应主动上供下施。

希求大力量，应当时常帮助他人，他人没有能力做的事，代他去做；需要共同成办的事，甘当他的助手；而且，对众生布施饮食。

希求语言有威信，应当修好口业，不说妄语、离间

语、恶语和绮语。

云谷出功过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必验。

云谷禅师拿出一本功过格交给了凡，教他把平常所做的事逐日登记，行善就加分，造恶就减除，又教他持念准提咒，期望必定收到效果。

这是内外兼修，“按功过格检查善恶”是依仗自力，督促自己，“持准提咒”是依仗佛力加持，由内因和外缘聚合，使自己的愿望决定实现。

功过格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如果每天能按《功过格》认真检查自己的行为，丝毫不放过，这样长期行持，自然过失日益减少，功德日益增上，命运一定会有大的转变。

改造命运，除了自己改过迁善之外，还要依靠助缘，最圆满的助缘就是佛陀，因此我们需要祈求佛陀的加持。所以，禅师教了凡持诵准提咒，配合好内外的因缘，则决定会成功。

语余曰：“符箓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执笔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

禅师又说:“符箓家有一句话:“不会书符被鬼神取笑,”画符有个秘传，就是不动念。

拿笔画符，首先万缘放下，心中一尘不起，安住在不动念的境界中，下一点，叫‘混沌开基。’由此一笔挥成，不加任何思虑，这个符就灵验。”

如果动念，则是瞎写，为鬼神所笑。比如边画符边妄想吃一顿烤鸭，鬼神只会笑你是以分别念画烤鸭，这还能灵验吗?

《竹窗随笔》中讲了这样一则公案:

明朝有一位总兵戚继光，平常念诵《金刚经》。他在苏浙三江一带镇守的时候，有一天夜晚，梦见一位阵亡的兵士对他说:“明天我会派妻子来拜见您，拜托您诵一卷经超度我。”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位女人哭着要求见。戚继光问她，和梦中所说的相符，就答应她的请求。

戚继光早起为亡人诵经，晚上梦见兵士说:“承蒙戚公的大恩，但只得半卷经，因为里面夹杂了‘不用’二字。”

戚继光想起是夫人叫仆女送来茶饼时，自己曾挥手示意不要，口里虽然没说，心里说了“不用”。

第二天一早，他又闭门诵经，梦见兵士感谢他，已经得到了超度。

所以，凡事心清净不动念，才灵验。

“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

“凡是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就是以清净心来感应，这是一个大原则。”

“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贰’。夫夭与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

“孟子阐述立命之学，说到‘夭寿不二’。短寿和长寿大不相同，怎么能说不二呢？但在不动念时，什么是短，什么是长呢？长和短都是分别念假立的，动了念才有长、短，没有念时，哪来长和短呢？”

“细分之，丰歉不贰，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贰，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观待的“二”很多，这里只举了三对，不分别时就不二了。

“丰歉不二”，农民歉收时痛苦不堪，丰收了就欣喜过望，这样不自在地随境分别，就是有二。丰和歉是现象，心随丰而喜、随歉而忧，自然落在“数”当中。到了丰歉不二时，谁能束缚你呢？这样才可以立贫富之命——在贫富中随缘不变的命，贫富都不执著，贪、惧的二边都远离，这就自在了。

“穷通不二”，穷是困窘，通是发达，心不随境转，

贵贱都不能动心，这就可立贵贱之命。同样，“夭寿不二”，生死一如，可以立生死之命。

真正的命是什么？是不生不灭的法身。丰歉、穷通、贵贱、高低、生死这些相对的概念，都是以分别心假立的。前面是开示怎么在分别心上调整，这里讲到不动念回归真心，一切都不二了，这是立不二的本命。

这个立命之学说得很高，前面说到的立命，都是讲努力让命数转变，也就是积聚善业习气，促使善报快速成熟，遮止恶业习气，使恶报不再现前，这是以分别心来转变命运。这里超越了数相，有分别心才有数，离了分别，数就拘他不住，所以，究竟要立的命是法身。学佛的目的是现前不生不灭的法身。

“人生世间，惟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

“人生在世间，只有死生是最为重大的，说一个夭寿，实际一切顺逆境界都包涵在里面。”

所谓夭寿不二，广说就是在一切顺逆境界中，都不动心。

“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

“俟”是等待的意思，“身”不单指肉身，而是指相续。

“《孟子》说‘修身以俟之’，这是积德祈天之事。”

“积德祈天”，就是通过积功累德，来求得果报自然现前。为什么“修身俟之”是积德祈天之事呢？因为除了在自己的相续上修持，善果既不会从其他地方来，也不可能无因产生，所以修身是唯一的正路，此外无路可行。

展开来观察，凡是增上生和决定胜的善果，五道十地的成就，都只有由修身才能现前，此外绝不可能从他处降临，无因产生。

“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

“所谓修，即凡是自相续有的过失，都要对治，遣除。”

“身有过恶”，略说是相续中具有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广说是种种粗细的颠倒心，包括：耽著现世八法之心、对业果的愚痴、杀生等十种恶业，乃至种种身口意的恶行；耽著轮回的心、对四谛[3]的愚痴、人我执、十

3 四谛：为圣者所见之真理也。一苦谛、二集谛、三灭谛、四道谛。‘谛’者真实不虚之义，谓真实之道理不虚妄也。见此谛理者曰圣者，不然曰凡夫。苦谛者，三界六趣之苦报也，是迷之果也。集谛者，贪嗔等之烦恼，及善恶之诸业，此二能集起三界六趣之苦报，故名集谛，是迷之因也。灭谛者涅槃也。涅槃灭惑业，离生死之苦，真空寂灭，名曰灭，是悟之果也。道谛者，八正道也。能通涅槃，故为道，是悟之因也。初二为流转之因果，又名世间因果。后二为还灭之因果，又名出世间因果。

根本烦恼[4]、二十随烦恼[5]等等；再细，有耽著自利的心、法我执、以二取[6]三轮[7]引起的所知障等等。所谓修，就是依次串习对治，遣除这些过恶。对初学者来说，能深信因果，对治自己身口意的恶行，是修。

“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

“说到‘俟’，要求细到丝毫非分的希望、丝毫攀缘的心理，都要彻底斩除。”

我们应当觉悟“妄想无意义”，也就是：没有种因还妄想得果，只是愚痴，对果的现前毫无作用；只种一分因，却妄想获得多种果，也是以分别念增益，于事无补；已经种了因，该现前的自然会现前，不必再去希望；果报没有来时，如同石女儿一样，心里攀缘也毫无实义；果报现前，当下就是，攀缘也是多此一举。

所以，“觊觎”、“将迎”都是不必要的妄想，只是空费心思而已。智者觉悟到这一点，但求耕耘，不问收获。

---

4 十根本烦恼：一贪欲，二嗔恚，三无明（又云愚痴），四慢，五疑，六身见（又云我见），七边见，八邪见，九见取见，十戒取见。

5 二十随烦恼：忿、恨、覆、恼、嫉、悭、谄、诳、骄、害、无惭、无愧、昏沉、掉举、不信、懈怠、放逸、妄念、散乱和不正知。

6 二取：即能取和所取。能取的心和所取的境，即主观的认识和客观被认识的对象。觉悟时则了知二者同体，迷惑时便显为异体。

7 三轮：能作的人，所作的事、事件的对境，谓之三轮。就布施言，指施者、受者与施物三者。

所以，任何善果都不能妄求，也不必妄想，除了向内修心，有什么可妄想的呢？毕竟它只是妄想，如果要强求，不如理地求，再怎么求也是枉然，何必做这种徒然无义的事？能够默默洗涤自心，逐渐消除颠倒执著，自然会功德显露，除此之外，不必在心外追求什么，不必加一丝毫的觊觎、将迎，这叫“修身以俟之”。憨山大师说：“安以俟之，无容外慕。”

“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

什么是先天之境呢？就是心性的本来面目，不是妄想执著的客尘境界。落在妄想执著当中，流浪生死，属于后天。“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这是真实的学问。”

“汝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

“你暂时做不到无心也不要紧，有一个入手的方便，就是持准提咒，不记数，不间断，一句咒语绵绵密密，持到纯熟，就会到达‘持中不持，不持中持’的境界，到念头不动时，就灵验了。”

这里“无记无数”是针对上根人来说的，一般情况都要记数，不记数会懈怠，根本管不住自己。

以上云谷禅师对了凡传授了立命的方法。下面是了

凡一生信受奉行的传记。

余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

他最初叫学海，从这天开始改号为“了凡”，因为觉悟了改造命运的道理，不想再落入凡俗窠臼，听凭命运的摆布。

人生只有两种方向，一种是“顺流而下”，随着烦恼业力走，其结果是生生世世都沉溺生死，埋没自己；另一种是“逆流而上”，不甘于作贱自己，不甘于在颠倒妄想中过下去，因此要了却凡情，革除有漏的命。

人身真的很宝贵，懂得珍惜人身，善巧利用人身，修好增上生的因，就能获得善趣身体、受用、眷属各方面的圆满；进一步修集决定胜的因，就能走向解脱、走向成佛。

任何珍爱生命的人，都应当了凡——了结过去庸俗的人生，都应当革命——革掉恶趣的命和生死的命。

下面是描述了凡立志重新做人之后的心态：

从此而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

“兢兢”，就是小心谨慎的样子。“悠悠放任”，是

描述放任、不加管束的相。“战兢”，就是战战兢兢，“战战”是惧怕的样子。《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像在悬崖上行走那样，心里格外提防，生怕一不小心就坠入深渊。到了冬天，水面上结一层薄薄的冰，人在薄冰上走，非常小心。所以，“战兢惕厉”是形容心怀戒慎恐惧，不敢乱来。

“暗室屋漏”，就是在黑暗的屋子里，也就是不被人见的地方，一般人在这里容易放纵，无所不为。

了凡说：“从此以后，我终日小心谨慎，觉得和以前大不一样。过去只是悠悠放任，没有什么顾忌，现在自有一番战兢惕厉的景象，即使在暗室屋漏中，也常常恐惧得罪天地鬼神。”

以上是讲他有了敬畏的心态，畏惧因果，畏惧天地鬼神。信不信因果有很大的差别，不信因果是一种无知、大胆、放任的状态，认为什么事都可以随便做。深信因果之后，觉得事事都有因果，一不小心就会造罪，现世损福损寿，后世堕落恶趣。所以格外提防。

从内在来说，相续中种了罪业习气，一旦成熟，决定会显现不悦意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外在也会遭到天地鬼神的惩罚。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即使在暗室屋漏之中，也不敢造恶。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恐惧得罪天地鬼神？”

这是牵涉到天地鬼神和人类之间关系的问题。《八十华严》中说:“如人生已，则有二天，恒相追逐。一曰同生，一曰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人生下来之后，有两种天一直跟在身边，一种叫同生，另一种叫同名，天能常常见到人，人见不到天。）《竹窗随笔》中讲，宋朝的光孝安禅师在定中见到两位出家人交谈，起初有天神拥护，聆听他们谈论佛法。后来，天神远离，不久有鬼唾骂他们，扫除他们的脚印。原因是后来他们说一些家常的事，最后谈论财物供养的事，所以遭到众鬼的唾骂。

像这一类的事很多很多。所以，处处有鬼神，森罗密布，大大小小的过失，没有一时可以逃过天神的鉴察，更不必说诸佛菩萨，看我们的心更是一清二楚。像这样，每起一个恶念，每说一句恶语，都会减福减寿，现世要遭惩罚，来世要堕恶趣，怎么能不害怕呢?

下面以公案说明:

明代有一位璧如大师，俗姓王，号伯无，幼年受了杀盗淫妄四条戒，后来因做官把戒废弃了。

有一年他去拜见皇上，船停在芜湖。当天，他的神识被勾到冥府，见大殿上坐着一位阎王，旁边有两名官员侍坐。

阎王叫他的名字，呵斥他说:“你本该在丙辰年八

月命终，你能延寿到今天，都是斋戒的力量所致。奈何你把戒舍弃了。”说完叫人把簿子拿来给他看，只见在他的名字下每年每月都有记录，等翻到丙辰年的八月，下面却空无一字。

王伯无看了，磕头谢罪说：“我因做官，势不得已才这样的。”

阎王说：“固然是如此，奈何你的寿数已经尽了。”说完叫人将他赶入牢狱，这时走来狰狞的鬼卒，抓住他就要捆绑。

左边的官员请示说：“还是把他破戒后的事取来考核一下。”

很快抬来两大箱，都是他做官时的卷案，连平时随便写的方寸小纸条都在，只见这些卷案上腾着青、黑、红、白等各种颜色的气。

阎王命令把这些归类放好，先检出黑色和青色的放一堆，然后白色的放一堆，再检出红色的放一堆。只见青色的那一堆隐没，黑色的一堆缩小成只有筷子那么大，唯独红色的一堆特别显耀。

阎王在一边斜视，见到里面有刻印的《金刚经》和《好生篇》。

这时阎王的声音稍微缓和下来，看着左边的官员说：“看来他种了福德，还有生还的道理。是不是只损

坏他的五官，保全他的身体、性命？”

说着命令狱卒挖去他的眼睛，放在大殿的柱子上。

王伯无心想：眼睛挖了，以后怎么看东西？转念之间，眼前忽然一片昏暗，看不见宫殿和大殿中的狱卒。只听见有人拍着他的背部说：“快走，快走！”

不大的工夫，他一跌醒过来了。第二天双眼瞎了，他因此而出家修道。后来凭借禅悟的力量，双眼得以复明，历来在莲池、博山两位大师门下，真参实证，兼行大悲忏法，再生了十二年。

宋代有个符仲信，家庭富裕，喜欢布施。三十五岁这一年，忽然得了一场重病。

他说，我到冥府，遇到几个老相识，他们都惊叫说：“恩公你怎么到这里了！”他们一起拜着祈求一位官吏。

官吏说：“这人命该饥寒，只因他喜欢布施接济人，所以能白手起家。他本该活到五十九岁，因为不烧香，睡觉起得迟，现在福寿都被削尽了。”

这几个人问：“这两件都是小过失，怎么会这样呢？”

官吏说：“不烧香，是没有敬天地之心；起床晚，是多有淫欲之意。怎么能说是小过失呢？”

大家都很震惊，面面相觑地说：“符公这样有功德的人，还因过失削减福寿，做人能放任吗？”

由上面的公案就知道，一个人的心念言行，都在天地鬼神的鉴察之中。

下面讲：

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

遇到有人憎恨我，毁辱我，自然能够欢喜容受。

这也是很难得的改变，以前为人刻薄，不能容忍。认识这条过错之后，遇到逆境，心量宽大，能够欢喜地顺受。可见他的心态真正在转变，心转命运就转，以后能增上福报、改变命运都是内心转变的结果。

以下是了凡四次改变命运的事迹。

第一次改变命运——科举高中：

到明年（西元1570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验，而秋闱中式矣。**

到了第二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他应当考第三名，这一次忽然考了第一，原先的预言不应验了。到秋天考试，他就考中了。

这是了凡第一次突破了定数，以前完全随宿业流转，被命数控制，自从改过自新以后，命运开始潜移默变，积聚到一定程度，就显现出大的变相。

然行义未纯，检身多误；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

了凡初期修身，也是“行义未纯，检身多误”，就是作事不能完全如法，检查自身的行为多有过失。比如，见善本该欢喜行持，却提不起心力，退缩怯懦。或者救人时，心里常常犹豫。

我们也有这样的现象，义所当为的事，往往原谅自己，不去实行；应当挺身而出的事，为了顾全自己，往往退缩在后；该做的善不能实行，该圆满的善不能圆满，该坚持的善半途而废，都表示向善的心力不够。

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操持，而醉后放逸；以过折功，日常虚度。

或者，身体很努力行善，口上却犯过失；或者，清醒时能把持，醉了又开始放逸。这样，以过折功，没有积到大的功德，日常还是虚度。

改过的初期，心力不强，往往善恶夹杂，这是正常现象。到了这个关口时，不能放弃，还是要坚持。能过了这一关，以后善会修得越来越纯，恶会越来越少。改造自身必然有这样的过程。了凡也不是一越而变成纯善的人，最初他也有困惑、犹豫和夹杂。

自己巳岁（西元1569年）**发愿，直至己卯岁**（西元1579年）**，历十余年，而三千善行始完。**

这是他立命的第一个阶段，从发愿到完成，经过十

多年才完成三千件善行，平均每天一件善行都不到。他的可贵之处是有长远心，始终不放弃。如果最初放弃，就不会有后来的转变。任何学习都有由生转熟的过程，最初很缓慢，需要逐渐地串习。能否最后成就，就看有没有恒心。持之以恒，非常重要。

第二次改变命运——喜生贵子：

时方从李渐庵入关，未及回向。庚辰（西元1580年）**南还，始请性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

当时了凡正随从李渐庵入关，三千善行没有及时回向。等到庚辰年南还时，才迎请性空、慧空诸上人在东塔禅堂回向善根。

遂起求子愿，亦许行三千善事。辛巳（西元1581年）**生男天启。**

然后又起求子的愿，了凡知道，没有积善，福报也不会凭空降临，所以他为了求子，又许愿做三千件善事。这个愿一发，一年左右就生了一个男孩。

所以发愿是有力量的，但愿也不能空发，了凡发愿之后，是实实在在地以行填愿，没有一点虚假。

余行一事，随以笔记；汝母不能书，每行一事，辄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或施食贫人，或买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

了凡每做一件善事，都随时用笔记下来，他的夫人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就用鹅毛管在日历上印一个红圈。有时对穷人布施饮食，有时放生，一天做得多时，有十多圈。

同样是三千善行，原来需要做十年，现在不到四年就圆满了，可见了凡行善越来越纯熟，速度越来越快。这种进步来自练习。

有人问：行善也需要练习吗？确实需要练习。不练习的话，近在眼前的善事，心也不习惯缘着善事转，只会呆呆地坐着，没反应。但是做久了，习以成性，心自然处处缘着善转。比如，商人天天想钱，看到有钱可赚，自己会往那方面考虑。但是没有经商习气的人在这方面脑筋动也不动。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串习的重要。行善上多想多串习，也会越做越广，越做越深，坚持下去，就有极好的效果。原来一天一件也做不到，现在能做十多件，原来无事可做，现在拈来就是。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道理！

那么，怎么才有力量呢？由衷而发的善心有力量。所以不要压抑善心，要把善的力量发挥出来，世界上哪里会找不到善事做呢？只是自己不肯做而已。在普贤菩萨的境界里，佛刹极微尘数的世界全是他的道场，没有一处不可以利益众生，可以对花草树木发善心，可以慈

爱动物，可以慈爱一切人，善事随时随地可以做，世上有无数众生的需要帮助，不必要拘泥在一个地方。

善法需要不间断、殷重地作，我们应当把行善定为日常功课，其它不是我们的工作，行善是我们的工作，对世间八法不必要用心思维，对行善却要时时思惟。能天天坚持行善，个个都会变成大善人，最后会成佛成菩萨。十善业道就像大地，一切草木、城市、高山都是依靠大地而存在的，同样，一切人天道、声缘道、菩萨道都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所以念念为善是修行最初的基础。

至癸未（西元1583年）八月，三千之数已满。复请性空辈，就家庭回向。

到了癸未年的八月，三千善行终于圆满了，了凡又请性空等人，在自己的家里回向。

第三次改变命运——获大功名：

九月十三日，复起求中进士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丙戌（西元1586年）登第，授宝坻知县。

第三阶段他又许了中进士的愿。进士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没有大福报不可能在朝廷考试中入选为进士，所以他更勇猛地发愿行善一万条。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不久他就登第了，被授予宝坻知县的官职。（善

能使人上升到善妙的地位，除了善，不会有其它因缘使生命提升。佛是怎么成就的呢？佛是以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因缘，以大悲心利益众生而成就的。菩萨、阿罗汉、人天也是行善而成就，善的境界有高下，依善而成就则没有差别。所以，行善才是向上。人的一生很短暂，不能无意义地消耗，这一生纵然不能成就圣果，也要有所增上。而要增上，就一定要改过迁善。）

了凡成了领导万民的父母官，他从平民住宅搬进了官府大院，虽然身份、工作、环境都变了，但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他那颗随缘行善的心并没有改变。

进了衙门，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行善。每天处理很多事件，关系到人民的疾苦，做不好是恶，做好了是善，所以他更加勤勉！

（我们行善不能和生活、工作脱节，应当把行善贯彻在一切时处，不论到哪里，都要以行善为第一要事。）

余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携付门役，置案上，

了凡专门准备了一本空格本子，取名为“治心篇”。每天早起坐堂，家人带着“治心篇”交给门卫，放到他的案桌上。

了凡做官时仍然重视修心，日常有些什么功德、过

失，都要一一登记。

所行善恶，纤悉必记。

自己所作的善恶，哪怕微小的方面，也一笔一笔记下来。他很认真，对自己毫不放松。

夜则设桌于庭，效赵阅道焚香告帝。

每天夜晚，了凡就在庭院里摆设案桌，效仿赵阅道，焚香祷告天帝。

赵阅道是北宗一位修道有成就的大居士，时称铁面御使。（“御使”，是专门检察内外官员操行政德，相当于现在纪检、监察、检察部门的官员。）传记上说他“为人长厚，存养功深”，就是为人很宽厚，内在修养的功夫很深。

每天晚上，他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恭恭敬敬地焚香告天，把自己一天所作的事汇报天帝。他说：“白天做的事，夜晚必定焚香告天，不敢说的，以后就不做。”

四十多岁时，他开始在佛法上参究用心，政事之余，常常欢喜打坐。

有一天打坐时，忽闻一声霹雳，大彻大悟，当时说偈：“默坐公堂虚隐几，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唤起从前自家底。”

临终时，他自在地和后人告别，神志不乱，安详坐

化。去世以后，赐谥号为“清献”，所以也称他“赵清献公”。

宋朝还有一位赵康靖，平常他在桌上放两样东西——一个瓶子和一碗豆，起一个善念，就投一颗白豆，起一个恶念，就投一颗黑豆。开始黑豆很多，逐渐黑豆减少，久而久之，善恶念都忘了，瓶、豆也舍弃不用，因为他已修到心无妄念、明净清彻的地步。

这些要和前面对照来看。前面云谷禅师教了凡每天按功过格记录一天的善恶行为，再加上持准提咒，就能真正立命。观察了凡受教后的表现和结果，确实一一都实行，应验了。

了凡把禅师的教诲铭记在心，始终不敢忘怀，他是那种一句教言能终生奉行到底的人。即使作官，还是案上放一本治心篇，一丝不苟地记下自己的善恶行为，连微小处也不遗漏。这样笃实地用功，恶行日减，善行日增，命运哪有不转变的呢?

赵阅道和袁了凡是我们修行的榜样。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选择一种功过格来奉行，按照功过格规定的善恶功过数量，给自己每天的修行打分。或者写修行日记，日日反省，造恶就猛利忏悔，行善就激励自己更加努力。中下根人使用这样的方法修行，效果非常显著。

行功过格，要有恒心，有耐心，如果嫌麻烦，做几天就不做，那也不会有效果。想想农民种田都要天天下地劳作，何况耕治自己的心田，没有耐心，怎么会成就呢？了凡在立命上有信心，有耐心，有恒心，还细心，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印光大师开示说："受持功过格，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善恶纤悉皆记，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初则善恶参杂，久则唯善无恶。故能转无福为有福，转不寿为长寿，转无子孙为多子孙。现生优入圣贤之域，报尽高登极乐之乡。"

汝母见所行不多，辄颦蹙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数得完；今许一万，衙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

了凡的夫人看见做得不多，就皱眉说："以前我在家帮你行善，三千善行才得以完成，现在许了一万善行，数量增加了三倍多，衙门里无事可做，这一次许的愿何时能圆满呢？"

古代官员住在官府当中，和平民的住宅分开，官员的眷属也和外面不接触，所以，了凡的夫人不方便出门去行善。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

这天夜里，了凡梦见一位神人，就告之自己如何许愿，以目前的状况难以完成。

神曰："只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

神人说："单凭减粮一件善，就能一时圆满万行。"

了凡听了很吃惊，怎么会这么容易？

盖宝坻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余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委有此事，心颇惊疑。

宝坻县的田，原先征租为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了凡施行一项善政，把租减到每亩一分四厘六毫，但他心里总不踏实：这么容易就圆满一万功行吗？万一不对，不是欺骗佛菩萨吗？有这种惊疑的心态。

适幻余禅师自五台来，余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

当时赶上幻余禅师从五台来，了凡把梦境告诉禅师，询问这件事是否可信。

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县减粮，万民受福乎？"

禅师说："只要善心真切，一件善行能顶一万件善，何况这是全县减粮，万民受福。即使没有真正减粮，单是真切为万民着想，也能抵得上万善。"

举一个例子，可以体会“一行可当万善”。

比如，一位教育部长颁布把孝顺父母纳入全国中小学的德育教学中，做为重点课程。部长只用一小时起草这份文件，实际上推动了一亿学生学孝。换一种方式，一个人一天只动员一个学生学孝，一亿天总共动员了一亿学生。从推动一亿学生学孝这一结果来衡量，应当承认这两种做法的结果相同。所以，前者是以一行当亿善，仅仅一小时，就做到了后者一亿天所行的善事，我们没有理由以前者行善的时间短暂，就决定他的善行数量微小。

同样的道理，了凡这一项善政实实在在利益到了千家万户，这样一次性地做，和挨家挨户布施同等的钱粮，在所做的利益上完全相同。

吾即捐俸银，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

了凡听禅师这么讲，心里不再惊疑，他很高兴万行已圆满了，就捐出俸银，让禅师在五台山斋僧一万做回向。他行善的气魄越来越大，这种气魄来自对因果的信念。

下面再作一点发挥：

每个修行人都希望自己一生能积累到最大的善业资粮，这就像商人追求最大利润一样。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首先要通达方法，方法就在缘起上。懂得缘起，合理地创造缘起，利用缘起，能使善

业功德大幅度增上，短短一生能积累连天空也无法容纳的大功德。

下面具体分析业的轻重差别，知道这些之后，关键是如教实行。能像了凡这样奉行，这些法确实可以转成无尽的功德藏。

一、一条决定的规律：

果唯一由因缘决定；果的大小唯一取决于因缘的状况。

二、一个生活中的比喻：

譬如做菜，菜是以很多的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包括原料的质量和数量，彼此搭配的方式，烹制的时间、火候、顺序、采用的工具等，因缘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就会造成多少道菜的差别。比如，制定一亿种烹制方案，决定会做出一亿道各不相同的菜。

三、业的差别如何决定：

任何一种业，都是造业的对境、意乐、身份、加行等的因素和合而产生的。因此，一种善业的功德有多大，具体是由对境、意乐、所依、加行等方面的因素而决定的，不能单单只以善业的数量来判定功德的大小。

四、具体说明如何创造巨大的善业功德：

1、对境的差别

相比于其它对境，父母、上师、三宝是最重的造业

所缘境，稍微做一点损害或利益，就会造下极大的善恶业。所以，面对殊胜的功德田和恩德田，一切行为都要恭敬，调柔，应当努力缘这些对境，修习供养、承事等的福业。这样短期内就可以积累极广大的善业资粮。

从对境的数量上看，对一个有情做利益，是一分功德，对十亿人做同等的利益，应当是前者功德的十亿倍。以心观想也是如此，做同一件善事，发心真切，想到的是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功德也会成倍扩大。

又比如，观想一身顶礼一尊佛的功德很大，进一步，能和普贤行愿相应，一身化现佛刹极微尘数的身，每一身顶礼佛刹极微尘数的诸佛，福德将更加广大不可思议。这样衡量，真正能如法随学普贤行愿，念诵《普贤行愿品》的愿文，果报唯佛与佛乃能了知。

2、所求的差别

比如做同一件善法，心中希求的可以是现世福报、后世人天的福报，也可以是阿罗汉果和佛果。

一切果都是随心上的缘起转，心中所求越高远，果报也越巨大，当然需要生起相应的心量，才会产生那么大的果报。而以菩提心来说，只是发起造作的菩提心，也有巨大的功德。

上面两条合起来，可以知道菩提心的功德巨大无比。如果每做一件善行，意乐以菩提心摄持，心中考虑

的是法界有情的利益，所希求的是把一切众生都安置在佛果位中，则功德无量无边。

比如，《般若经》说：如果菩萨仅仅布施七宝的财物，却不发心成佛救度众生，这位菩萨即使经历恒河沙数的大劫，所得的福德还是不大。如果菩萨布施的时候，能够回向无上菩提，救度十方众生，即使少少地布施，也能获得无量福德。

3、所依的差别

我们的身体是造业的所依或工具。造作同一种业，业力的大小和造业者所依的律仪有直接的关系，律仪越殊胜，业力越大。具体来说，受一分戒，受多分戒，受满分戒，受居士戒，受沙弥戒，受比丘戒，受别解脱戒，受菩萨戒，受三昧耶戒，依次是后后的业力胜过前前。

所以，我们行善，应当根据自己的状况、能力来受持相应的戒律，以受戒身行善，善业的力量根本不一样。但是反面也要知道，以受戒身造恶，罪业更加严重。

4、事相的差别

比如布施当中，法施胜过财施，因为：财施只利益受施者的肉身，法施不仅利益他的肉身，更利益他的法身；财施只利益受施者的现前，法施不仅利益他的现前，还利益他的生生世世；财施的物质有使用穷尽之时，法施的正法永远不会用尽，不但不会用尽，还可以辗转无

尽地传播，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法施在事相上具有这样殊胜的特性，因此功德巨大。

《金刚经》说：“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再比如，十法行当中，行持大乘的十法行，功德胜过行持小乘的十法行，这也是因为大乘法宣说了以利益众生为主的修行以及任运不断的佛果事业，所以，行持大乘十法行的功德更为殊胜。

了解了这些差别后，能在主要的善事上努力，自己会成为主尊，功德会最殊胜。

5、心力的差别

行善时，内心猛利、恒常，功德自然巨大，心力微弱或者不能坚持，功德也就微小。

了解了以上业的差别之后，应当运用智慧，在行善之时力求把心量放得最大，内心处在殷重的状态中，使心力强大；时间上连续不断，发愿尽未来际行善利他；目标也定得最崇高、最远大，行一切善都是以菩提心摄持，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而发愿成佛；而且，经常考虑做最根本的善行。能这样实行，那以学习《了凡四训》为因缘，今后不只是为自己立现世的命，而且是为天下的

苍生立成佛的大命。

我们立志需要高远，行持却需要一步一步地实行。

第四次改变命运——延寿二十一年

孔公算予五十三岁有厄，余未尝祈寿，是岁竟无恙，今六十九矣。

第四件事更有意思，这次对延寿没有祈愿，也不必祈愿。因为天天行善，命运自然会转变。

孔先生测算了凡五十三岁时有寿障，他并没有对此执著，到了五十三岁，竟然没病。《居士传》中说他享年七十四岁。所以，延寿了近二十一年。

由于他的福德力增上，自然寿命延长这么多。所以寻求现世短暂的安乐，也只有善是可依赖的资本。一生没有修积到善业，就像穷人一样，后世的命运会很悲惨。《集法句论》说："如诸少路粮，入路苦恼行。如是无善业，有情往恶趣。如多有路粮，入路安乐行，如是作善业，有情往善趣。"《本生论》说："若未修施尸罗等，随具种色少壮德，极大势力多富财，后世悉不获安乐。（如果没有勤修布施、持戒等的善法，不论你现在具有哪种种姓、相貌、健康、权势、富裕，后世都不会获得安乐。）种等虽卑不著恶，具足施戒等功德，如夏江河能满海，后世安乐定增广。（虽然现在种姓下贱贫穷，

没有福报，但只要不去造恶，具足布施、持戒等的功德，那就像夏天的江河能逐渐充满大海一样，来世的安乐一定会增上广大。)”

书曰：“天难谌，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于常”，皆非诳语。

《书经》上说：“天难信，命运不是恒常不变的。”《周书》也说：“命无常。”都不是欺诳的话。

《书经》这两句是讲命运并非常数，以真心行善，就能改变。

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了凡说：我以身体力行而知道，凡是说祸福由自己求的，都是圣贤之言，若认为祸福唯一由天决定，则是世俗的观点。

下面是了凡教诫孩子的话：

汝之命，未知若何？

你将来的命运不知道如何？

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

这是教诫处顺境的方法——常作反面想。凡夫人都有我执，往往遇到顺境就骄慢、放逸，如果不加防护，则容易堕落。

人在逆境当中，善心容易发生。比如遇到不如意，人就谨慎；了知过患，就会警惕；地位低，姿态就低；想到自己不足，就容易上进。所以，逆境磨砺人，往往能进步，顺逆和人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轮回中的圆满都是变苦的本性，所谓盛极必衰。人在兴盛时，能为将来的衰亡作准备，这才能保全自己。古人说："居安思危，得宠思辱。"这是很重要的人生修养。修行上，生的时候要思惟死，快乐的时候要思惟苦，在善趣时要思惟恶趣，在今生要思惟来世，都有大道理在。

具体来说，命中发达、显赫，常做不得志想，否则容易得意忘形。事业、家庭顺利，常做困难想，才能时时保持谨慎，如果觉得一切顺利，人就麻痹大意，极容易造恶。

眼前丰衣足食，要常作贫贱想。贫穷时，一针一线也会爱惜，舍不得浪费，富贵时，则铺张浪费，这是一般凡夫自然的心态。富贵时，要常想到以后贫贱怎么办？这样才能为将来的贫穷作准备，能在享福一分时修福十分，才是常保富贵的做法。

“人相敬爱”，别人爱敬尊重你时，常常要做恐惧想。因为受人恭敬，耽著名闻利养，就会堕落。常常觉得自己受不起恭敬，才会努力修功德。人在低处比较安稳，在高处疏忽放逸，容易酿成大祸。所以，受人恭敬处在高位时，更要提防小心。这是源于因果的认识。

家门望重，容易生起骄慢。人在卑下时，做事谦和，凡事随顺人，恭敬人。如果不做卑下想，我慢膨胀，心就无法安住在恭敬中。

“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常常觉得自己不足，就不会骄傲，不会得少为足，由此能精进求学，上进。如果自以为优秀，自满自足，则不是大的器量，成就也十分有限。

我执是烦恼、恶业、过患的根源，不能伏住我执，最后会被它毁灭。念念从反面想，压住我执，人生才能远离过患，修集功德。

凡夫的心比狂象还厉害，可以一刹那间把人抛进恶趣。身处高位，春风得意时，如果我执膨胀，烦恼增上，很快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为了保全自身，常常要做退步想，要低姿态，委屈自己，恭敬他人，爱惜福报。

生死当中，只有暂时的荣华富贵，没有这些基本的修养，结局一般都很糟糕。人处逆境懂得防护，处顺境容易放逸堕落，所以要常做不如意想，富贵时保持朴素，

高贵时保持谦下。

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

这是讲到做人应有的六种如理思惟。

远的方面，常要思惟如何光扬祖宗的美德，就是要思惟如何光扬中华民族祖先的美德；近的方面，要思惟弥补父母的过失，父母有过失时，自己要好好修行，代父母忏悔，摄持父母进入善道；上要思惟报答国家的恩德；下要思惟造福家庭；外要思惟救济别人的危难；内要思惟防范自己的邪念。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这一段非常关键。修行不在别处，务必要日日看到自己的过失，日日改正。天天都觉得自己没有错，一年也觉得自己没有错，这样不但没进步，反而有退步。

请问，从来不见自己过，怎么去改过呢？不改过怎么进步呢？既然无过可改，无步可进，几个人不退步呢？所以常常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三年，佛在天边，最后会变成法油子的状态。

一天不知非，就是一天无明。一天安于自是，就是一天放纵。一天无过可改，就是一天无进步。一天无步可进，就是一天浪费人生。

天下的聪明人不少，讲起道理来都头头是道，之所以功德不增进，善业不增广，就是因为原谅自己，以“因循”二字耽误了一生。换句话说，有人身这样好的条件，本来可以成就，但是因为因循，修行多年并没有进步，这是向外演说，不修自心的过失。

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旷也。

云谷禅师所传授的立命之说，是极精深、极纯正、极真实的道理。应当熟读深思，努力去实行，不要荒废了自己。

第二篇　改过之法

分四部分讲：一、改过的必要；二、改过的条件；三、改过的方法；四、改过的效验。

一、改过的必要

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亿而谈其祸福，靡不验者，左国诸记可观也。

春秋时代的大夫看见人的言语动作，推测他的祸福，无不应验，这可以从《左传》《国语》等众多的传记上看到。

有人问：言语、动作是当下外表的行为，祸福是未来的果报，怎么从外相能推测未来的祸福呢？下面就讲原因：

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

吉是乐果，凶是苦报。吉凶的前相大都在心中萌发，而表现在身体和语言上。

其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近祸。

人的存心有厚有薄，存心宽厚，就是事事能多为别人着想，以别人为重，存心刻薄，就是只为自己着想，

自私自利，从这里能分出善根的厚薄。

表现在语言和行为上，语言宽厚，能体贴人，关心人，行为上能付出，好的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是宽厚之相。比如为人办事，忠厚的人提前先到，不问别人如何对待自己，自己总要尽心尽力。刻薄的人，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决不做，对待他人，却一毛不拔。

人心的厚薄和未来的祸福有着直接的关系，存心宽厚，凡事为别人着想，这是大福德的前相；为了自己不顾别人，甚至把痛苦给别人，将来必定有大灾祸。

俗眼多翳，谓有未定而不可测者。

俗人有业果愚，不能认定业和果的关系，他们说：行善不一定得福，善人也一样遭祸；造恶不一定受报，恶人一样享福。

事实上，业和果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安乐决定由善业产生，下至地狱一丝凉风的乐受，都来自善心；痛苦决定由恶业产生，下至阿罗汉所感受的身苦，都是恶业之报；造什么样的善恶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苦乐果报，一一对应，丝毫不爽。这就说明缘起决定，没有丝毫的错乱和空耗。因为有这条决定的规律，所以大夫们的推测往往很灵验。

小结：

道理就是两条：

一、一切吉祥决定从善业生，一切凶祸决定从恶业生。

二、善恶在心，语言、行为是心的表现。因此，从外在的语言行为可以推测内心的善恶，从心地的善恶可以推测未来的吉凶。

所以，人生只有行善是安乐之路，行善之外，再没有别的成办安乐的途径。宗喀巴大师说："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地道亦恶劣。"

至诚合天，

"至诚"，就是心不二。

攀缘五欲六尘，心就不定，不可能有诚心。因为它是观待境界的，悦意境来了生贪追逐，不悦意境来生嗔排斥，这样心猿意马，怎么能诚敬呢？至诚是来自性德，不必要观待五欲六尘。"合天"，天是真如本性，以至诚心离开妄念，来契合本性，是合天。

福之将至，观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人在福报快要来时，观察他的举动，决定能事先知道。

以这一条观察自己未来的前途好不好，如果烦恼渐

渐减少，利他心越来越强，可以预见自己是在上升；如果烦恼增盛，恶念增长，则是堕恶趣的前兆，后世会很不好。

看别人也是如此，一个人变得谦虚、恭敬、善良，就会有前途；刻薄、傲慢、爱占便宜，将来必定有灾祸。

同样，祸要来临，观察行为趋向不善，也能事先知道。

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

祸和福是果，想求善果，因一定要正，积聚了正因，果不求而自得。我们想要趋吉避凶，只有在心上改过行善。

行善和改过的次第如何呢？行善之前，首先要改过。相续里有很多罪过，如果不事先忏除，就会障碍地道功德的产生。一般人修行多年不见效果，原因多半是没有真心改过。

想想看，只做一种表面的学习，心上有过失从来不改，这样会有进步吗？比如学习了十年，过失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甚至还更严重，知识增加了不少，心态却比过去傲慢，这样必定不能产生功德，就像田地里有杂草，不去清除，再怎么也长不出好庄稼。所以行善之前，首先需要改过。

配合十善业道来讲，一般的十善业就是离过。原来造杀生等恶业，现在观察恶业的过患，发起远离欲，发誓今后永远不造杀生等，这叫改过。

改了过失，才能做得到圆满的善法。不然，杀生没断，能做好放生吗？妄语没断，能说诚实语吗？当然不可能。

善和恶是相违的，恶的势力大，就会压住善根。比如，妄语的习气强，会压抑诚实，没戒掉妄语，始终会障碍诚实语；嗔心障碍慈悲，不改嗔心，也无法开展慈心。所以，首先改过，然后积德。

二、改过的条件

改过的条件是耻心、畏心、勇心，具备三心才能改过，三心不生，口上说改，还是做不到。这是心上的规律。三心发起来时，就像春天的冰遇到阳光会立即消融一样，罪业很快会消除。

1、发耻心

但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

耻心如何发？就是时时和圣贤比较。不必比庸流，要比圣贤，比他们的行为和成就，心里就会惭愧。

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

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

这是在做比较，不比较，就不知道还有更高尚的行为、更殊胜的果位。能从果上比，从因上比，从行为和心态上比，就知道自己和圣贤的差距很远。

想一想，古代的圣贤和我同样是丈夫，圣贤利用人身成就了功德，成为千百世后人师法的榜样，而我为什么要以人身造恶，让自己一身瓦裂。（瓦器摔在地上变成粉末，意思是，以人身造恶业，毁坏自己下恶趣。）同为人身，圣贤成就了果位，我却自甘堕落。圣贤的发心、行为那么伟大，我只是耽著五欲，有一点享受就沾沾自喜，而且“私行不义”，暗地里做非法的事，一天天沦为禽兽，自己还不知道。世上没有比这更羞耻的事。

禽兽和人的差别是，禽兽不知道依法修行，人有智慧，会觉悟修行。法和欲相反，法是对治私欲的，自己日日修法，会成为圣贤；日日舍离正法，追求五欲，会沦为禽兽。“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世间最羞耻的事不是裸体行走，而是自甘堕落沦为禽兽。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

孟子说：“耻对于人太重要了，能发起羞耻心，就

能做圣贤；丧失羞耻心，则会沦为禽兽。”（意思是，有了羞耻心，不愿意继续造恶，才会努力改正恶习；对恶不觉得羞愧，则不会去改过。）所以，耻心是改过的关键。

2、发畏心

第二，要发畏心。

（1）畏天地鬼神

一般人害怕犯法受刑，不敢做违法的事，对法律之外的事都认为可以随意作，其实还有更大的警察，三十三天有天神监督人间，对善人降福，对恶人降祸。

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

天地在上，鬼神难欺，虽然隐藏得很好，别人看不出，但是天地鬼神像明镜一样，起心动念反映得清清楚楚。如果造了重罪，决定降之百殃，天打雷劈、水淹火烧，感召各种疾病、瘟疫、战争，而过失轻的，也当下损坏福报。怎么能不畏惧呢？

下面看一则公案：

明朝沂州有个叫王用予的人，为人厚重简默，平常供奉文昌帝君最为恭谨。他和同乡人结文昌社，每年的

元旦，都要到文帝行宫去祈福。

文昌社里有个俞麟，以孝顺恭敬而著称，远近的读书人都背着书箱依从他。还有个郁从周，是个人才，议论风生，下笔千言。乡里都推重佩服这两个人。

某一年的元旦，王用予提前去文帝行宫。晚上梦见帝君升殿，天下的城隍都来上报乡试的榜册（就是录取名单）。

一个绛服神抱着一大本的名单，进了大殿，跪着把名单递到案桌上。

帝君逐一地批阅，每个名字下面都签了字，也有犹豫不决、签不下来的。

过了一段时间，绛服神下来发布说："这些退给各省的城隍，速速查访阴德之家，如果有仁厚的子弟，可以报上名额，替换榜上没批的人。"

王用予藏身在柱子下，忽然从大殿传来"王用予入见"的声音，他被召见，走到帝君的案前。

帝君说："功名之事，历来属于秘密，不能轻易泄露。因你心地至诚，十多年如一日，所以才召你来。你祖父为人朴实、谨慎，自食其力，从不亏负别人。本来该定你为前榜乡科，只因你平生遇到神、佛磕头，只是默求功名如意，妻子病好，能白头偕老，但对在堂的寡母，却没有一句祈求保佑的话，所以降你两科，排在下

榜第五十三名。你应当改正自己的行为，不要再触怒天心。”

王用予磕头谢罪。

帝君又说：“同社的周吉是今科本省的解元。”

王用予听了很吃惊，磕头请问周吉能够高中解元的原因。

帝君说：“周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从没有一句话入公门，从未犯邪淫，连续三代没有说过别人一句短，没有揭露别人一个恶。他的曾祖父写《百忍说》劝化世人，很多人都受到感化。因此，他家的父子祖孙在平易之中默默积福了六十年，这种深厚的阴德，不为人知。上帝嘉奖他家三代昌盛。现在周吉的发元，还只是福泽的开端。”

王用予磕头问：“我们同社的俞麟、郁从周发不发科第？”

帝君检阅太原士子的名册，脸色有些不悦地说：“俞麟本来该得一科，但他对父母有腹诽，评论人刻薄不近情理，还自诩为君子，所以消去他的科名，令他终年潦倒。”

王用予问：“什么是腹诽？”

帝君解释说：“就是他在父母面前有一套言语举动，心里并不是那样，他只是勉强地不露声色，似乎什么都

顺着来，其实真性情一天天远离，只是虚假地应付，把父母看成路人一样。这是以虚假的行为来赢得别人的称赞，最是触犯神怒，所以对他施行惩罚。

至于郁从周，是个天生的奇才。本该二十六岁中进士，三十余岁升为中丞，四十五岁晋升大司空，兼令司农、司蔻诸印，五十四岁时作到少保退任。（少保，是皇帝的老师。）六十九岁善终。

但是他十七岁做了诸生之后，恃才傲慢，随意戏谑讽刺，他的轻薄口过，冥府已经记录有两千四百七十多条。上帝震怒，把他注在阴恶本中，他这一生的功名完全被削尽了。如果还不知悔改，超过三千条，就要夺去他的寿算，而且把他的子孙记入乞丐册中。伤天地和气，触犯神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所以罪过和杀生、邪淫等同。你们的言语一定要谨慎。”

然后，帝君告诫说：“杀生、邪淫、口过，一丝一毫都有果报，这是不必说的。邪淫、杀生这两种业，自爱的人都还知道禁戒，至于口上随便讥笑，评论，都是说习惯了不觉察，考究言貌心胸，完全变成了轻薄。这些鬼神都统统记录在案，一言一行都是恶相相随。以前本有的福德顿时被削成贫贱，真是可惜、可怕。你应当广劝世人，以此为戒。”

王用予磕头退下。

晨钟响起时，他惊醒过来。公鸡已经三唱。他提笔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等到开榜时，周吉果然考上了全省第一。

从这则公案可知，我们居心行事，即使很隐蔽的心理念头，天地鬼神都知道。身口意造恶，只会损坏福报，不可不心怀畏惧。

（2）畏人间舆论

不惟此也。闲居之地，指视昭然，吾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觑破，不值一文矣，乌得不懔懔？

“闲居之地”，就是独居的地方。“指视昭然”，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己的行为虽然掩饰得巧妙，其实肺肝早露。“肺肝”是内心世界的意思，自己待人处世，存心是善还是恶，种种的意念早就显露出来了，这叫“肺肝早露”。如果心里存害人之心、骗人之心，给人看破了，一文不值，怎么不畏惧呢？

人身用得好，可以成道度众生，用得不好，尽做旁生不如的事，把如意宝一样的人身，用来杀、盗、淫，这是糟蹋自己，被人看破了，一文不值。

（3）畏后世报应

不惟是也。

不只是这样，还有后世的报应。

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念，遂得善终者。谓一念猛厉，足以涤百年之恶也。

只要一口气还在，即使弥天的重罪，还是可以忏悔净除。古人有的一生造恶，临终觉悟发了一念善心，因而得到善终。所谓“一念猛厉，足以涤百年之恶”，就是一百年当中所造的罪恶，只要悔过心猛厉，也足以洗涤清净。

由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改过的力量之大。南赡部洲是业力之地，人的心力大，用好了是解脱的舟船，用得不好反成轮回的铁锚。实际上，所谓修行，就是把自己从坏人改成好人，有很多人用心地改过，几年时间就转变成了好人。所以，“唯以改为贵”，即使是地狱种子，能改过，也可以成就。

下面以比喻说明：

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除；故过不论久近，惟以改为贵。

譬如暗了一千年的幽深山谷，才点亮一盏灯，千年的黑暗就可以一时破除。所以，过失不论时间的长短，唯以改为贵。犯了三天的过失不改，也不会无缘无故断

除；犯了三亿年的过，今天肯悔改，也会得以清净。

有人学三十年也无进步，有人学十天就有进步。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能改过。不改，学三亿年也不行。

弘一大师当年开示改过，改习惯，首先改正自己的恶习，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做事待人，一样一样改。这是切实的修行，改一分有一分进步，改十分有十分进步；日日改过，日新又新，决定可以成为圣贤。

以上强调了改过是关键。下面讲改过要及时，不能拖延：

但尘世无常，肉身易殒，一息不属，欲改无由矣。

这是教人要把握改过的机会。人身很宝贵，只要肯改过自新，就能脱恶趣，出生死。天人有福报，但做不到改过，我们人可以做到，人身的可贵在此，不好好利用很可惜。

人身又是无常的，能不能活过今天，并没有把握。所以活一天，就要改一天过。错过这一天，想改也来不及。比如，今天病重卧床，人事不知，能改过吗？一口气不来，堕入三恶趣，能改过吗？所以，趁着心识有能力时，应当尽量改过，到了恶趣，想改也没有机会了。

以下从“幽”、“明”两个方面讲述不改过的后果。“明”是人间能看见的地方，“幽”是肉眼不见的恶趣。

一般人是唯常识论，只看明的一面，暗的看不到，就一概否认。其实，暗比明更可怕。

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幽则千百劫沈沦狱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乌得不畏？

“明”是千百年恶名远扬，造恶遗臭万年，后人都知道过去有这样一个大恶人，即使子孙孝慈，也不能洗除恶名。“幽”是千百劫中沉沦，感受地狱的火烧、冰冻，饿鬼的饥饿之苦等等，业报成熟时佛菩萨来也不能救助，怎么不害怕呢？

所以，过失要提前改，如果往后拖，一旦业力成熟，就很难扭转。我们相续中的过失都是恶趣的因，有一条不遣除，就会以这一条堕恶趣，所以要及时改过。

3、发勇心

第三，须发勇心。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第三，改过需要发起勇心。一般人不改过，多半是因为因循退缩。（“因循”，就是老样子，不求改过自新。“退缩”，就是应当改的地方，不去改。）而我必须振作

起来，不用迟疑，不必再等。小过失要像刺扎在肉里面，一刻不留地马上剔除，大过失如毒蛇咬了指头，要快速斩除，否则罪毒入心，必死无疑。这是说，改过不能拖延，拖延的话，尽未来际也改不掉。

“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易经》的益卦中说：“《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蕅益大师解释：“风以鼓之，迁善之速也。雷以动之，改过之勇也。”

我们改过不果断，越拖问题会越大，最开始发现时就要及时对治，遮止它发展，如果一拖再拖，就会更严重。

习气是越串习越深，小的恶习不改，发展起来，会成大的障碍，这时候再改，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贵在及时、果断，刚萌芽时，就要遣除。时时观照，发现有不良倾向，就立即遮止，这叫及时，叫勇。

不勇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心里想：这不要紧吧，留到后天再说，这样原谅自己，因循守旧，就不会进步。其实，凡夫人身上有千千万万的过失，没有勇心，过失会发展得越来越大；有勇心，天天改过，与习气逆，进步则快。

具是三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

有耻心，不愿做下贱的事；有畏心，害怕果报，不敢造恶；有勇心，能知错即改。有耻心和畏心，是具有惭愧，能遮止恶业增长；有勇心，精进改过，日日会有进步。所以，具足耻、畏、勇三心，罪业会马上消融；不具三心，罪业会越结越厚。

为什么我们多年都改不了恶习呢？就是没有这三心。照这样发展下去，不说几十年，就是到后世、到几百世之后，也改不了。所以，具备三心非常重要。

三、改过的方法

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

人的过失有三种改的方法，有的从事上改，有的从理上改，有的从心上改。做工夫的方法不同，得到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

下面具体讲解三种方法：

1、从事上改

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

比如，过去杀生，现在戒除不杀，过去嗔怒，现在戒除不嗔。总之，有哪条过失，就在事上戒除这一条。

这是单单就外在表现的事相来改正的。

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这一句讲了从事上改的效果：在外在的事相上勉强压制，有很大的困难。而且，病根还在里面，东边灭了，西边又出生，并不是究竟扫除干净的方法。

2、从理上改

就是认识其中的道理而改正。

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

善于改过的人，在禁止某一种过错之前，首先明了其中的道理。

换句话说，先不急于在事上禁止，重点要思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也就是禁止之前，先思惟过患、功德等等，思惟之后引起胜解信，引起断恶行善的欲，这样就有力量趣入。这和道次第观察修的方法是一致的。

以下以戒杀和戒嗔为例，说明如何从道理上改过。

（1）戒杀生

如过在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

比如要戒杀生，首先反复思惟杀生有多么不合理，一旦内心认定杀生是无理的邪行，它就失去了道理上的支持，内心自然会发起不杀生的意愿。

比如，要教育人改正某种恶行，首先要疏通思想，经过反复交流，彼此达成共识，对方就愿意接受，改起来也就很顺利。如果只是勉强地限制，对方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过不了几天，老毛病又会复发。同样，改过，要通过观察，说服自己，遣除心里的无知、邪知和疑惑，心里认识到了，行为上就容易改变。

具体要这样想：上天有好生之德，所有的动物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残杀它，剥夺它的生存权利，来滋养我，这怎么能心安呢？

进一步思惟：

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

动物被杀，先要受屠刀的宰割，没有断气之前，还要放入锅里用沸水煮、以热油煎，感受各种彻入骨髓的痛苦。而我的滋养呢，各种珍贵肥美的肉食摆在眼前，吃过之后，只是变成粪便而已。蔬菜素食尽可以填饱肚子，提供能量，何必要伤害它的生命，损坏自己的福报呢？

贪执一时的口味而伤害生命，实际是把自己往恶趣里送，这就像小孩贪吃刀锋上的蜜，以片刻的享受换来的却是割舌的大苦，这样的做法极不合理。

对于杀生的过患，还应当按照佛经，具体思惟它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通过深入、具体地思惟，就会对杀生生起厌离心、惭愧心，从而远离杀生的邪行。这是从理上改。

又思血气之属，皆含灵知，既有灵知，皆我一体。纵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亲我，岂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于无穷也？

再思惟：凡是有血气的东西，都具有灵性觉知，既然有灵性觉知，就和我同体，都具有佛性。纵然我不能修持至高的德行，来使它尊敬我，亲近我，又岂能天天杀害生命，让它无止境地仇恨我呢？

这是思惟佛性平等而戒杀。一切动物都有佛性，都能作佛，飞禽走兽，蜎飞蠕动，都和人一样具有如来藏。猪牙中显现化佛，蛤蜊中出现大士，毒蛇闻偈转身证果，鹦鹉念佛烧出舍利。一切动物或是过去佛，或是现在佛，或是未来佛，岂有可宰杀的道理。

一思及此，将有对食痛心，不能下咽者矣。

一想到这些，面对眼前满桌的血肉之食，自然心生

悲悯，难以咽食。

（2）戒嗔怒

分别心的规律是：往哪方面作意，就会引起那方面的心态，比如作意可爱相，就会生贪；作意损害相，就会起嗔；作意苦相，就会心生悲悯。应当把握这条规律来调整自心。

第一个思惟：

一般人发怒的理由是：对方事情没有做对，态度不好……这样把对方看得很可恶，心中不能容忍而生嗔。所以，缘厌恶相就会生嗔心。那怎么改嗔呢？就是把这个厌恶相换掉，比如换成可哀悯的相，就会引起悲心。

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

比如前天喜欢发怒，一定要这样思惟：别人有做不到的短处，按情理应当怜悯他才对啊。

比如，疯子对你又叫又打，你认为他是损害你呢，还是病情发作。如果认为他损害你，一定要以牙还牙，那多愚昧！如果是医生，就知道他的行为不理智，都是精神错乱造成的，他表现得越非理，只表明他的病越深，越让医生怜悯。

同样的道理，我们想：他这样做，是他的心不自在，如果他的烦恼轻，不但不会伤害我，还能利益我。他这

样损害我，和我不配合，都是因为被业障蒙蔽，心不由己。想到他的烦恼病，只有怜悯他，哪里会生嗔呢？

第二个思惟：

悖理相干，于我何与？

方法是分开自他。心就如一面明镜，外在的妖魔鬼怪在镜子里显现，镜子不必要发脾气，因为张牙舞爪是妖魔在做，和镜子有什么关系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违反情理来冒犯你，那是他的过失，和你无关。如果以他非理就动怒，那自己也成了颠倒。

再说，如果他人非理就要动嗔，那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凡夫都与理相背，是不是对每个众生都要动嗔呢？显然不必要。

本无可怒者。

这样思惟来思惟去，本来没有可以发怒的。

所以，运用智慧观察到没有理由生嗔心，心态自然会平静下来。嗔是一种不合理的情绪，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如理作意不可能起嗔，必定是从非理作意来的。找到根源之后，对嗔不要强压，要从理上改，道理上弄通了之后，再依这个道理如理作意，嗔心失去了支持，就再也难以发展，因为因上已经被对治了。

第三个思惟：

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亦无尤人之学问。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

这句话是说，没有自是尤人的道理，只有自责的道理。

用心的方式要转变，怎么趋入思维呢？用一个对比来思惟，就是想：天下没有自是的豪杰，也没有尤人的学问。凡夫人碰到问题，都是“我对，他不对”。真正的豪杰是谦虚的，没有哪个豪杰傲气冲天，指责别人。“尤人”是埋怨人，责备人，这种做法也绝对在圣贤的学问中找不到。

要这样反问自己：我这种做法对吗？既然我想做豪杰，为什么做和豪杰相违的事呢？我是想做圣贤的学问，为何还做和学问不相应的事？

“行有不得”就是所做的事不能称心如意，比如嘱咐别人做一件事，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做，行有不得，不能够怪外境，应当责备自己没有德行，感动人的力量不够。

当年弘一大师持戒，以律己为要，口里不说别人的是非长短。学生有犯戒做错或者不对他心思的事，唯一的方法是律己不吃饭，不吃饭并不是存心呕气，而是代他忏悔，恨自己德性不够，不能感化他。

他的学生以及和他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每逢他不吃饭时，就知道有做错的地方，都想办法改正。几时改正了错误，他才吃饭。最后谁的过错，让谁自己去说，他一句也不开口。平时他常和人说：戒律是拿来律己的，不是律人的。不以戒律律己而去律人，就失去了戒律的意义。

吾悉以自反，则谤毁之来，皆磨炼玉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

这样我都一一反思，转为道用。那么，外来的毁谤都成了磨炼我，成就我的助缘，我将欢喜地接受赐教，有什么可发怒的呢？

这样思维安忍的利益，于逆境作善知识想。越想越欢喜，逆境成了增上欢喜的因缘。

大乘佛法说，众生是成就波罗蜜多的善知识。譬如，没人乞讨，怎么修布施呢？没有怨敌，怎么成就安忍？没有利他，怎么圆满精进度？所以众生有大恩德，是增上缘。逆境的出现，为自己提供了极好的修心机会，非常难得。这样想到众生是助伴，能磨炼自己，长养菩提，利益极大。心里想通了，就能欢欢喜喜地安受。

照这样，有情打我，骂我，阻挠我，诽谤我，全是大加持，消业障，增智慧。安受一次恶骂，就能消去多生业障，岂不大占便宜！不骂的话，还没有消业障的机

会。所以，对待同一件事，换一下想法，心态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第四个思惟：思惟怒和不怒的结果。

又闻谤而不怒，虽谗焰薰天，如举火焚空，终将自息；闻谤而怒，虽巧心力辩，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怒不惟无益，且有害也。

如果听到诽谤，心里不计较，即使谗言的火焰薰满天空，也像举火焚烧虚空一样，终究自己会止息下来。（从来谗言不会永住，就让它自生自灭！不必要再加一刹那的分别，何必自寻麻烦呢？）假如听到毁谤，怒不可遏，非要找诽谤者算帐，这是智识短浅的表现。因为自己用尽智巧，竭力争辩，也只落得个作茧自缚而已。

这就是两种作法，导致两种结果。前者是自动消失，不必起一念，就自然平息，这是高明。后者缘对境发怒，不但没利益，还有无量的损害。心里想着对方如何不好，身心当下失去平衡，服多少药都不解决问题，这不是伤害自己吗？再思惟嗔心的等流果，频繁的嗔怒会把自己的心串习成损害他人的恶心，这不是整坏自相续吗？后世还要以嗔心下地狱。这不是让自己沉沦吗？从破坏功德的方面思惟，一念嗔心起，百劫的福德资粮毁于一旦，何必这样摧毁自己？

所以，反复思维嗔怒的过患和安忍的利益，一旦道理上明白了，就能遮止嗔心。比如，一个人容易动怒，暂时从事上改一点，可是不久又见他嗔人，骂人，这是事上禁止，根上没有对治到。如果能把道理思惟透，等于釜底抽薪，嗔火就发不起来。

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此理既明，过将自止。

上面举了两个例子，还有很多过失，怎么改呢？一定要如理思维，辨清功德和过失，道理上搞清楚了，过失自然能遮止。

其实，从理上改过，是一个大修法。前面说过“所谓修，就是身有过恶，都应当遣除。”过恶是粗粗细细的颠倒心，修法当中，观察修是很重要的方法，和这里的“从理上改”完全相同。

比如，要遣除耽著今生的颠倒心，就应思惟死亡无常和恶趣苦。认识到今生最终只是一死，死亡迅速，今天到来也不一定，死亡时，现世八法没有任何实益，不仅不能利益来世，反而以它造成漫长、苦难的恶趣。所以，以宝贵的人身追求现世八法，结果是让自己深陷恶趣，这是极不应理的。按这样具体思惟，就能改正执著今生的心理。

然后，要遣除杀生等的十恶业乃至种种恶业，也是

先从道理上思惟，辨清什么是恶业，什么是善业，恶业有哪些过患，善业有哪些利益，一一如理观察思惟，就能对恶业深生厌离，即使对小罪也看作如毒一样深生恐惧。这样是从理上改。

修行的次第是：先思惟总的业果道理和特别的业果道理，然后才是“思惟之后，如理地行善止恶”。这里举的戒杀和戒嗔，不过是观察修当中的两个特例而已。大家应当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到观察修是一种涵盖无量的大修法，能在在处处善巧地运用，就不只是改正一两种过失，方方面面都能扭转以往以错误认识所引起的邪行。

再比如修出离心，要改变耽著轮回的颠倒心，但这不是勉强就能改过来的。有的人一时冲动，口上说我要了生死，用不了几个月，对于轮回仍然和以前一样贪执。这是没有在根上对治到。

如果首先能思惟生死的本性是苦，一旦思惟透了，决定可以把耽著轮回的心改成彻底厌离的心。

总之，大家不要对这些教言生轻视心，应当从中生出智慧来。可以说，道次第从下到上的前行，重点是从理上改。

3、从心而改

何谓从心而改？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

心是行为的源头，不管什么恶，总归是念头上起的。心不取境不动念，过失也无从产生。相反，执着可爱境起贪，执著不可爱境起嗔，大的过失是从起心动念来的，起心动念又是从著相来的，著相就生起念头，不著相心无妄念，也就没有过失。所以，最彻底是在心上改，来得直接、简要。

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学者对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等的种种过失，不必要一类一类寻求。只要一心正念，邪念染污不上，问题就解决了。

好色、好名、好货、好怒，都是执著的念头，一心正念照着自心，妄念就无力起来。

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

这就像太阳当空时，鬼魅魍魉隐遁无形。这是精一之真传。

观照的日光不失去，正念现前，妄念无法兴风作浪；正念失去，非理作意一起，无量的过失都会产生。

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

过失是由心取相而造下的，以心行善而改，就像斩毒树直断其根一样，“根”就是非理作意。《宝性论》说，蕴界处来自烦恼和业，烦恼和业来自非理作意，所以根源是非理作意。止住非理作意，就可以遮除轮回。这是从根截断，不是一枝枝地剪除。

以直截根源的方式，一断永断；以剪枝丫的方式，剪而复生。这是两种方法的差别。

大抵最上者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

最上根者的治心，当下清净。妄念才动，心里就觉察，一觉察就没有了。

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

如果作不到这样，就要以明理来遣除，思惟过失和功德，使心猛利地欣求功德，厌离过患，这样使心转变。如果思惟也作不到，那就随事禁止，发现有哪种过失，就刻意禁止这一种。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见解高，同时又在事上踏实改过，必定不会落空。执下而昧上，就不太善巧。

一般人智慧没开，道理上不通不透，禁了这种执著，那种执著又出现。这个方法就比较笨拙。比如医生的医术高，知道要害，从根源上下手，就作得轻巧，并不是拿一具庞大的机器，作很多边边上的试验，还不起效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接、善巧、彻底。（此处须谨慎衡量自己，在没有和上层修法相应时，必须注重事相上的改正和如理思惟。）

四、改过的效验

顾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幽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验。

发愿改过，明的方面须要善友的提醒，幽的方面须要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日夜不懈怠，经过一个七、两个七，乃至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决定会有验相出现。

下面列举内外的验相：

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

改过内在的验相是：或者觉得心神恬旷，心态安适，

心境开阔；或者觉得智慧顿时开朗，以前看不懂，想不通，现在一看就明白；或者“处冗沓而触念皆通”，处在事物繁琐当中，一接触就知道如何处理，以前障重昏昧，遇事错乱，现在改过消了业障，心开朗，做什么事都通畅；或者，遇到怨敌，原先起嗔，现在转生欢喜。这些都是业障减轻的相。

以下是外的验相。

或梦吐黑物；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幢幡宝盖，种种胜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然不得执此自高，画而不进。

梦见吐出污秽的黑东西；梦见诸佛菩萨、往圣先贤接引自己；梦见在虚空中飞行漫步；梦到幢幡、宝盖种种美妙的景象。凡是这些，都是罪过消灭的好相。但不能执著在上面，沾沾自喜，画地为牢，这样会阻碍自己进步。

改过须要从现在一直改到成佛，菩萨也要日日改过，过失不改怎么能上进呢？所以是日新又新，天天要有新气象。如果不在最切近的心上转变，心外再怎么做，也是舍本逐末。

所以，重点是修心，心能调整，立竿见影；忽视修心，决难有进步。

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

蘧伯玉是一位大贤人，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能认识以往的过错而尽量改正。

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到二十一岁时，知道以前改得并不彻底。二十二岁时，回顾二十一岁，像在梦中一样。到了五十岁，还能认识四十九岁时的过错。古人改过如此精进。这位大贤人的可贵，在于他能坚持改过，实实在在地做功夫。

吾辈身为凡流，过恶猬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

我们身为凡夫庸流，过恶多得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可是回顾往事，常常不见自己有什么过失，这是凡夫人心粗有翳障，没有自知之明。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然而，人的过恶深重，也有它的验相。比如：

一、心神昏塞，做过的事转头即忘；

二、没有事常常心里烦恼；

三、见到正人君子觉得不好意思；

四、听到纯正的言论不高兴；

五、给人布施，对方反而抱怨；

六、作梦颠倒；

七、乱说话，精神错乱。

诸如此类，都是作孽的相。如果有这类的现象，就须奋发，改过自新。千万不要误了自己，导致堕入恶趣。

第三篇 积善之方

这一篇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积善的利益；二、善的辨别；三、善行的种类。**

一、积善的利益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一句做为纲领，以下举事例都是证明这条真理。

这里讲述的是祖先、自己、子孙的三世因果，祖先积德，子孙贵显有福报，祖辈积德越深厚，子孙的余庆也越绵长，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果律的具体表现。

当然，自相续现前的本庆更大更深远。在《贤愚经》《百业经》等的因缘当中，佛开示了极为深广的因果现象。譬如讲到一个人供养佛陀，在长达九十一劫中感受漫长、巨大的福报，这就把前因后果的事相显示得非常彻底。而这里是单单以人类普遍能见的事例，证明祖先有德，儿孙必有余庆。

昔颜氏将以女妻叔梁纥，而历叙其祖宗积德之长，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

以前颜氏要把女儿嫁给叔梁纥的时候，称道叔梁纥

的祖宗历来积德的长处，预知其子孙一定会兴旺。

后来果然如此，颜氏的女儿嫁给叔梁纥之后，生了孔子，可见是贤德之家。

孔子称舜之大孝，曰："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皆至论也。

孔子称赞舜是大孝之人，因为他有大道德，必然"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意思是不但祖先享受他的祭祀，子孙也保住他的福德。这是非常确实的说法。

宇宙当中，有一条核心的因果律。祖宗是源头，子孙是支流，源头上道德深厚，源远流长。比如，有些树千年开花，有些树几年就不结果，推究其因就在树根上。以舜的大孝，世代的子孙可以保住他的福德，不会败落。春秋时代的陈国是舜的后代，足证舜的子孙在很长时间都兴盛不衰。

舜是中国古代的圣君，出生在山西冀洲，诞生时眼睛有两个瞳孔。母亲很早去世了，父亲瞽叟又娶了一个继母，生了一个弟弟，叫做象。瞽叟的性格顽劣，不明是非黑白，继母生性愚痴，弟弟很傲慢。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常常想害死他，舜稍微有一点过失，就给他罪受。

生活在这样复杂的家庭里，舜仍然孝敬父母，友爱弟弟，曲尽孝道。

有一次，瞽叟想要杀害舜，让他顺梯子爬上仓房的屋顶，瞽叟在下面点火想烧死舜。舜一手拿着一只草笠，展开双手，从仓房上跳下，结果毫发无损。

又有一次，瞽叟让舜去淘井，等他下到井底，瞽叟和象就用土填井，企图把他活埋，但舜顺着井底的地道爬出来了。

象和瞽叟以为舜死了，象说："现在舜的两个妻子和五弦琴都归我所有，其他仓房、牛羊都给父母。"

这样，象就住到舜的家里，弹起了五弦琴。没想到舜走进家门，象大吃一惊，假装说："我正思念你而忧伤郁闷。"舜心里丝毫不计较，仍然爱弟弟。

舜在历山耕田的时候，历山人都互相让出自己的田界；在雷滨捕鱼时，渔夫都纷纷谦让捕鱼的地方；在河滨制陶时，河滨的陶器都不粗劣。而且，他所到之处，人们都闻风而化，纷纷搬到他的附近来居住。一年变成了小聚落，两年变成了乡镇，三年之后发展成一座城市。

最后，唐尧把天子位禅让给舜。

以下举例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些事例说明行善不会空耗，有善必然显现人间的吉祥。学习这些，能对善的利益加深信解，给人很大的鼓舞。我们对善的利益，见、闻、理解得越多，向善之心就会越加强烈。

试以往事征之。

以过去的事情来做证明。

杨少师荣，建宁人。

“少师”是皇帝的老师，属于极高的官职，这位少师叫杨荣，是福建建宁人。

先看他的祖先如何积德：

世以济渡为生，久雨溪涨，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他舟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

他家世代以渡船为生。有一年，福建建宁下了很长时间的雨，溪水瀑涨，横流冲毁了两岸的民居，淹死的人都顺着洪水往下漂流。

这时候，看人为义还是为利，那些摆渡的人家大多数趁机捞取货物，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一心救人，货物丝毫也没有捞取。

为什么行为上有这样大的差别呢？造成行为差异的原因是意乐的差别。人会怎么做，就看他的心以什么为重，以名利为重，就惟恐捞得不多；以利他为重，一心就想救人。当人被贪欲蒙蔽时，根本不体会别人的痛苦，整个是自私自利的心态。所以，贪欲很坏，贪执自身的利益，就不知也不会去利他。

乡人嗤其愚。

可以想见，当时摆渡的人家每天都有很多进账，今天捞到木材，明天捞到床，后天又捞到什么宝贝，确实是发了横财。人有利可图就兴奋，但只是愚痴的兴奋。

杨荣家天天救人，不仅得不到利益，还要为别人付出。乡人认为这种做法很傻，摆在眼前的财物不要，反而付出！其实谁愚痴呢？以因果律来衡量，趁着灾难发横财，决定堕恶趣，子孙也不会好，这样毁灭自己，一点智慧也没有。所以，对因果愚痴的人，心态和行为整个是颠倒的，在他眼里：损害成了利益，利益成了损害。笑善人愚痴，实则自己是大愚痴。

杨荣一家，暂时看只是付出，没得到什么财富。可是因果律不会错乱，因果建立在心上，心善救人，绝无损失，必定会在将来现前丰厚的福报。

杨荣家这样做才有智慧，为什么呢？这真正是自他二利，救人的同时大大增上了自己的福报，还能给子孙以余庆。

如果船夫们能相信行善一本万利，一定都会抢着去救人，谁不求自己好呢？一本万利的事，谁不愿意做？遗憾的是，人们被业果愚障碍，希求的是安乐，做的却是痛苦的因。

不信三世因果的人，都是持一种断见。比如，少师

的祖先救了人，当时也没有立即显现福报，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他的曾祖父、祖父也会死去，也没见到他们的后世和子孙的情况。这样见不到长远的结果、细微的变化，又不相信圣言，当然无法了知缘起的规律，一般人就认为：行善也没得到什么，恶人照样日子过得好。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愚痴——业果愚，对人的损害最大，被它障碍，一切通达缘起的智慧都不会产生，所有实现安乐的正道都无法趋入。众生最可怜的地方就在此处。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下至成办增上生的一分安乐，也需要具有因果正见，懂得这分安乐的因是什么，再去修积才能获得。像这样，不论想获得财富、名声、地位、眷属，还是相貌、长寿、智力、事业，不论是自利，还是利益子孙，利益他人，无一不是从深信因果，修积正因而来的。进而，希求解脱，一定要了解并相信更深细的轮涅两重因果，由此无误取舍，才可能进入解脱道，不懂因果，根本无门可入；如果求证无上菩提，更要了知大乘的因果，知道怎么发心，怎么修持是成佛之因，知道之后精进修集才会现前。所以，不论是十善业道、四谛十二缘起之道、六度之道，都要在深信因果的基础上面才能建立。不相信因果，所有向上的路都会完全封死，剩下来只有下恶趣了。

我们帮助世间，先要从因果入手，帮助世人解脱执

著没有三世因果的邪见束缚，否则是没有办法的。

学好了业果，就会对“善有善报”断定不疑，业有现法受、顺生受、顺后受这样三种，哪怕五年没报，十年、下一身或者多生之后决定会报的。佛在经中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逮少师父生，家渐裕，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坟也。

等到少师父亲出生时，家里逐渐富裕起来。原先是平民之家，每天摆渡，赚钱也不多。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越来越富裕了。

当时有神人化为道人，对他父亲说：你祖父有阴功，子孙将来会贵显的，应该把祖坟葬在某地。他按神人的指示埋葬，就是当时著名的白兔坟。

“阴功”是有高利润的，潜藏得深，报得就厚。如果当时送旌旗，送奖状，大面积宣传，以这种名誉就会让福德损耗。他当时默默无闻，所以后面很发达。

后生少师，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

后来生下少师，二十岁中了科第，官至三公。皇帝加封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同样的官爵。杨荣的后代子孙都

很贵显，直到今天还出很多贤人。

世上有人贵显，有人贫贱，有人顺利，有人坎坷，不懂缘起怎么想得通呢？懂缘起，就知道这样显现才合理，祖先福德深厚，决定后代贵显。有哪块肥沃的土地不长好庄稼呢？缘起不虚，势所必然！如果能做一个跟踪调查，那就很精彩。把杨荣家的子孙和那些不义之家的子孙摆出来比较，就会知道因果不虚。

“积善余庆”是一条发家的规律，家不是以违反因果，造恶取巧能发达的。一个人的眼光短浅，做事的方式也会很下劣。今天更下劣了，很多人的想法是：管他什么子孙后代，自己能享受就好，反正几十年我就死了，至于子孙后代，管他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水，管它什么沙漠化。只要眼前能攒钱享受，就可以什么都不顾。

鄞人杨自惩，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

这位杨善人当时是县里的小吏，他存心仁厚、守法公平。

什么叫仁厚？就是替别人着想，仁：左边一个人字，右边一个二，不是为自己，是为大家。人分两类，一类自私自利，不愿意为别人着想，另一类心胸宽广，能为国家，为人类，为全法界的众生着想。我们学佛，就是学习利他，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关怀，那学佛就没

有基础了。

时县宰严肃，偶挞一囚，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杨跪而宽解之。

有一次县官特别严肃，把囚犯打得鲜血直流，怒气还不消。

杨自惩看不下去，就跪下来请求县官宽大处理。

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

县官说：“无奈这人犯法造孽，不由我不发怒。”

自惩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

杨自惩马上磕头说：“上面没有教育好，人心坏了很长时间，此时，应当体贴民心，他们没有得到好的教导，才这样违法作乱，对他的愚痴应该由衷地哀悯，连欢喜都不可以，何况愤怒呢？”

宰为之霁颜。

他说得合理，县官听了，心马上开了。

杨自惩心地善良，就能感动县官。这体现出道德的力量，道德越深，越能感人，可以感动一乡、一市、一个国家。

比如，特蕾莎修女没有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她能感

动全世界呢？她没有想要出人头地，她是真正对苦难的人有爱心，所以不由人不心生敬仰，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家甚贫，馈遗一无所取，

杨自惩的家境贫寒，他做人廉洁，别人送礼一概都不收。

遇囚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

不但不收取贿赂，遇到囚犯缺粮食，还常常想方设法去救济。

一日，有新囚数人待哺，家又缺米，给囚则家人无食，自顾则囚人堪悯，

有一天，来了一批新的犯人，没有饭吃。他看到心里不好受，当时也有犹豫，他想：这些人正挨饿，我家也缺米。把米给囚犯，家人就要挨饿；可是顾全自己，犯人也太可怜！

与其妇商之。妇曰："囚从何来？"曰："自杭而来。沿路忍饥，菜色可掬。"

他心里定不下来，一边是妻儿，一边是囚犯，两边摆不平，就和妻子商量。

妻子问："这些犯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是从杭州来的。步行了几百里路，一路忍

饥挨饿，脸色很不好看。”

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

夫妻俩最后决定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让犯人吃上饭。当时，拿出仅有的一点米，因为犯人多，就做成粥，让他们度过难关。

这叫恻隐之心，是成圣成贤的灵苗。我们学佛应当从这里学，这些不学，也不可能凭空出一个大慈大悲。中国的古人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别人饥饿就像自己饥饿一样，别人溺水就像自己溺水一样，从这里使善心扩充、升华，就可以现前大乘佛法中的大慈大悲。

由以上一段也能体会到，人只要有善心，完全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善行。生活是道场，家庭是道场，工作单位是道场，学佛应当切实利益人群，不能跟生活脱节。

后生二子，长曰守陈，次曰守址，为南北吏部侍郎，长孙为刑部侍郎，次孙为四川廉宪，又俱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

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副部长级别的大官，长孙是刑部侍郎，也是副部长，次孙是四川省廉宪，比省长小一级，都是当朝名臣。现在的楚亭、德政也是他家的后代。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竟然能出这么多的人

物，这全是善业的力量所致。

今天也有类似的事例，比如某某家出了很多人材，一般人不明就理，也就不知道效仿。事实上，家门兴盛，点点滴滴都是从积德来的。善业是唯一的资粮，幸福圆满是从行善来。把握这一要点，坚定地行持，除此之外，也没有其它发家的妙法。

昔正统间，邓茂七倡乱于福建，士民从贼者甚众。

明朝正统年间，邓茂七在福建带头造反，很多平民都依附他，所以势力很大。

朝廷起鄞县张都宪楷南征，以计擒贼，后委布政司谢都事，搜杀东路贼党。

朝廷任命鄞县的张都宪南征，以计谋擒拿寇贼，又委任布政司谢都事负责搜杀东路贼党。

谢求贼中党附册籍，凡不附贼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约兵至日，插旗门首，戒军兵无妄杀，全活万人。

谢都事找到了依附贼党的乱民名单，他暗中派人到不归附乱党的百姓家里，交给他们白布小旗。约定军队来的那一天，把白旗插在门上，同时训令军兵，严禁枉杀无辜，因而保全了上万人的性命。

谢是个仁将，做事的出发点是考虑别人的苦乐。当

时他考虑怎么能不妄杀无辜，智慧就现出来了。所以，智慧是从善心流出来的，不为他人着想，怎么能出智慧呢？比如一位老师有善心，对于如何教育学生，就能想得出办法。如果心里只求报酬，以这样狭隘的心量能流露出智慧吗？所以，智慧和方便互相作助缘，那个有了，这个也会出来，这个有了，那个会增长。做任何事都要有利他心，没有利他心必定会失败的。如果老师有利他心，对怎么讲，怎么输入学生的心相续，就会有方法，成天对事情特别讨厌，万不得已，那就只有生烦恼，造罪业了。

后谢之子迁，中状元，为宰辅，孙丕，复中探花。

后来谢的儿子谢迁中了状元，做了宰相。孙子谢丕中了探花。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

福建莆田有一户林家，祖先有位老婆婆喜欢行善，常常做粉团布施，谁来要就给，没有一点厌倦的表情。

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

有位仙人化成道人的形象，每天早上都来林家索要

六七个粉团。老母确实心地善良，天天施舍，连续三年如一日。道人才知道她的心很诚。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几个月看不出人的诚心，三年心都不变，可见善心的坚固。怎么能有这么坚固的行善意乐呢？其实，懂得方法再串习，也不难达到这种心境。只要多去思惟善法的利益，这有何难处呢？不用说三年，发愿尽未来际行善都可以。一件事没有利益，坚持做可以说很困难，但善有极大的利益，多多思惟，会越作越欢喜，有这种的效果。

比如，世间人追求财富，如果天天有大的收入，一定越作越起劲，有一点眼前的蝇头小利，都能调动起热情来，何况行善是百倍、千倍地回报，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倍数获得利益，从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从暂时、长远各方面观察，都有大利益。这样越做，收获越大，谁不愿意作呢？

所以，如何发起猛利的行善意乐呢？就是常常思惟善法的利益，越思惟，欢喜心越强；欢喜心越强，越愿意投入，这样身心会进入良性循环当中。实际上也不难，只要天天作意善法的功德，意乐增强了，作起善来就有强大的动力。

我们看许哲女士，从年轻时起一直到一百岁，兢兢业业作了六七十年，如果没有利益，作得下去吗？她肯

定在行善当中体会到了上品的滋味。越作心量越广大，越作内心越清净，到一百岁还身体无病、思惟敏捷。

一个人天天为自己，身心紧张，脑筋要坏掉，身体也要得病。如果天天为别人，内心完全开放，没有负担，所以善才是最好的营养，善中才有最大的乐趣。

我们一般人善心起来的时候，暂时也会有一些感受，可惜在不能让善心持久、增上、扩大，很快又被恶念障蔽了。实际上，能把一个人的善心发展出来，就可以挽救一个人。

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

一个人每天身善、口善、意善，自然祥云聚集，处处善神拥护。老婆婆没有发一张邀请函，仙人是自动上门来的。

一个老婆婆为什么能感动天地呢？就在她有道德的力量，不由仙人不主动来指点。

仙人告诉她："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每天六七团的话，三年近一万团。)所以你对我恩德大。我跟你说，你家的府宅后面有一块风水宝地，葬在那里，子子孙孙所得的官爵有一升麻子那么多。"

今天的人不相信行善有利益，认为贪桩枉法、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以各种非法的手段才能得利益，这是

颠倒至极。古人说:“天道好还”,天道就是因果律,“好还”,不是一比一的回报,是一比一千,一比一万以上的回报。行善的回报太丰厚了。

一升麻子有多少,算一下才觉得积善有惊人的余庆。老母依靠什么使家族上升到隆盛高贵呢?靠的就是行善积德。一个老太太没有什么背景,也不会巴结权贵,也不用非法的手段,她只是老老实实地行善,而这正是发家之术。所以,真要对子孙好,不要留财给子孙,能留德给子孙,子孙就享受不尽了。

北宋的名相司马光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

老婆婆的儿子按仙人的指示,把母亲葬在这块风水宝地当中。在她儿子这一代,就有九个人中进士,这是了不起的事。林家一代一代做官的非常多。福建有句“无林不开榜”的民谣,意思是每次考试开榜,榜上必定有林家子弟的名字。

其实一切都不偶然,老母善心虔诚,积德深厚,有多少德,子弟就会绵延多少代的。

冯琢庵太史之父，为邑庠生。

冯琢庵太史的父亲，当时在县里作书生。

隆冬早起赴学，路遇一人，倒卧雪中，扪之，半僵矣。遂解己绵裘衣之，且扶归救苏。

有一年的隆冬，他早起去上学，路上见一个人倒在雪地里。他心善，没有舍弃这个可怜的人。（今天大街上也有老弱病残的人，可是大家都视若无睹，谁也不去关心。）他用手摸了摸那人的胸口，半身都僵硬了。解开裘衣，给他穿上，然后扶回家，救了他一条命。

做别的会亏，行善决不会亏。古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的功德大，所以感应来得特别快。

梦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诚心，吾遣韩琦为汝子。”及生琢庵，遂名琦。

晚上做梦，神告诉他：“你救人一命，出于至诚，我派韩琦作你的儿子。”等到生下琢庵，就取名为琦。

台州应尚书，壮年习业于山中。夜鬼啸集，往往惊人，公不惧也。

浙江台州的应尚书，壮年在山中学习，那是个荒山野岭，一到晚上，很多鬼聚在一起，很吓人的。一般人都不敢住，应公为人光明正大，所以就不怕。

一夕闻鬼云：“某妇以夫久客不归，翁姑逼其嫁人。明夜当缢死于此，吾得代矣。”

一天晚上，听到鬼说：“某某女人，丈夫在外很久不回家，因此公婆逼她改嫁，她想不通，明晚会吊死在这里，我终于得到替身了。”

听鬼这样说，应公就开始想办法。

公潜卖田，得银四两。即伪作其夫之书，寄银还家。

他暗中卖了田地，得了四两银子，以女人丈夫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把银子装在信里寄到她家。

这些善人为了利他，就会想办法，这都是以善心引起的行为。应公作官之前也没有太多钱，他能卖田救人，相当不容易。怎么能作到像他这样呢？这要看对善法欢喜的程度，如果相信救人比田地更有价值，当然就愿意。

譬如说炒股，虽然风险大，一失误就会倾家荡产，但是股民认为挣钱的机率大，都愿意投资。和炒股相比，行善是万无一失，这是世上最有保障的事，不仅从不会亏本，而且有加倍的酬报。所以，有什么不敢呢！只要加强行善的意乐，这里说的善事，我们样样都能行。这是有办法培养的，不是谁天生就有这种素质，能对业果引起胜解信，这些统统做得到。

其父母见书，以手迹不类，疑之。既而曰：“书可

假，银不可假，想儿无恙。”妇遂不嫁。其子后归，夫妇相保如初。

那人的父母见到信，不像是儿子的笔迹，心里怀疑，转念又想：信可以造假，银子不会假，不然寄银子干什么？肯定是真的。

老夫妻放下心来，没有逼媳妇改嫁。后来，他儿子回来了，夫妻完好如初。

行善的机会到处都有，只看你愿不愿作，应尚书也可以不管这件事，但他的利他心很强，这种关头，不允许自己见死不救。凡事用良心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么，这样做吃亏吗？毫不吃亏，对照后面的果报，我们知道，这是种下了后来作尚书的福德。所以，“尽力行善”是人生最智慧的选择，也是唯一的光明之路。

佛在《海龙王请问经》中，把十善业道比喻为大地，一切谷物、楼房、动物，都要依止大地才能存在。同样，善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所依。通过行善，此生、后世、自他的各种福报都可以圆满，连出世间成就阿罗汉、菩萨、佛陀，都是在善心上修。所以，佛要人修善心，有很深的道理。宗喀巴大师说：“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地道亦恶劣。”

公又闻鬼语曰：“我当得代，奈此秀才坏吾事。”

有一天，应公又听到两个鬼说话，一个说：“我本来找到替身了，无奈这秀才坏了我的事。”

旁一鬼曰：“尔何不祸之？”

旁边的鬼说：“你为什么不祸害他？”

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祸之？”

这个鬼回答：“上帝认为这人的心好，任命他作阴德尚书，我哪里能加害他？”

人行善，正气强，邪不压正，鬼也无法近身，真正能护持自己的也是善。

应公因此益自努励，善日加修，德日加厚。

应公听到鬼的对话，更加努力，因为他得到了对善的证明，增强了行善的勇气。他并没有自满，反而善一天比一天修得多，德一天比一天积得厚。

遇岁饥，辄捐谷以赈之；遇亲戚有急，辄委曲维持；

遇到饥荒，他就捐出稻谷赈灾。（财富自己受用，也没什么利益；拿去赈灾，可以化为无量的功德，救济众生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遇到亲戚有急难，他也委曲维持，不怕麻烦。身居高位，还能这样为他人的利

益东奔西走，他的利他心很真。

遇有横逆，辄反躬自责，怡然顺受。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被别人侮辱、诽谤，造违缘陷害，他都能反躬自责，不埋怨别人，而且很欢喜地顺受。

这种品德也是由思惟发展出来的。这也不难，只要好好串习，就可以达到。人在道理上想不通，情绪就会起来，如果思惟到别人打骂是成就自己的安忍波罗蜜，怎么会起嗔呢？或者观察对方是身不由己，受烦恼的折磨才这样做，这样会生起悲愍心；还可以思惟：遭受损害是自己前世损害人的报应，现在安忍就可以消业障，也就能怡然顺受。

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应尚书的道德深厚，所以子孙登科的很多。

常熟徐凤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为同邑之倡，又分谷以赈贫乏，

江苏常熟有个徐凤竹，他的父亲向来很富裕。有一次遇到荒年，收成不好。徐善人以身作则，带头减免当地的租，作为同乡的提倡。（一个人能这样行善，在社会上立起来，就能带动一大批人，社会需要这样的善行、善人。）

他又把粮仓里的稻谷拿出来赈济。这种时候，对因果有胜解信，就有胆量作。实际上，这取决于自己的信心有多大。心里犹豫，可能只捐四分之一，再差一点，捐出十分之一。像范仲淹这样的贤人，敢作敢为，把俸禄全拿出来布施，他有这样的气魄，原因是深信因果，崇尚道德。

同样是面对遇难的同胞，人是有一种观念，就有一种心态和行为。一种人这么想，这些穷人饿死也和我无关。他认为这保全了自己，实际犯了吝啬不救人的罪过。另一种人看见这是求之不得的苦田，很难遇到这么好的利他机会，在如此稀有的苦田当中，以大悲来耕耘，福德会极迅速地增上，所以会赶紧作。佛法当中，没有让人吃亏的事，一般人认为最吃亏的地方，其实大占便宜。能这样如理思惟，谁会不愿意作呢？

夜闻鬼唱于门曰："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续而呼，连夜不断。

这样作了之后，感应很快，晚上听到鬼在门外唱赞歌。

鬼唱："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的秀才做到了举人郎。"这些鬼一直欢呼，庆祝了一个晚上。所以，鬼也喜欢善人。

是岁，凤竹果举于乡，

这一年，凤竹中了举人。

这是“积德给子孙”的典型例子，徐凤竹的父亲是富人，钱都用在积德上，所以儿子很快中举了。父母真要对子女好，应当以徐善人为榜样，努力积累功德，回向给孩子。

其父因而益积德，孳孳不怠，修桥修路，斋僧接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

徐凤竹的父亲因此更加积德，孜孜不倦，在行善上非常努力，他是修桥、修路、斋僧、款待出家人，凡是有利益的事，没有不尽心的。

后又闻鬼唱于门曰：“千不诓，万不诓，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凤竹官终两浙巡抚。

随着功德加深，果报也进一步增上。

后来，他父亲又听到鬼在家门口唱：“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的举人一直作到了都堂。”徐凤竹最终作了两浙省长。

所以，行善的人生最有希望，越作越欢喜，越作感应越大，这才是良性的循环。

嘉兴屠康僖公，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询诸囚

情状，得无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

浙江嘉兴的屠康僖开始时作刑部主事。以工作岗位为道场，住在监狱当中。（今天也有责任心强的人，以工厂为家，以学校为家。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想尽心尽力利他。）他在监狱里详细询问囚犯的情况，关怀体贴犯人。

他是真正和犯人交心。一个领导能这样做，下面的人没有不心服的！为什么呢？以德相待。人能甘当奴仆，已经贵为上人。高高在上，反而被人唾骂。所以，我们要放下架子来利益众生，人都能这样做，世界哪有不变好的？事业哪有不成功的？哪有别人不拥护呢？如果不能深入民心，不能放下架子，踏踏实实地作，多半是浮在表面上。

比如一个公司的负责人立足于公司行持菩萨道，每个员工都成为自己利益的对象，这样天天善事都做不完。人都不肯实做，不知道佛在心头，以为佛在天边。比如，有五十个员工，很多方面都可以为他们着想，对他们修慈悲心，这些不做，修什么大乘法呢？这些确实可以一点一滴来做，最后做到全公司都成了一家人，事业哪有不发达的道理。

屠公以监狱为家，和囚徒倾心交谈，这是相当不容

易的。他在交谈当中，发现很多人是无辜入狱，他也不居功，私下里写信秘密报告堂官。

后朝审，堂官摘其语，以讯诸囚，无不服者，释冤抑十余人。一时辇下咸颂尚书之明。

（“朝审”就是秋审。古代每年过了霜降，各地解到刑部去的重大案件和犯人，都要归刑部的堂官会同其他官员，再作仔细地审查。）

后来朝廷秋审，堂官把他汇报中的话摘下来，对囚犯审讯，情况确实属实，左右无不信服。结果这一次，十多人都得到释放。

当时这件事很轰动，整个京城都赞叹尚书英明，没人知道里面有屠公的功劳。照一般人的心态，自己作的好事，没得到名声，所有的光环都戴在尚书头上，心里会不甘心，私下里还要骂两句。可是屠公道理上通达，他不会在这上面计较。

人为什么心里有情绪呢？就是道理上不通。道理上通了，让尚书头上戴光环不是更好吗？自己的功德完好地储藏着，将来果报会更大。想到这里，连欢喜都来不及，有什么委屈呢？所以，世上的烦恼，都是人自己找的。

公复禀曰：“辇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广，兆

民之众，岂无枉者？宜五年差一减刑官，核实而平反之。”

屠公建议说：“天子脚下尚有这么多的冤民，何况四海之广，人民数量之多，受冤的人就更多。所以，应当制定一项政策，五年派一名减刑官到下面去核实，为蒙冤的人平反。”

尚书为奏，允其议。

尚书认为建议很好，写奏折上报皇帝，得到了批准。

时公亦差减刑之列，

当时国家组织了一个部门，屠公也被任命在减刑人员当中。

梦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议，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

晚上梦见神人告诉他：“你命里本来无子，现在减刑的建议深合天心。（“天心”就是愿人常得安乐的心，能让人民得安乐，自然符合天心。）所以你作得好，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都是作大官的。”

是夕夫人有娠，后生应埙、应坤、应埈，皆显官。

当晚，他的夫人怀孕，后来生了三个儿子，果然都

是显官。所以，因果不会亏待善人。

阅读善人的事迹，目的是加强对善的信念，信念具足，就会对行善欢喜。仔细想想，其实，世上以行善最乐。我们活了几十年，对其他世间的事都那么努力，而这又有多大意义呢？忙碌衣食，竞争名利，追逐欲尘，毫无意义。人生很短暂，有限的光阴应当投入于利他。每天多思考怎么利益众生，一定能取得人生的实义。

嘉兴包凭，字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凭最少，赘平湖袁氏，与吾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

嘉兴的包凭，父亲担任池阳太守，生了七个孩子，包凭最小。他入赘到平湖的袁家，这是了凡父亲交情很厚的一个朋友。

包凭学问广博，才华也高，就是屡次考试不入选。

留心二氏之学。

科举没考中，他就留心佛家、道家的学问。

一日东游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

有一天闲来无事，东游泖湖，偶然到了一所村寺。寺院里，有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像常年放在露天当中被风

吹雨淋。

包凭看了，心想：菩萨的圣像怎么能在露天淋漓呢？必须要安放好。他从袋子里拿出十两银子，交给主持僧，让他给菩萨修个庙。

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竣事。

主持僧说：修庙的工程很大，十两银子不够用。

复取松布四疋，检箧中衣七件与之，内纻褶，系新置，其仆请已之。

包凭又取出四匹松布，从衣箱中检出七件新衣服，都交给主持僧。

家仆说：还是慢点吧，全给了，自己穿什么？

凭曰："但得圣像无恙，吾虽裸裎何伤？"

包凭说："只要菩萨的圣像无事，我就算裸体又有何关系？"

其实一切善，能放下自己，就可以作，稍微顾惜自己，也不可能这样。修行是放下我执，我执越轻，越和法相应，我执能断，就成为圣人，而利他恰恰是对治我执的妙法。

僧垂泪曰："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

主持僧流泪说："舍银、舍衣布还不算太难，只有你这一点心，实在难得!"

一切善都建立在心上，心越贤善越深广，福德就越大。菩萨以菩提心点一根小蜡烛供养，胜过一般人拿四大海的油燃灯供养，这不是主要在外物上比较，主要从心上比较，心更善，功德就更大。

无著菩萨在鸡足山修了十二年，也没现见弥勒菩萨，他下山看到一只狗的下身被密密麻麻的虫子咬着，悲心强烈地生起，本尊当即现出身相。

十二年修行都见不了本尊，一念悲心强烈生起，就立即成功。可见善心的力量之大。善心能发出来，功德就在其中。

生活当中，我们处处会遇到这一类的事。这是修行的良机，不要当面错过观世音，要把握当下，历事炼心。《了凡四训》好就好在不脱离生活，修行和生活脱节，那就走偏了。

后功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公梦伽蓝来谢曰："汝子当享世禄矣。"

后来殿堂的工程完毕，包凭带着做太守的父亲，一同来到庙里。

这一夜，包凭梦到伽蓝菩萨感谢他说："你的孩子将来会享受荣华富贵。"

后子汴，孙柽芳，皆登第，作显官。

菩萨说的丝毫不差，他的儿子和孙子都中了进士，作了显官。

嘉善支立之父，为刑房吏，有囚无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

浙江嘉善县支立的父亲在刑房里工作。

有一天，来了一个囚犯无辜受陷害，要受重刑。

支立的父亲见到这件事，心中不是滋味，来人马上要受迫害，他着急，想帮忙。囚犯也看出这是个善人。

囚语其妻曰：“支公嘉意，愧无以报，明日延之下乡，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生也。”

囚犯对妻子说：“支公心地很好，我们惭愧，无以报答他。明天请他到家中，你以身事之。或许他还肯用心帮忙，那我就可以得救了。”

其妻泣而听命。

妻子很贤良，哭着听从了丈夫的命令。

及至，妻自出劝酒，具告以夫意。

支公不明头绪地去了。囚犯的妻子亲自出来劝酒，把丈夫的意思告诉他。

支不听，卒为尽力平反之。

支公不答应，最终还是尽力帮他平反。

囚出狱，夫妻登门叩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无子，吾有弱女，送为箕帚妾，此则礼之可通者。”

囚犯出狱之后，夫妻俩一起登门来拜谢，对支公说：“像恩公如此的厚德，世上少有。你没有孩子，我们有个女儿，送给你做箕帚妾，这也是礼法上说得通的。”

支为备礼而纳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禄，皆贡为学博。禄生大纶，登第。

支公也就备了礼物，娶了他的女儿，生了支立。二十岁考试高中，以后官做到翰林孔目。支立的子孙也都是做官的。

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

以上讲了十条，各人做的不同，但都同归于善，都是善行。

二、善的辨别

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精细的来说，善有真假等的八对，对每一对的体相，都要深思明辨。如果不能辨明其中的差别，则自以为行善，实际是造恶，枉费苦心，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辨别很重要，只有了知差别，反观自身，观察自己是落在哪种善里面，才能把握好身心的方向。这样，做对了随喜，进一步增上，做得不对，应当改正。如果起初不能觉察到自己落在伪善、半善等中，往往行善多年，却收效甚微。

下面讲解十六字的涵义，每学一个字，都要归在自身上检查，纠正不正确的心态。

1、辨别真假，舍假取真

何谓真假？昔有儒生数辈，谒中峰和尚，问曰："佛氏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

以前有几个儒生拜见中峰和尚，提出一个问题：佛家"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的说法，和事实不符合。比如某人行善，子孙却不兴旺，某人行恶，家门反而隆盛，所以佛的说法没有根据。

中峰云："凡情未涤，正眼未开，认善为恶，指恶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

中峰和尚说:“凡夫的情虑没有净除，智慧眼没有开启时，往往颠倒。善的认为恶，恶的赞为善，这种事屡见不鲜。你们不怪自己是非颠倒，反而埋怨因果报应有差错吗? ”

缘起本来无差错，只是凡夫心识颠倒，才对善恶、苦乐颠倒认识，这是凡夫的特色。

众曰:“善恶何致相反? ”

这些人不接受，善和恶怎么会弄反呢?

一般人都不知道自己一向落在颠倒见当中，就连善恶这种基本问题也有认识上的颠倒。

中峰令试言其状。

中峰禅师让他们各自描述善恶的体相。

一人谓“詈人殴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

一个人说:“打人骂人是恶，恭敬人、礼拜人是善。”禅师说:“不一定。”

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

一个人说:“贪财非义妄取是恶，廉洁有操守是善。”禅师也说:“不一定。”

众人历言其状，中峰皆谓不然。

大家依次谈了自己的见解，中峰都说不对。

凡夫是在外在的形相上转，所以，对善恶的认识都不对。

因请问。

因此就请问禅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中峰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

中峰说："能给人利益的是善，只利益自己的是恶。有益于人的，就算打人、骂人，都是善；只利益自己的，就是敬人、礼人，也是恶。"

所以，存心只为他人好，不杂私心，则打人骂人都是善，心地良善的缘故。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论如何恭敬人都是恶，内心自私的缘故。

"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

"所以，人的行善，利人是大公，利己是内藏私意，公是真，私是假。一个人为公，善就是真的；一个人为自己，善就是假的。"

比如在集体当中，发心为公是善，只考虑自己是私。符合我的利益才作，不合我心意，让我吃亏的就不作，这是假善。

“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

“根心者”就是由衷而发的善行，这是真。“袭迹者”，就是单单外表上表现一种善相，这是假。从良心发出来的善，是真善。

“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

对善的真假有很多深浅不同的判定。从甚深的层次论真假：“无为而为，没有执著去做的善，是真；有为而为的善，是假。”

“皆当自考。”

“以上的真假都要一一考问，自己行善的心是真还是假。是假，就要及时改正。”

2、辨别端曲，舍曲取端

何谓端曲？今人见谨愿之士，类称为善而取之。圣人则宁取狂狷。

（“狂狷”，“狂”不是狂乱、狂妄，是进取的意思；“狷”是洁身自好，坚守自己的志向，不与人苟合。狂

者有进取，狷者能守节。）

端善和曲善怎么辨别呢？现在人见了老好人，一般都说他好，认为他可取。圣人则宁愿取狂狷，他们能在善上进取，敢于承当；或者是安份守己，坚持原则，不肯随人造恶。

至于谨愿之士，虽一乡皆好，而必以为德之贼。是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推此一端，种种取舍，无有不谬。

至于谨愿之士，即使一乡都喜欢这个人，决定以他成为破坏道德之贼。

善的方面应当坚持，恶的方面必须坚决舍弃，但是谨愿之士，为了随顺人情，一般都随波逐流，没有自己做人正确坚定的立场，所以是道德之贼。世人的善恶观念明明和圣人相反，以此推广，各种取舍的方面无不错误。

这也告诉我们，应当以圣者的言教为标准，消除相续中的邪知、未知、疑惑，才能趋入正道。为了正确地修行，很多方面都要如理地辨别，辨别不清，就会造成行为上的紊乱。善要修得精纯，前提是明辨善的差别，然后行为上细致地取舍修正。

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

天地鬼神对善降福，对淫降祸，自有他的标准，这都是和圣人同标准，不和世俗同取舍。

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唯一的，圣人见到真理，所以与他同标准，凡夫颠倒邪知，言论不能作为准绳。所以，要皈依三宝以圣法作为自己人生的道路，不立誓皈依法，就无法进入正道。

凡欲积善，决不可徇耳目，惟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

凡是积善，不可以只随外在耳目的境界，或者所作的行为让人赞叹，这不是应当注重的地方。唯一从心源隐微之处默默洗涤。（就是，起心动念很隐微的地方，要注意防护，有不端正的心思就立即遣除。）

为了在人前表现，得到赞誉，则成了徇耳目，求名利，根本和行善的动机相违。要积累善行，唯有在自心上默默洗涤，此外也无法可行。

那怎么来判断善的端、曲呢？

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

如果行善纯粹是济世之心，念念想的是救济世人，这叫端正。如果外表行善，心里有一毫讨好世间的心，这叫邪曲，意思是行善的心不正直。

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

行善纯是爱人之心，这是端正；行善还有丝毫愤世嫉俗的心，这是邪曲，不是善的状态。

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

行善时，纯粹是恭敬人的心，这是端正；行善时，稍有一点玩弄世间的心理，这是邪曲。

端正，趋向觉悟；偏曲，堕入迷乱。落在媚世、愤世、玩世的心态当中，外表虽是行善，内里却夹有一层恶心，终归是邪曲。相反，努力济世、爱人、敬人，人格就会日渐端正。

心最重要，在在处处要保持心的端正，不容许有丝毫邪念侵入，这是在根源上保养，使自己免受染污。

皆当细辨。

对端曲的种种差别都要仔细辨别。

重点是辨别自心的端曲，察觉到有嫉世、愤世、玩世的心理，要马上遮止；生起了爱人、敬人、济世之心，应当勉励自己，再接再励。

辨别了善的真假、端曲等之后，让心转向好的方面，使善越来越精纯，这是一道细致的功夫。

世间很多技艺，下苦功才能练得精深，我们则是在心上修练。人在炒菜、制衣上都会精雕细作，最根本的

心上更应当修炼好，能按这里的标准修炼自心，日日会有新气象。心可以修得纯正、真诚、广大，这些是可以操作的。

没有这样观心调心，往往落在盲目的状态当中。比如一个人字写得不好，没有意识到要改正，几十年都会落在坏习惯当中。如果能觉察到字写得不好，而且发心改正，好的方面逐渐串习，就会越改越好，越改越精。同样，检察自己的行为很重要，不检察就无法改过自新，即使有缺点也浑然不觉。相反，身心上一点点修正，心原来很虚假、很邪曲，逐渐会转成真诚、端正。

3、辨别阴阳，舍阳取阴

阴和阳的辨别很重要，不懂的话，很多人都是在做阳善。以我执推动，即使行善，也是为了增加知名度，这样会把福德损坏的。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

什么叫阴善阳善呢？行善让人知道，叫阳善；行善不求人知，叫阴德。阴和阳的相不同，果也就不一样。

阴德无人知，无人表扬，蓄集在那里，不会不感果，譬如种子不会因为无人知道，就不开花结果，所以说“阴德，天报之”。但是，鲜花在大众面前开放，很快被人摘掉。意思是宣扬功德、炫耀自己，功德往往被损耗。

这里说到，“名等于福”的道理。的确，名是一种享受，得到鲜花、掌声，得到恭敬、礼赞，报刊杂志上刊登事迹，闪光灯聚集在身上，这是名人特有的享受。但是，名人要付出名人的代价，有道德还立得住，没有道德，福德损光了，后果很不好。

“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名誉”是造物所忌。名誉超过了实际的功德，就有奇祸，为什么呢？因为福报损得大，又没有积德，就有奇祸了。相反，一个人清白无辜，被人恶骂，看起来委屈，子孙却往往很发达。所以，阴阳之际很微妙。“阴阳之际”讲的是循环的道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盛极肯定是衰，显耀至极是祸患。

4、辨别是非，舍非取是

何谓是非？

什么是是善和非善呢？下面举例说明：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皆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

古代，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能出钱赎出在诸侯家做事的佣人，政府就给予奖励。子贡用钱赎了人，但不接受政府的奖金。

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

孔子知道之后，批评子贡的做法不对。

"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

"圣人提倡事情，都是为大众着想，想的是能不能移风易俗，使民风淳厚，教道可以施行于百姓，决不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想法来做。"这就是圣贤之心，唯一以天下为重。

相反，时时以自己为主，这是增上我执。圣贤是以众人之心为心，时时为众生着想，一切行为和方法都落实在利益众生上。

"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赎人于诸侯矣。"

"现在鲁国的富人少、穷人多，假如说领受了奖金就不廉洁，一赎人，就背上'不廉洁'的骂名，以后谁还赎人呢？这样堵住了赎人的善路，今后没有人向诸侯赎佣人了。"

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

另一件事，子路曾经救了落水的人，被救者以一头牛报答他，子路欢喜地接受了。

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拯人于溺矣。”

孔子高兴地说：“以后鲁国会有很多人拯救溺水的人。”

孔子见民风向上，以人民得安乐为欢喜。这就是圣人之心，也就是慈悲喜舍的喜心，见众生能向善，心里就欢喜，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欢喜。

再扣到题目，什么是是善和非善？能利益天下，怎么做，都是善；不能利益天下，无论如何，都是非善。所以，以能否利益众生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

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以俗人的眼光看，子贡不接受奖金，好；子路接受牛，不好。孔子却赞同子路，不赞同子贡。从孔子的评论可以知道，行善，不是看当下怎么做，而是看它的影响；不是看暂时，而是看久远；不是看他一人，而是看他对天下的作用。

以下就给出是善、非善的标准。

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

现在所行虽然是善，但是流弊影响，足以损害世人，这是看似善，实际非善；现在所行虽然像是不善，结果足以救济他人，这是看似非善，实际是善。

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当抉择。

“一节”，就是指非善之善这一方面，其它还有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都应当善加抉择。

“非礼之礼”，譬如说，嫂子溺水，叔叔去救，表现非礼，本质是礼，这是“非礼之礼”。又比如，佛经上说，有个星宿婆罗门的儿子，多年在森林中修梵行。一次进城化缘，有个婆罗门女对他生贪心，欲绝身亡。星宿婆罗门子生起大悲心，和她结为夫妻。外表上，结为夫妻，与梵行相违，是非礼；实际是以大悲心救护众生，是礼。由此他也圆满了四万劫的资粮。

“信”，指言而有信，不说欺人的话。为了利益众生，说方便妄语，这是“非信之信”。比如，猎人追捕鹿群，见到鹿群往南方跑，但对猎人说：“鹿群往北方跑了。”表面上是妄语，实际是“信”。

“非慈之慈”，为了调伏众生，显现金刚怒目之相。比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又比如，佛前世做大悲商主，与五百商人坐船渡海，有个叫短矛黑人的强盗，想要杀害五百商人。佛当时想：五百商人都是不退转菩萨，短矛黑人杀了他们，要堕入地狱无量劫，我杀了他，他可以不堕地狱，就算我自己堕地狱也不管。这样杀了那个强盗，这是非慈之慈。表面上杀人，是非慈；实际是救人，是大慈。以这种非慈之慈，佛因地圆满了七万劫的资粮。

所以，对善要善加抉择，不是以表相来判定，要看内在的意乐和结果。

5、辨别偏正，舍偏取正

何谓偏正？

什么是偏善和正善？下面以公案来说明：

昔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

吕文懿公是明朝时的宰相，吕公最初辞去相位，返回故乡时，海内尊仰，就像泰山北斗一样，可见他的德行之高，人们都敬仰他。

有一乡人，醉而詈之，吕公不动，谓其仆曰：“醉者勿与较也。”闭门谢之。

吕公回家乡碰到一件事。有一个同乡喝醉了酒，对着吕公恶骂。吕公修养好，对仆人说："这人喝了酒，不要和他计较。"然后就关上门谢客。

他想到酒鬼也是身不由己，这是宽容之心，不和人计较。

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公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厚，不谓养成其恶，以至于此。"

过了一年，这个醉鬼犯罪，判了死刑，被关入监狱。吕公知道后，后悔说："我没有做对，是我害了他，假如当时稍微和他计较，就可以以小小的惩罚起到大的警戒，我当时只是想到存心仁厚，不能和人计较，没想到这是养成他的恶习，以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

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

这是以善心行恶事的例子。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岁荒，穷民白昼抢粟于市。告之县，县不理，穷民愈肆，

又有某个大富之家，有一年遇到饥荒，穷人没有收成，饥寒生盗心，白天在市场上公开抢米。富商告到衙门，县官不受理，穷民更加放肆。

遂私执而困辱之，众始定。不然，几乱矣。

富人私下把这些人抓起来，狠狠侮辱了一顿，事态才平息下来。不然，几乎酿成大的动乱。

富人看穷人造反骚乱，他起了嗔心狠狠打人，存心是恶，可是出效果，镇住了下面的人。

故善者为正，恶者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正中偏也；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

一般都知道善是正，恶是偏。但是，以善心行事，效果恶，这是正中偏；以恶心行事，效果好，这是偏中正。这个道理不可不知道。

所以有四句，动机善，效果善，是正中正；动机善，效果恶，是正中偏；动机恶，效果善，是偏中正；动机恶，效果恶，是偏中偏。

我们行善，先要动机良善，其次要运用智慧无误地抉择，以求良好的效果。否则“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往往容易变成正中偏。《维摩诘经》上说：没有以智慧摄持的方便是束缚，以智慧摄持的方便是解脱。

6、辨别半满，舍半取满

何谓半满？

对半善和满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解释。

第一，积善为满、不积为半：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易经》说："一个人的善不是逐渐积累，不足以成就美名；一个人的恶不是逐渐积累，也不至于毁灭自己。"

书曰："商罪贯盈，"

"商"是指商纣王，"贯"是钱串，"盈"是满。

《书经》说：商纣王的罪业累累，就像一串铜钱穿得满满的。他的罪业也是逐渐积累，最后恶贯满盈，败国亡身。

"如贮物于器。"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不满。此一说也。

这就像在盒子里放零花钱，只要肯不断积累，最后一定会积满；如果懈怠不积累，则不会装满。

以公案来说，宋朝有一位镇江太守，叫葛繁，他每天都要做几件善事，四十年无一日空过。

有人请问他。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是每天做一两件利人的事。"又指着座间的踏子说："比如踏子放得

不正，会让别人的脚不舒服，我就把它放正。别人口渴，我给他一杯水喝，都是利他的事。这些事上至卿相下至乞丐，谁都可以做。只是需要做得持久，才有利益。”

我们应学葛善人，每天做几件利人的善事。行善贵在有心，贵在积累。今天行一善，明天行一善，坚持下来，从少到多、从低至高，渐渐可以充实功德，圆满资粮。

古人说：“积德要像聚钱，渐渐添多；累功要像筑墙，渐渐高大。发心要真要坚，用力要勤要久。”善事趁早去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圆满之处。

佛在《法句经》中说：“莫思作少善，不随自后来，如落诸水滴，能充满大器。由略集诸善，坚勇极充满。”意思是：不要认为只是做一点善法，果报不会跟随自己来。就像滴水，一滴滴落在容器里，最后会充满容器。同样，精勤地积善，善会充满菩萨的相续。

比如宋朝的名相韩琦，少年时就考中了进士，做了高官。他曾经赈灾，救活了饥饿的灾民一百九十多万，又救活因水灾而流浪的灾民七百万。

他在大名府当知府时，有一位下属呈上公文，最后忘记署名。韩琦看完之后，用袖子盖住文件，抬头和他谈话。讲完又从容地把文件还给他。这位下属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犯了不小的错误，一面自己惭愧，一面感叹

说:“韩公真是天下的盛德之人!”

有人献给韩琦两只玉杯,都是绝世珍宝。每次宴请宾客的时候,韩琦总是把玉杯放在一张桌子上,上面盖上锦缎。

有一天,他宴请一些官员,一位小官员不小心碰倒桌子,把两只玉杯都摔碎了。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小官员也跪倒在地,韩琦却神色不变,笑着对大家说:“什么事的成坏都有个定数。”又对小官员说:“你也不是故意的。”在场的客人都感叹佩服。

韩琦在山东做统帅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写信,叫一个士兵拿着蜡烛在一边照明。这位士兵偶而向其它地方张望,结果蜡烛烧了韩琦的胡须。韩琦只是用袖子拂了一下胡须,照样写下去。

过了不久,韩琦回头一看,已经另外换人了。他担心主管的官员会鞭打那位士兵,就急忙把他叫回来,而且对管事的说:“不必要换人,他现在懂得怎么拿蜡烛了。”

有一位士兵私自离开军营去看母亲,几天之后才回来,按照军纪应当杀头。

这位士兵说:“我母亲年迈多病,住在附近。我常常担心不能再见到母亲,虽然知道擅自出逃要犯死罪,我只求和母亲见一面,就是死也无憾。”

韩琦听了心里很难受，核实了情况之后，就把他放了，上下军兵没有不感动落泪的。

韩琦刚刚掌大权的时候，用三十万贯钱买了一个姓张的女子作妾。张氏长得很美，写好契约之后，她忽然悲伤流泪。韩琦问她原因，她不肯说。

韩琦说："既然不愿意说，我也不需要用你了。"说完叫手下的人烧掉契约，带张氏回去。

张氏心里恐慌，流泪说："我本是郭守义的妻子，守义在湖南做官，被人以私仇弹劾，罢官免职。现在已是深秋，眼看快要到年边了，我担心全家会饿死在京城，所以才卖身，来养活守义和儿女。"

韩琦怜悯她，就留下卖身契约，让她拿着钱回家，而且对她说："你可以转告守义，如果真是无辜被人陷害，可以向朝廷申诉。等到冤情昭雪，你再到我这里来。"

这样张氏就感激地离开了。

后来，郭守义得到平反，张氏如约回来。韩琦不让张氏见面，派人转告她："我位居宰相，怎么能让士人的妻子做我的小妾，我想你的卖身钱肯定也用完了。"韩琦再用卖身契包了二十两银子交给张氏，而且告诉她："你好好辅助丈夫做官，好好养育郭家的儿女。"

张氏见不到韩琦一面，两眼望着韩府的大门，止不住地流泪，最后拜了一百拜才离开。

后来韩琦封为魏国公，年岁很高时，在相州逝世。当天天空中有大星殒落，声响如雷。他的五个儿子及孙子、曾孙都是卿相，子孙昌盛无比。

以上只是从韩琦的传记中选取的一些片段。实际上，韩琦一生行善无数，他是北宋时代和范仲淹齐名的大贤人，做过三朝宰相，道德崇高，功勋卓著，所以才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这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的最好证明。能有这样深厚的人格基础，转过来学佛，进修出离心、菩提心和无二慧，决定可以速疾成就。

以上“积则满，不积则半”的道理，再从出世间的佛法来解释，就是：对于布施等六波罗蜜多，数数修习圆满，就能成办佛的三身。以阶段来分，胜解行地的资粮积累圆满，能证入初地；二到六地资粮圆满，能获得七地无相境界；七地资粮圆满，任运成就八地九地；八地九地资粮圆满，获得十地；十地资粮圆满，获得佛地。如是下下地积资圆满，进入上上地，最后究竟成佛。这是“积善则满”的涵义。

第二，心满则满，心半则半：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无财，止有钱二文，捐而与之，主席者亲为忏悔。

过去有个女子来到寺院想做供养，苦于没有钱财，

她把仅有的两文钱捐给庙里，寺院的主席亲自为他忏悔。

及后入宫富贵，携数千金入寺舍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

以后，这个女子入宫做了贵妃。一次，贵妃带了几千两银子又来寺院供养，主持僧只让徒弟出来代她回向。

因问曰：“吾前施钱二文，师亲为忏悔，今施数千金，而师不回向，何也？”

贵妃很不理解，就问主持僧：“以前我只供养两文钱，师父还亲自来代我忏悔，今天供养了几千两银子，师父竟然不来回向，这是为什么？”

话里的意思是：供两文钱，都亲自为我忏悔；供几千金，自然更要殷勤酬谢。

贵妃以供物的大小论功德，主持僧以施心厚薄答复她：

曰：“前者物虽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

主持说：“前次的供物虽然微薄，但施心很真诚，不是老僧亲自为你忏悔，不足以报答施主的恩德。这次

供物虽然丰厚，但施心不像往日真切，所以只叫人代为忏悔就足够了。”

此千金为半，而二文为满也。

贵妃先前做贫女的时候，心很卑下虔诚，虽然只是两文钱，却是全心全意地供养。这个善心一发，两文钱出手，那是沉甸甸的份量，主持不能不来为她忏悔。人心真诚有这样大的感动力量，主持也不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后来做了贵妃，心态变得傲慢，所谓“我慢高山，不存德水”，有傲慢摆在心里，供养心也大大不如以前虔诚。所以，主持不必来为她忏悔。当然，这可能是老和尚在以善巧方便调化她。

总之，行善不尽心尽力，即使供养千金，也是半善；善心圆满，全心全意，即使布施两文，也是满善。懂得这一条道理，我们行善，不是着重在外相上，而是要注意自己的心。每做一件善事，都要让善心圆满，就像《俞净意公遇灶神记》中所说的那样：

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做去。

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恳恳，使此善意圆满。

以下讲一段汉钟离和吕洞宾的对话。汉钟离和吕洞

宾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八仙中的人物。钟离名权，是汉朝人，后来修行成仙。吕洞宾是唐朝人，随汉钟离在终南山修道成仙，后遇黄龙禅师，由禅师指点开发，开悟成就。

钟离授丹于吕祖，点铁为金，可以济世。

汉钟离传授吕洞宾一种丹法，可以点铁成金，救济穷苦，看来也是一件善事。

吕问曰：“终变否？”

吕祖问：“点铁所成的金最后会变吗？”

曰：“五百年后，当复本质。”

汉钟离答：“五百年以后，金又会恢复成铁。”

吕曰：“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吾不愿为也。”

吕祖说：“我学点铁成金，这些金子一代代流通，到了五百年后的人手上，突然之间变成铁，这会害了五百年后的人，我不想学。”

心能这样为别人着想，就是圆满。吕祖心地善良，做人的标准很确定，利他的事才做，损人的事一概不做，他是以法为准绳来决定行为的取向，这是我们需要学的。凡事对自他没有利益，即使抬轿子来请也不做；凡事有益于众生，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曰："修仙要积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满矣。"此又一说也。

汉钟离赞叹说："修仙本要积累三千功行的资粮，凭你这句话，三千功行已圆满了。"

一句话三千功行就满了，因为这一句当中有一颗圆满的善心。

还有这样一则公案：

范仲淹小的时候出身孤贫，每天只吃一点咸菜稀饭，非常刻苦地读书。

有一次，他问一位相师："我能不能做宰相？"

相师说："不行！"

他又问自己能不能做名医。

相师惊叹他这么提问，就问他："你为什么前面问的那样高贵，后面问的这么卑微？"

范仲淹说："因为只有宰相和名医才能救人。"

相师赞叹说："你的仁慈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是个真正的宰相。"

范仲淹后来果然做了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的地位。

像这样，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立志：我要为救护天下的苍生而读书。虽然只是一句话的善愿，但这一句包含了无量功德，以后的万善都是从这里出生的。也就是，

以善愿的推动，可以展开无量无边的善行。所以，心怀苍生，志在天下，就是善行圆满。

第三，不着善为满，着善为半：

又为善而心不著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著于善，虽终身勤励，止于半善而已。

行善，心里不耽著善，那不论做什么，都能圆满。心执著善，即使终身勤奋努力，也只是“止于半善”，停在半善的境界当中。

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是谓三轮体空，是谓一心清净，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虽黄金万镒，福不满也。此又一说也。

比如，以财物周济别人，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外不见受施的人，中不见所施的东西，这叫“三轮体空”，叫“一心清净”。这样，以一斗米可以种无边的福德，以一文钱可以消千劫的罪业。假如着相的心没有忘，即使黄金万镒，福德也不算圆满。这是“满善、半善”的又一种说法。

《金刚经》上，佛问须菩提尊者：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的虚空可思量否。尊者都说不可思量。

佛说："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这是"不着相行善，福德圆满"的证明。

当然，要真正相应三轮体空、不住相行善的境界，先要闻思空性的教法，引起空性正见，之后再安住正见来串习。这里就不多说。

7、辨别大小，摄小归大

何谓大小？昔卫仲达为馆职，被摄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恶二录，

先以公案说明：过去有个卫仲达，做了馆职，有一天被摄引到阴府，阎王叫官吏呈上他的善恶本子。

比至，则恶录盈庭，其善录仅如箸而已。索秤称之，则盈庭者反轻，而如箸者反重。

等到拿来卫仲达的档案，记录恶的本子堆满了一屋子，记录善的本子只有一根筷子那么大。再用秤来称量，结果满庭的本子很轻，筷子那么大的本子却很沉重。

仲达曰："某年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多乎？"

仲达不理解地说："我还不到四十岁，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失？"

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

阴府的法官说："一念不正就是过，比如，一念害人之心，轻人之心，慢人之心，嫉人之心，起一念，就是一过，不需要身口做出来。"（他说的标准很严格，一念不正，就是过失。）

前面讲爱人、敬人、利人叫做善，我们很多时候不爱人、不敬人，或者袖手旁观，轻视别人，这些念头起来，叫做不正念，起一个念头就是一个过失。这也提醒我们，时时要防心如城，待人接物，只允许正念现前，邪念起时必须消除。

平时不管好这颗心，像卫仲达四十岁不到，起的恶念记下来已有一屋子。比如有家长管教的孩子，品行会端正，无管教的野孩子在外流荡，最后染成一身恶习。这颗心不加管束，和野孩子一样，会生起各种恶心。

下面再看：

因问轴中所书何事？

卫仲达问："轴中写的是什么？"

曰："朝廷尝兴大工，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之，此疏稿也。"

阴府告诉他："有一年朝廷兴建大工程，要修一座三山地方的石桥，工程浩大，当时你上书建议不要修，免得劳民伤财，轴中就是你的文稿。"

仲达曰："某虽言，朝廷不从，于事无补，而能有如是之力。"

卫仲达怀疑："我是建议了，朝廷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于事无补，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功德力？竟然能胜过满屋子的恶业。"

他怀疑：事情没兑现，哪有功德？他不知真正的功德在心。

曰："朝廷虽不从，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善力更大矣。"

阴官给他解释："朝廷虽没有听从，但当时你一念心，确实想的是万民，假如朝廷听从，善业力会更加巨大。"

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

所以，立志为天下国家，善行虽然数量少，也是大善。如果只是为自己，即使行善的数量多，也只是小善。

"国家"的扩展，就是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乃至尽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世界。"志在天下国家"的扩展，就是志在法界无量众生，这就是大乘的菩提心、大愿力。有了她摄持，一切善都成了无穷大的善。

《宝蕴经》上这样校量功德：譬如三千大千世界的

一切有情，每个人都建造量同须弥山的大佛塔，而且在佛塔前经历微尘沙数的大劫，以所有可以供养的供品承事供养，另外有一位菩萨不离菩提心，只散一朵花供养，就已经超过了前者的福德。

所以，无数人在极长的时间当中以极多的供品供养，却比不上菩萨一瞬间散一朵花供养的功德。也就是，无数个只为自己求一点现世福德的小善加起来，毕竟比不上一个“为了法界无量众生，志求无上菩提”的大菩提心所摄持的大善。

以上大善、小善的内容，再做归纳：

第一、善法唯心：

一般人的疑惑是：只发一个善心，没有真正做到，不会有功德。

比如，现在发造作的菩提心，心里观想要救度无边无际的众生，实际上对一个人也没有圆满做到利益，但这决定是有大功德的。又比如，凡夫人随着《普贤行愿品》的经文观想，发愿，每一愿也没有真正做到，但以发心力，确实能积累无量的功德。再比如，《华严·净行品》教我们日常四威仪，要相应地发大愿，向上走时，要想我步步入涅槃城；向下走时，要想入三恶趣救度众生。诸如此类，都是修大善根。

有人说：只是观想一下，怎么会有功德？决定有功

德，“诸法依缘起，住于意乐上”，离开心，哪有缘起呢？缘起在意乐上，懂得这一点，很多道理都会明白。

第二、善的大小和心量成比例，心量越大，善越大。

比如赚钱，有人两下能赚几十万，有人卖油条，忙一天才赚几十块。两者在赚钱的数量上有很大差别，同样在善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做任何善法，有菩提心摄持，就是量等虚空的大善。因为心量极其广大，志在利益一切生命，又是尽未来际地利益，把所有的有情都安置在佛果中。

所以，真正要让每一件善行都成为大善，必须花时间勤修大乘法的精华——菩提心。

8、辨别难易，随缘兼行

何谓难易？先儒谓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夫子论为仁，亦曰先难。

什么是善的难易呢？先儒认为：克制自己的私欲须从难除的地方克除。孔子讲“为仁”时，也说先难——先从难的地方下功夫。

这个“先难”，具体就是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能而可贵。

必如江西舒翁，舍二年仅得之束修，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与邯郸张翁，舍十年所积之钱，代完赎银，

而活人妻子，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

比如：江西的舒老，舍尽两年得的薪水，代别人偿还官银，保全别人的家庭；河北邯郸的张老，舍出十年的积蓄，替别人交完赎银，救活他家的妻子儿女。都是难舍处毅然能舍。

这两老的事迹，《德育古鉴》中具体是这样讲的：

江西的舒老，在湖广教了两年书，这一年和几个老乡一同坐船回乡。

船开到中途时，舒老上岸散步，听到旁边有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就上前问她出了什么事。

女人说："我丈夫欠了官府十三两银子，准备卖掉我偿还官银。我走了，孩子幼小，无人抚养，一定活不了。所以，我内心很痛苦，控制不住。"

舒老就安慰她说："你不要伤心，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船上的人凑点钱，可以替你还。"

舒老回到船上把这事告诉同乡，却无人响应。舒老就把两年教书所得的薪水，全部施给那个女人。

船还没到家，舒老的盘缠已经用完，同船的人争着说他做得不对。也有人同情他，招呼他过来吃饭，舒老也不敢吃饱。

一路风尘仆仆，舒老终于回到家中，一到家就对妻子说："我整整饿了两天，快给我做点饭。"

妻子告诉他："家里已经没米了。"

舒老说："跟邻居去借一点。"

妻子说："借过好几次了，这次专门等你回来还米。"

舒老把路上捐钱的事告诉她，舒夫人心地善良，她说："既然如此，我也有家常饭，可以找来一起吃。"

说完挎上竹篮，到山里挖来野菜，然后把野菜带根一起煮，夫妻俩饱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晚餐。

到了深夜，舒老准备躺下来睡觉，忽然听到窗外有人说："今宵食苦菜，明岁产状元。"

第二年舒家生了儿子，后来果然考中了状元。

第二个故事：

河北邯郸的张老，家境非常贫寒，老来膝下还没有儿女。平常张老用一个坛子存钱，经过十年，才存满一坛子。

有一天，他的邻居因为犯法，准备卖掉妻子，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即将成为没有母亲的孤儿。

张老心里想：如果他的女人卖了，三个小孩很难养活，这事自己该出一点心才对。

他和夫人商量，准备拿出全部的积蓄，替邻居交赎人的银两，当时算下来钱还不够，夫人就从头上拔下一支发钗，合起来凑足了赎银。

当晚，张老梦到一位神人，抱了一个孩子送给他。

后来生下弘轩先生，子孙相继中了科举。

以上两位善人都做到了难舍能舍。比如舒老，如果把两年的积蓄全部施舍，那全家的生活就很难保障。但另一方面，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如果只顾全自己，眼前这一家就要家破人亡，怎么忍心见人有难，不伸手援助呢？心里只是想“我、我、我的家”，怎么能成就仁义呢？所以，要狠下心来舍弃自己，才能成全别人，这才是大丈夫的所为。

我们不妨把自己想像成舒先生，如果遇到同事遭到火灾，需要六万块钱的帮助，自己每年的收入才三万块，这时能不能捐出六万块来帮助他呢？很多人只会想：我还要买房子、买车子，这个月还要买几件衣服，全部给他，我自己怎么办，好一点的人，会捐献几百块，私心重的人只是看热闹，一毛不拔。所以，舍财成仁，私心重的凡夫很难做到。

邯郸的张翁更不简单，十年积蓄，一朝舍尽，为了帮助人，他果断，有勇气。今天也有这样的好人，比如长江发水灾，有些好人一生勤俭节约，碰到这种灾难，就把存折上的钱全部捐出来，这是慈悲心肠，为了利人，难舍能舍。

以下讲难舍能舍：

如镇江靳翁，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

之邻，此难忍处能忍也。

比如镇江的靳老，年老无子，不忍心以少女为妾，误了她的青春，所以拒绝此事，把女子还给邻居。这是难忍之处能忍。

我们根据《懿行录》来讲这一段故事：

镇江的靳老在金坛县设了一家私塾，平常教几个学生。

他结婚二十多年，夫人一直未生育，年过五十，还没有孩子。

靳夫人不忍看到靳家香火断绝，就劝丈夫娶一房小妾，以弥补心中的歉疚。

老先生执意不肯，几次劝告都没有让他动心。靳夫人见劝告无效，就乘丈夫不在家，出钱买了邻家的女子，接到家里住。然后写信催丈夫回家。

靳老师接到家信，立即从金坛回到镇江。靳夫人在家已摆好酒席，叫邻家的女儿陪伴，而且告诉靳老师事情的原委。这下把靳老师羞得满脸通红。

靳夫人认为自己在场，老先生不好意思，就出来把房门反锁上。老先生看到房门已锁，便打破窗户，跳窗而出。

靳夫人着急地说："我拿出大部分的积蓄，好不容易替你买了一房妾，我是为你们靳家着想，你怎么不知

好歹呢？”

靳老师说：“你虽是一番好意，这孩子小的时候，我还抱过她，只愿她将来能嫁一个好人家。我年老多病，孩子才十八岁，不能损害她。”这样，把她还给邻家。

第二年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文僖公。十七岁发解，官至宰相。

故天降之福亦厚。

三位老先生难舍能舍，难忍能忍，所以赐给他们的福报也就格外深厚。

《感应篇汇编》中还有一则公案：

古代有个曹世美，家里贫穷，但他欢喜行善。有位出家人教他真心实意地劝人帮人，同样可以修福。

从此之后，曹世美组织人广结善会，一起舍粥，舍衣，舍药，舍姜汤，放生，惜字，施棺木，掩埋，修桥，补路，别人出钱，他出力，年年都是如此。而且，做得越久，越有力量。到了荒年，更是尽心尽力地劝人救济灾民。

后来，他和富家贩油，渐渐发家，攒了五千多两银子，他的子孙都安享厚福。

一般穷人无钱无势，行善难以为力，曹世美身处难以为力之处，还能如此努力，这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古人说：“贫者行功一百，即当富贵者行功一千。”所以，

穷人不能自暴自弃，应当具有一腔刚肠苦志。

凡有财有势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为，是为自暴。贫贱作福皆难，难而能为，斯可贵耳。

凡是有财有势的人，建功立德都容易，容易却不去做，这是自暴自弃。贫贱者作福德更难，难而勇做，这是可贵。

三、善行的种类

随缘济众，其类至繁，约言其纲，大约有十：

随缘利益众生的善事，种类非常多。简要说其大纲，大概有这样十种。

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

1、与人为善

何谓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现在变成“善意帮助别人”的意思。古汉语中，“与”是偕同或赞助的意思，偕同别人一起行善，叫做“与人为善”。

昔舜在雷泽，见渔者皆取深潭厚泽，而老弱则渔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往而渔焉。

从前，舜在山东雷泽湖的旁边，看到年青力壮的渔夫都抢深水的地方捕鱼，年老体弱的人被排挤在外，只能在急流浅滩当中捉鱼。（水流急的地方，鱼停不住，浅水中，鱼也很少；水深的地方，鱼多很好捉。所以，年青力壮的渔夫都抢占深水地带。）

舜看到人们以自私心只管自己不顾别人，油然生起悲悯之心。舜走进捕渔的人群中，和他们一起捕鱼。

见争者皆匿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揄扬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

舜是这样做的，看到喜欢争抢的人，没有当面指责，先隐藏他们的过失不说；见到有人肯谦让，舜就称赞、表扬他，而且拿他作榜样，向他学习。

这样用了一年时间，情况完全转变了。

以前大家互相争抢，以强凌弱。以我执驱使，人和人争斗，都不知道要爱别人。一年之后，没有人争抢地方，都把深水地方让给别人。

夫以舜之明哲，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工苦心也。

以舜这样的大智慧，深明义理，哪里不能说一句中

肯的话教导大家呢？他不以言教而以身作则，用身教来转变人心，这是良工的苦心！

“良工”，就是技术精良的工匠。优良的制作都是由苦心经营而完成的。这里的良工，是指塑造人类心灵的良工。教化人，要有很高的智慧。用心善巧，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舜用的是“隐恶扬善”，这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中，已经成为众所奉行的成规。

吾辈处末世，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明朝已经进入末法时代，所以说“处末世”。“形人”，就是和别人比较。“困人”，是为难人。）

我们处在末法时代，众生的我执粗重，所以做人更要注意，不要以自己的长处盖过别人，不要以自己的善行和别人比较，不要以自己的能力为难别人。

收敛才智，若无若虚。

不要锋芒毕露，应当把才智收敛起来，好像没有才智一样。这是古人所说的“大智若愚。”

所以，才智如商人有大财富，深藏才能保全，浅露则很危险。按佛法的功德观念，有才智有功德时，宣扬自己显耀自己，就会摧坏功德。

见人过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

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

这是讲隐恶。

见别人有过失，暂且包容，替他掩盖，一是让他可以改正，二是让他有所顾忌，不敢放肆。

见人有微长可取，小善可录，翻然舍己而从之，且为艳称而广述之。

这是讲扬善。

见别人有一点可取的长处、可记的善行，都应当翻过来，舍弃自己，随顺他，并对他的善行赞叹，替他广为传扬。

古人当中，宋朝的韩琦听到别人有一样小善，必定说：“韩琦不如。”杜正献听到别人有善，欢喜得好像出于自身。刘集贤听人有善，总是称道不已。

为什么要扬善呢？因为人能行善，能发善心是很难得的，人非圣贤，有点善心善行可取，就要放下自己，赞助他的善行。这样能让他行善更坚定、更欢喜。没有行善的人，也会因为你的赞叹，而对善生起向往心、欣慕心。所以，扬善的目的是要让人心中的善根，未苏醒的苏醒，已苏醒的坚固，已坚固的圆满。这是仁者与人为善的意思。

譬如说，学生有点善行，老师要紧的是，使他的善

心增上，让他这一项善行得以坚固。一株善的灵苗刚从地下萌生，做为园丁，要想方设法保护它，也就是站在他一方，维护他，鼓励他，支持他，不能有打击。

又比如，某地有灾，孩子拿出零花钱来赈灾，这时候做父母的应当赞美这种善行，自己也要拿出钱来和孩子一起做。这样与子为善，就会让孩子心中的善根增长、成熟。

众生相续中生起善心，比大地上长出灵芝还要宝贵。做为菩萨道的行者，视众生为自己的亲人，他们有微善可取，就要以赞美的语言滋润他的善根。

在《瑜伽师地论 · 菩萨地》中，讲到一位菩萨行持任何善行，要具有心清净和加行清净两种内涵，才能使善行出生最好的果报。其中说到对待他人的加行这一部分时，论中说的实际就是“与人为善”的意义。如说：“他于此善，若未受行，赞美令受；若已受行，赞美令喜。即于如是所有善根，安处建立。”（比如，别人对孝，还没有行持，我们就赞美孝，让他了解孝的功德，能趣入孝行；如果已经在行孝，我们还是赞美孝，对他全力支持，让他增上行孝的意乐。这是与人为善。对任何善，都要这样做。它的作用是：因此能在他人的相续中安置、建立这一善根。）

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

是为物立则，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

日常生活当中，不论说一句话，行一件事，完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社会大众着想，树立善的规则。这是大人天下为公的度量。

这里，“大人”，指一味利他的人；“天下为公”，即把天下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放下个人的小利益，以利益众生为重。

修持菩萨道的大人，不要只求一己私利，应当为全世界着想，在世风日下、人心混乱无序的今天，要为世界重建起善行的规则。人心当中，没有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要在人心中努力建立起这些美德。对此，需要大力赞叹、扶持、宣扬，把人心引向良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引向解脱、成佛。这是大人“天下为公”的心量。

《摄波罗蜜多论》中说：“日势乘马照世游，地不择担负世间，大士无私性亦然，一味利乐诸世间。”日轮环绕地球，无私光照天下。大地没有取此舍彼的偏袒，平等担负起世间。大丈夫无私的本性也是如此，一味利益安乐世间。

2、爱敬存心

何谓爱敬存心？

“爱敬存心”，就是时时心存爱人、敬人的心。

下面具体解释：

君子与小人，就形迹观，常易相混，惟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和小人，从外在表相来看，常常容易混淆，只是一点存心处，善和恶相差悬殊，有黑白完全相反那么明显的区分。所以，孟子说：“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存心。”

这里讲到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在存心，不在外相，外相上常常容易看错，看起来像仁义君子，实际是人面兽心；往往认为不好的人，实际心地善良，事事替人着想。

在人类的舞台上，很多人诈现如天王、天后一样，满口仁义道德，让无数人崇拜喜爱，实际上内心狡诈、虚伪。有人默默守持道德，人们把他看成傻瓜，实际上他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所以，从外相很难判别君子和小人，那在什么地方判别呢？就是在存心上分判。什么样的贤善形像都可以伪装，只有这一点存心，黑白分明，一点也冒充不了。

那么，君子存的是哪种心呢？

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

以下开示这种存心的涵义：

盖人有亲疏贵贱，有智愚贤不肖；万品不齐，皆吾同胞，皆吾一体，孰非当敬爱者？

“亲疏、贵贱、智愚、贤不肖”，是列举人中的四对差别。人中有亲密的、有疏远的、有尊贵的、有卑贱的、有睿智的、有愚笨的、有贤善的、有鄙恶的。“万品不齐”，种类千差万别。

这一句说：人虽有亲、疏、贵、贱、智、愚、贤、劣等的差别，但都是我的同胞，与我一体，对谁不应当敬爱呢？

大乘的佛法讲得最透彻，一切有情都平等具有法界如来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是一个法界的本体，我的佛性周遍一切，众生的佛性也周遍一切。在大乘圣者的眼里，众生是自性天真佛，生佛不二，谁不应当敬爱呢？连蚊虫蚂蚁，都要尊重，何况对待人类。《法华经》上，常不轻菩萨见到众生，就恭敬顶礼，口说：我不敢轻慢汝，汝等皆当作佛。弥勒菩萨在《宝性论》中说：听闻了了义如来藏的教法，就会发起恭敬一切众生的心，对众生平等慈爱。《大乘庄严经论》中说，初地菩萨证入法界之后，自然现前自他平等之心，爱众生如

爱自己。

普贤十大行愿的第一条愿王——礼敬诸佛，更把爱人敬人的心扩充、提升为最广大、最普遍、最永久的大愿王。

普贤菩萨的大愿力，是要礼敬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的诸佛，既然说到三世诸佛，自然包括六道众生在内。这样的礼敬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

我们随学普贤行愿，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敬人、爱人，怎么能和普贤大愿相应？岂不是口里一套，心里一套！

所以，每天工作，学习，会遇到很多人，要常常爱敬存心。能保持爱人、敬人的心态，心中就会充满功德。

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志，即是通圣贤之志。何者？圣贤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爱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

爱敬众人，就是爱敬圣贤；能和众人心愿相通，就能和圣贤的心愿相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圣贤的心愿，本是愿世上的人都能圆满各自的所愿，我能普爱一切人、普敬一切人，让世上的人得以安立，我就是圣贤的化身，代圣贤把众生安立在安乐中，当然和圣贤的心愿相通。

众生的愿望是想离苦得乐，这是众人之心。佛菩萨的大愿是为众生成办离苦得乐，这是圣贤之志。我们爱敬存心，把慈爱给众生，把恭敬给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通众人之心，也就是通佛菩萨之心，所谓“随顺众生，随顺诸佛”。

《普贤行愿品》说：“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

3、成人之美

何谓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出自《论语》，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是成就人的好事，不成就人造恶。小人相反，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恶。

下面用一个比喻来表达“成人之美”的意义：

玉之在石，抵掷则瓦砾，追琢则圭璋。

（“抵掷”，是抛弃之意；“追琢”是雕琢；“圭璋”是指贵重的玉器，以它的洁白比喻人的品德高尚。）

白玉在石头里面，是很好的材料，如果随便扔在一边，则和瓦砾一样，不能发挥它的价值。如果能成全它，精心地加以雕琢，就能开出白玉高洁的品质。

和比喻对应，对别人好的品质，我们要按下面这样来成就他：

故凡见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皆须诱掖而成就之。或为之奖借，或为之维持，或为白其诬而分其谤，务使之成立而后已。

（“志可取而资可进”，就是志向可以取，资质可以上进。“诱掖”是引导、扶持的意思。“奖借”是勉励、推重的意思。）

凡是见人做一件善事，他的志向可取、资质可进，都要引导、扶持，使他成为有用的人材，助成他的善愿，发挥他的品质。

我们可以在一旁做他的助缘，或者勉励他、推重他，或者扶持他，帮他维持，或者在别人虚构罪名加害他的时候，为他辩解洗白，减轻他所受的毁谤，务必使他在社会上成立起来，才算尽了成人之美的心意。

能发善心成全别人，非常难得。一般人的自私心很重，只想别人满足自己，很少赏识别人，成就别人。但要修学大乘佛法，这种成人之美的品德必须具备。这又怎么说呢？因为大乘是以利他为主，大乘的愿力是要成就每一个众生，让他们现前本具的智慧、慈悲和威力，这才是最圆满、最广大的成人之美。

每个众生都具有佛性如来藏，清净光明，本具超过

恒河沙数的本性功德，这是众生自性之美；我们发大愿帮助每一位众生苏醒种性，开发本具的如来藏而成佛，这是大乘的成人之美。

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中，讲到菩萨随顺众生根性，成办十三种利他事业。为了让无信心的外道归向三宝，菩萨显示神通变化，令他趣入；对已入内道的凡夫，菩萨让他皈依三宝之后，受持五戒；谁对法义有怀疑，菩萨善巧地为他断疑，使他对法义产生决定的了知；没有成熟善根的人，让他行持六度，成熟善根；想修禅定而无窍诀的人，为他开示止观妙道，传授实修窍诀，使他成就禅定；希求胜观的人，让他了解如何成就各种乘的智慧；众生在修行上有障碍，让他的内心从疑惑等的障碍中解脱；又让众生修持止观双运，成就过去没有的神通和三十七道品的功德。

从大乘不共的成人之美来说，菩萨登了初地，也把有情安置在初地，使他进入佛家；菩萨位登八地，也让有情登上八地，成就无生法忍，获得成佛的授记；菩萨证入十地，也让有情现证十地，获得成佛的受职灌顶；菩萨成佛，也将有情安置在无上智慧的佛地。

菩萨这样有耐心，逐步引导烦恼深重、没有智慧的凡夫，让他逐层向上，就像母亲抚养孩子一样，把众生逐渐造就成佛菩萨。这是成全有情成全到成佛为止。如

果只顾自己一人，不成人之美，那凡夫缺少助缘，也很难成就，会长久在三恶趣受苦，在轮回里流转。

当然，这些大的成人之美，自己要有相应的成就才能做到。现在要有这样利他的愿心，然后在生活中，随分随力来做。总的原则是，众生有哪方面的善根、善愿，就帮助他成就这一分。不从这里脚踏实地做起，我们所学的大乘总有一种不落实的遗憾，往往会变成口头的大乘，行为的小乘，有时候甚至不如不学佛的世间好人贤善。

大抵人各恶其非类，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

以常人的烦恼性，都是对异类厌恶、不喜欢。在世俗圈子里，善人少，恶人多，善人在世间常遭人攻击、妨害，势单力薄，很难站住脚根。

且豪杰铮铮，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

况且，豪杰的性格刚正不阿，不很注意修饰外表，世间人往往对此说长道短，随意批评指责。所以，善事常常容易失败，或遇违缘，而善人也常受别人的毁谤。

在这个五浊恶世，善人要成立很难，因为邪恶的势力强大，邪和正对立，恶人不喜欢善人的法。譬如，恶人生活放荡，不喜善人守规矩；恶人贪欲重，不喜善人

知足少欲；恶人不惜福报，对善人惜福冷潮热讽；恶人自私自利，不赞成善人一味利他。

比如一个单位里面，有人建议做一件善事，大家都不予理睬，不见谁热心地扶持赞助。如果说：今天去吃一顿，大家都会凑上来问：是吃螃蟹，还是吃虾？所以，浊世邪恶势力强，鼓励、赞美善的声音非常微弱。

知道这种恶世现象之后，修学大乘的菩萨，对一切善人、善法，都要尽心尽力护持、帮助，这样善才能建立。如果排斥善、贬低善、破坏善，那是小人居心，不成人之美，只成人之恶。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善就会从世上隐没。

普贤愿王中有一条随喜愿王，菩萨发愿：下至有情心中生起一刹那的善念，都做真心的随喜。我们自称是大乘修行人，怎么能不成人之美呢？

惟仁人长者，匡直而辅翼之，其功德最宏。

在善人善事难以成就的时代，也就是法弱魔强的时代，全赖仁慈长者发大心纠正邪恶的人，保护和帮助善人善事，使他得以成立。这样的功德最为宏大。

4、劝人为善

何谓劝人为善？生为人类，孰无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没溺。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撕，开其迷惑。譬犹

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譬犹久陷烦恼，而拔之清凉，为惠最溥。

什么是劝人为善呢？能得人身，生于人类，谁没有良心呢？只是在世路上追逐名利，忙忙碌碌，最容易昧了良心，沉溺堕落。凡是与人相处时，看见别人正在下堕，应当想方设法提醒他，点开他心中的迷惑。就像他正在长夜大梦中昏迷，让他猛然惊醒，又像长久陷于烦恼淤泥里，把他拔出来给他清凉，给他的恩惠最广大。

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不过在红尘中追逐多了，没人提醒，越陷越深。心田中的善根长期缺乏善法的滋润，一直串习烦恼，久而久之，心地自渐污染，本有的良心也就渐渐蒙蔽了。

这时候，能苦口婆心的劝导，把遮盖良知的那层迷惑去掉，他的善心又会重新萌动起来。我们能在一边帮他提起善心，等于把他从恶趣中救拔出来，这比解除身体的疾苦，意义还要重大。

比如原先是学佛行善的好人，后来在恶劣的环境中，没有善友提携，不知不觉陷入罪恶中，修行完全舍弃，心也一天比一天迷乱。这时候有善友劝他，他会幡然醒悟，这是对他很大的帮助。他会感觉自己多年像做梦一样，都在造恶当中度过。这样可以重新调整好方向。

韩愈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

韩愈说:“一时以口劝人行善,百世以书劝人行善。”这是劝善的两种方式。

我们的人身要用在利益有情上,头脑要思惟劝人为善的方法，口要用在劝人行善上，手要拿笔劝人行善。没有能力劝人，可以出钱助印善书，赠送有缘人，也同样是劝人为善。

较之与人为善,虽有形迹,然对证发药,时有奇效,不可废也;

和与人为善相比，劝人为善虽有外在形式的痕迹，但能对症发药,劝得到位,往往会产生特殊效果。所以,劝人为善不可放弃。

失言失人，当反吾智。

“失言”，就是劝人的话不对机，没有起到好的效果。也就是，该说的没说到，不该说的反而说了，本该以这种方式说，却以那种方式说。“失人”，就是该劝化的人没有去劝化，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凡是失言失人，都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这时候要检讨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反思如何才能不失言失人。这样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5、救人危急

何谓救人危急？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偶一遇之，当如痌瘝之在身，速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济其颠连。

“颠沛”是跌倒的意思，比喻穷困、受挫折。“痌瘝”，痌是疼痛，瘝为疾病。“颠连”是困苦的意思。

什么是救人危急呢？患难颠沛，是人世间常有的事。偶尔遇到了，要像病痛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赶紧为人解救，或者以一句话申白他的冤屈，或者多方面救济他的困苦。

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盖仁人之言哉。

崔子说：“恩惠不在大小，别人有急难时，赶紧去帮助就行。”这是仁者之言！

我们以三则公案来说明：

宋朝的周必大，曾经负责管理杭州的和剂局。一次和剂局着火，五十多人因事故被逮捕入狱，等待判处死刑。

周必大问狱中的官员：“如果大火是由官员引起的，会怎么判罪？”

狱吏回答：“免官为民而已。”

周必大承认这次火灾是自己造成的，由此救了五十

多人的性命。

他自己却被罢官回乡，中途他顺便去看望自己的岳父。

那一天，大雪纷飞，岳父家的童子正在庭院里扫雪。头一天晚上，岳父梦见“扫雪迎宰相”的情景。看到周必大回家，叹气说：“今日扫雪，只是迎一个被免官的人。”

周必大回家以后，刻苦地读书。后来参加宏词科的考试，进京住在一个班直（皇帝卫兵）的家里。

有一天，主人拿着一本小册子从外面回来，周必大借来观看，这是一本卤薄图（就是天子车驾的次第图），他全部抄写下来，记在心里。没想到考试正好出了这一题，他因此考中了宏词科。后来官至宰相。

范仲淹在越州作知府时，有个孙居中的人，死在做官期间，他的孩子很小，家里贫困没有钱，回不了家乡。

范仲淹拿出自己的俸禄，替他们准备船只，而且派部下送他们回乡。

临走之前，又写了一首诗，交待说：“路上如有关卡盘查，把这首诗拿给他看。”诗中写道：“十口相依走河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不必问姓氏，此是孤儿寡母船。”（这一家十口相依为命，乘船过河，他们来时暖热，去时凄凉悲哀，关口不必问姓名，这是孤儿寡母所

乘的船。）因为范仲淹的帮助，孙家一家老小顺利返回了家乡。

宋朝的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孩子。在他掌管庆州的时候，有一年闹饥荒，饿莩满路。范纯仁请发常平的大米，救济灾民。郡官认为必须上奏才可以发米。

范纯仁说："人不吃就要死，上奏再发，济什么事。你们不必担忧，有罪我来担代。"

于是当天发米赈灾，救活了无数灾民。

后来范纯仁官拜宰相。

6、兴建大利

何谓兴建大利？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

什么叫兴建大利呢？小的一乡之内，大的一县之中，凡是有益于大众的事，都应当兴建，或者开辟水道；或者建筑堤岸，预防水灾；或者修建桥梁，方便交通；或者布施茶饭，救济饥渴。随缘劝导别人，同心协力地兴建，不要为避嫌疑而放弃不做，不要怕苦、怕人嫉恨，就推辞不做。

7、舍财作福

何谓舍财作福？释门万行，以布施为先。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耳。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

什么是舍财作福？佛门万行，以布施为先，就是六度首先要修布施。所谓布施，只是一个“舍”字。通达的人内舍眼耳鼻舌身意，外舍色声香味触法，内外无不放舍。舍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就是波罗蜜多。

苟非能然，先从财上布施。

做不到这样，就先从财上布施。

世人以衣食为命，故财为最重。吾从而舍之，内以破吾之悭，外以济人之急，始而勉强，终则泰然，最可以荡涤私情，祛除执吝。

世人都是以衣食为命，所以，对世间人来说，钱财非常重要。如果我能随顺人心，舍财给他用，内能破我的悭贪，外能救他的急难。最初做是有一些勉强，但做习惯了，心里泰然，没有舍不得的。这样，最能消除私心，去除对钱财的执著。

以下说一则公案：

明朝华亭县有位顾正心，官至广西参议。他平时喜欢行善积德，有一次捐出十万四千七百两银子，买了四万八百亩义田，全部施给华亭、青浦两县。做为徭役费

用，让老百姓免除负担徭役的困难。

一次，代巡抚来到松江府，禁止除夕燃放爆竹，很多人违反命令被关进监狱，顾正心也被误捕入狱。

顾正心入狱以后，看见饥寒的人，就给他们送衣食；有罪犯可以赦免，就出钱代为赎出。最后，整座监狱快变空了。随后，他又出资修理监狱的房屋。他是如此舍己为人，从不希求回报。

后来，两台大上报他的事迹，皇帝任命他做光禄署臣，他被敬奉为乡贤。

《感应篇例证》中有这样一则公案：

倪闪是沙县人，性喜布施。每次外出，身上总要带些钱财，遇到穷人，就把钱放在他家，不管别人知不知道。

倪闪考试多次落选中，有人嘲笑他："先生日日周济穷人，为何还多次落榜？是不是老天不长眼睛？"

倪闪并没有退失信心，反而更加努力地布施，心里没有一点后悔。

有一年闹饥荒，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倪闪搭了个粥棚，亲自煮粥周济灾民，救活了上万人。

第二年，倪闪又去考试，很多乡里人梦到倪家的门外高竖一面锦旗，上书"饘粥阴功"四个大字。这一年，倪闪果然中了状元，后来官至尚书。

8、护持正法

何谓护持正法？

什么是护持正法呢？以下先阐明正法的重要性，再教诫对法护持。

法者，万世生灵之眼目也。

“生灵”，就是一切具灵性的生命。“万世”，是世世代代之意。

如同没有眼目不见五彩缤纷的世界一样，没有正法，见不到万法的缘起性，不知生命从何而来又如何还灭，不知如何修行才能获得生善趣，解脱和成佛；没有正法，不见万法的空性，以分别心执著的都是戏论；没有正法，更不知自己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自性是佛。

而有了法，能见到缘起，见到空性，见到增上生和决定胜的善道。依靠法，时时能增长俱生智慧，最后照见“如所有性[8]”与“尽所有性[9]”。所以，法是万世生灵的眼目。

正法是遍智佛陀无误现见诸法的真相之后，宣说敷演的。真理永远不会改易，诠说真理的正法也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时空，不因时空的改变而被推翻，正

---

8 如所有性：谓即一切染净法中所有真如。

9 尽所有性：世俗间所包括的一切事物。

由其历古今而不变，世世代代的生灵依靠她，决定能见真相。所以法是万世生灵的眼目。

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裁成万物？何以脱尘离缚？何以经世出世？

“参赞”是参与赞助的意思。天地具有孕育万物，生长万物的作用。“参赞天地”，就是帮助天地的造化之功。

“裁成万物”，就像量体裁衣那样，契合众生的根机、意乐，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成就，叫做裁成万物。也就是，对世间根性者，以人天乘法，裁成善趣人天；对小乘根性者，以声闻乘法，裁成声闻缘觉；对大乘根性者，以菩萨乘法，裁成诸佛菩萨。而且，每一类根性中又有种种差别，有种种法、种种阶段的法，让有情去除垢染，成就果位。

那么，谁能裁成万物呢？只有圆满成就道种智的佛陀，宣演八万四千种法门，才能巧度有情，裁成万物。离开佛的八万四千法门，决定无法成办。

“脱尘离缚”，就是可以解脱各种束缚。世亲菩萨认定法的作用为：“对治一切烦恼敌，救护众生离恶趣。”佛法不只断一分烦恼，它能圆满对治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摄的一切烦恼；不只断烦恼障，它能断除包括最细微所知障在内的一切障碍。

以暇满、无常、苦、因果的教法，能脱开对现世和来世的耽著，趣入解脱。以菩提心的教法，能脱开自利的耽著，趣入成佛。以人无我的教法，能断人我执，远离烦恼障。以法无我的教法，能断法我执，远离所知障。以因果、四谛、唯识等缘起的教法，能远离对缘起的愚昧，无误取舍。没有正法，有情如何脱尘离缚呢？束缚是从不相应实相产生的，缘着颠倒邪法，一刹那接近解脱也不可能。所以，唯一依止佛法，才能脱尘离缚。

“经世出世”：“经世”是治理世间，“出世”是超出世间。没有佛法，怎么会有菩萨以大慈悲现身世间，以无量方便度化众生呢？没有佛法，怎么会有菩萨不受三有束缚，出淤泥而不染呢？所以，“经世出世”依于正法才能做到。

理解了上述佛法的利益之后，应当对法敬重、护持。

故凡见圣贤庙貌，经书典籍，皆当敬重而修饬之。至于举扬正法，上报佛恩，尤当勉励。

“圣贤”就是佛菩萨。圣贤寺庙和经书典籍是承载正法的所依，依靠这些才能接引和教导众生，让他们趣入正法。所以，见到圣贤的寺庙、经书、教典、教言，都要恭敬尊重，如果有破损、杂乱，都应修补、整理。至于传扬正法，上报佛恩，更要努力实践。

做为佛子，自己点滴的功德成就，都是法所化现，

以法出生。推己及人，一切众生的利益安乐，也唯有依正法才能出生。所以，欲报佛恩、众生恩，唯有生生世世修行法、护持法、弘扬法。

皈依三宝之后，要随分随力听闻法、思惟法、受持法、供养法、宣演法、修习法、护持法。修学大乘的人，更要发起护法的大愿。《普贤行愿品》说："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净戒，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槃荼，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

9、敬重尊长

何谓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与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皆当加意奉事。

所谓敬重尊长，就是家中的父母兄长，国家的君王、长官，以及年龄高、道德高、地位高、见识高的人，都要倍加用心敬奉、承事。

"加意"，是说内心虔诚、殷重，比对一般人更用心。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尊长是特殊的对境，稍做一点损害或利益，都有极大的果报。佛菩萨宣说因果的经论中都说，敬重尊长，能产生大福德；轻慢不敬，则有大罪过，很快会损坏福德。

那么，敬重尊长怎么做呢？首先从敬奉父母开始，

这一点做不来，更大、更广的就更难做到。

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爱婉容，柔声下气，习以成性，便是和气格天之本。

“深爱婉容”，就是内在对父母有深深的敬爱。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父母恩德天高地厚，所以要以感恩心对父母敬爱。“婉容”，就是外在的态度、容貌，连表情、动作、说话，都有一种孝顺的样子。“柔声下气”，就是声要柔和，气要很平和。

了凡教导我们，在家奉侍父母时，要让“深爱婉容、柔声下气”逐渐串习成性，这是以和气感动天地的根本。

这个地方关系到人能否真正成就，是教育学上的大问题。

按照缘起来观察，因果中有一条造作等流的规律，现在造作什么，以后就会以同样的方式造作。以这条规律衡量，才知道学孝对人有多么重要。

孝敬能习以成性，在在处处可以发展出善行来。也就是，在家养成好孝敬的态度和行为，推而广之，对国家会尽忠，对兄长会尊重，对朋友会尽友道，对尊长懂得怎么尊重。如果是出世间学佛，也知道如何依止上师，承事上师，如何皈依三宝，报答佛恩，成为佛家的孝子、释迦的忠臣；对于道友，也懂得怎么尽佛法上的友道；修学菩提心，见众生都是前世父母，也知道如何对待众

生。所以，学孝是真正的奠基。能在这里串习坚固，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基础，相当关键。

不然，步入社会，不懂得为人处世，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建功立业？进入佛门，了解了很多知识，贤善的品性却没有养成，内在的恶性仍然转化不了。对上，不知依止善知识；对道友，不知和合；对众生，不知慈悲。所以，不学孝存在很大的问题。

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谓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谓君不知而作威也。

“君臣”是一种关系，领导者是君，下属是臣。比如，我们在常住的单位发心，负责人是君，下面办事的人是臣。在任何组织当中都有君臣关系。但一般人抗上、叛逆的心态很强，连三个人在一起，也不能安分，都是各自为王，不服从管理。按业果来判断，在团体中不听从君长合理的吩咐，都是破坏团体秩序，破坏事业的恶行。

这里说：出门在外，承事君长，每做一事，都要忠诚，不要以为上级不知，就可以随便。处罚一个人，也不能认为上面不知，就作威作福，胡作非为。凡事要凭良心，对待罪犯罪过的轻重，要仔细审查，公平判断。

像这样，凡是处理君长吩咐之事，都要尽心做好，不敢马虎随便，这才是为人忠诚之道。不能亏了良心，失了本分。

事君如天，古人格论，此等处最关阴德。

古人教诫：承事君长，要如面对上天一般恭敬。今天来说，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尽好责任和义务。这个地方关系阴德很大。

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切须慎之。

从显现的事实来看，凡是忠孝人家，子孙没有不发达久远而世代昌盛的。所以此处切切要谨慎。

以出世间来说，任何佛法上的成就都源于依止善知识，历史上任何成就者的功德、事业，无一不是从敬重上师，承事上师而来。所以学佛修行，一定要尽好佛法中的孝道。

10、爱惜物命

何谓爱惜物命？

“物命”就是万物的生命。

我们要懂得，什么才是最值得珍爱的。五欲六尘，虚假的名利、包装，都不值得珍爱。真正值得珍爱的是生命。

学习了大乘佛法，对于生命的本性有所了解，就会知道生命何等宝贵，自然会对有情发起珍爱之心。或者，

能了解有情是自己过去世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我们也会普爱众生，报答他们的恩德。

珍爱有情，是大乘修行的重点。《修心八颂》中说：“愿我以胜如意宝，饶益他众之意乐，时时刻刻倍珍爱，轮回一切诸有情。”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

恻隐之心，就是见到众生遭遇不幸而心里同情、怜悯的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是仁慈的开端。

人之所以算作人，唯一是有恻隐之心，求仁者是求这恻隐之心，积德者也是积这恻隐之心。

周礼，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

《周礼》上说，每年正月祭祀，祭品不要用母的，因为春天是动物最容易怀孕的时期，以母的做为祭品，会摧残很多胎中的小生命。孟子说：君子不肯住在厨房的附近。一般人家的厨房成天杀生，宰割动物的躯体。君子不忍见闻动物被杀。这样做，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

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

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

为了保全人的恻隐之心，前辈有四不食的禁戒，就是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不吃；见到动物被杀，不吃；自己养的动物，不吃；专门为我杀的动物，不吃。学者还不能做到断肉，应当暂时戒吃这四种肉，凡是修慈心的人，先初步这样做起。

渐渐增进，慈心愈长。

按这样培养，渐渐增上，慈心会日益增长。

不特杀生当戒，蠢动含灵，皆为物命。求丝煮茧，锄地杀虫，念衣食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当与杀生等。

不但杀生要戒除，就连微小的生命也不能伤害。譬如用丝做衣服，把茧放在水里烧，要伤害蚕的性命；种地耕田，不知要杀死多少地里的小虫。想想衣食是以众生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怎么能随便糟蹋浪费呢？所以，浪费的罪过和杀生等同。

至于手所误伤，足所误践者，不知其几，皆当委曲防之。

至于随手误伤用脚踩死的生命，又不知有多少，既

然在学习慈爱生命，这些地方都需要小心设法防止。

古诗云："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何其仁也！

宋朝苏东坡有两句诗说："慈爱老鼠，常留一点饭，让它不要受饿；怜悯飞蛾，宁可不点油灯，也不能伤害它。"这是何等仁厚慈悲！

善行无穷，不能殚述，由此十事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矣。

善行的数量无量无边，无法一一说明。总之，由上述善行推广开来，就可以圆满无量功德。

以上的善行，能在所缘境、时间、希求的果位、深度广度上拓展开来，完全可以成为大乘菩萨的六度万行。

唐朝的白居易问道鸟窠禅师，禅师开示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连三岁的孩儿也这么说。"禅师说："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居易心服其言，作礼而退。所以，学习积善之方，关键是实行。能步步实行，决定可以速趣圣贤的境界。

第四篇　谦德之效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

首先引《易经》的话说明人有谦德处处吉祥。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各方面来观察，心中有谦德，确实一切吉祥。

从天道来看，"月满则亏，月亏则盈"，月亮亏的时候，会以圆满来补足它，盈满的时候，又会让它亏欠，这是说常常觉得自己不足，就会进步；如果心高意满，则会失败。

从大地的相来看，水从高处流向低洼，最后汇聚在低处。这是表示谦德具有蓄积的能力。"我慢高山，不存德水"，有了谦德，才能蓄集功德。

鬼神对骄傲的人不喜欢，但对于那些能保持谦下，事事让人、敬人的人，鬼神不仅不会欺负他，还要给他降福。

在人道中也是如此，谁都喜欢谦虚的人，而不愿接近傲慢者。所以，谦这一卦六爻皆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书经》上说:"自满招致亏损，谦虚领受利益。"

以下了凡以亲身见闻的五件事,证明谦虚的确能受益。了凡说:

予屡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

我多次同诸多学子去应考,每每见清寒的子弟将要发达时，一定有一段谦光可掬。

"掬"是双手捧住之意。"谦光可掬"，是形容一个人谦和的德光焕发，仿佛可以用手捧住。

辛未（西元1571年）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谦虚。

辛未年，我到京城会试，同去的嘉善同袍总共有十人，其中以丁宾年纪最小，态度却极谦虚。

予告费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

我肯定地告诉费锦坡:"丁兄今年一定能考上。"

费曰:"何以见之？"

费说:"何以见得?"

予曰:"惟谦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闻谤不辩,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岂有不发者？"

我说："惟有谦虚才能受福报。你看十人当中，有谁像丁宾这样谦恭老实，不敢抢在人先；有谁像丁宾这样恭敬、顺承，作事小心畏惧；有谁像丁宾这样受侮不还口，听谤不辩解。人能如此谦虚，天地鬼神都要保佑他，哪有不发达的道理？"（看看现在的情况，居士抢在出家人前面，女众抢在男众前面，年轻人抢在老年人前面，凡事都以自我为主，不肯屈从别人，一点小亏都吃不得。这样事事我行我素，胆大妄为，有可能得成就吗？是不是得我慢的大成就呢？）

谦下的人，可以预言他会发达，这是以因果律决定的。人谦下，说明我慢低。能敬人，为人着想，自然有受之不尽的福德。不谦虚，实际是慢心大的表现，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别人恭敬承事，这是造恶业，消福报。丁宾谦德淳厚，念念都在积德，当然会发达。

及开榜，丁果中式。

等到开榜，丁宾果然考中了。所以，因果不空耗，福德积得深，今生就发达，不必等到来生。

丁丑（西元1577年）**在京，与冯开之同处，见其虚己敛容，大变其幼年之习。**

丁丑年，我在京城，和冯开之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观察到他虚心自谦，言行举止从不以自我为主，大大改

变了幼年的习气。

李霁岩直谅益友，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一言相报。

李霁岩是他一个正直诚实的益友，时常当面指出他的过错，只见他心平气和地接受，没有一句反驳。这是谦德之相。

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祸有祸先，此心果谦，天必相之，兄今年决第矣。"已而果然。

我告诉他："福有福的开端，祸有祸的先兆。祸福在于心，心果能调柔、谦下，上天一定会帮助你。兄今年决定能考中。"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于乡，久不第。

赵光远从小读书，童年就乡试中举，但是多年以来都不中进士。

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任。慕钱明吾，而执文见之，

有一年，他父亲去做嘉善县的三尹，就是县里的主任秘书，他跟随父亲上任。因为仰慕钱明吾的学问，就拿自己的文章去拜见，请教。

明吾悉抹其文，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

年，遂登第。

钱老先生没有给他面子，把他的文章全部抹掉。商人重财，学者重学，把学者的文章全部抹掉，对方一般情况下极其痛苦。但赵光远不但没发怒，反而心悦诚服，很快就改正。他是这样虚心，总见自己的不足，知错就改，所以必定大有前途。果然，第二年就登第了。

壬辰岁（西元1592年），**予入觐，晤夏建所，见其人气虚意下，谦光逼人。归而告友人曰：“凡天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此慧一发，则浮者自实，肆者自敛。建所温良若此，天启之矣。”及开榜，果中式。**

壬辰年，我进京拜见皇帝，当时遇到夏建所，见他非常谦下，那种谦虚的光彩让人震憾。

我回来对友人说：“天要让一个人发达，在没有发他的福德之前，一定先发他的慧；慧一发，浮躁的心自然变得平实，放肆的言行也自动收敛。夏建所这样温和贤良，这是上天要发他的先兆。”等到开榜，夏果然考中。

这里说“未发其福，先发其慧”，可见慧的重要。智慧如眼目，有眼目才能看清正道，按这样实行，才会摄取福德，所以开慧为首要。

这个慧，这里是指明白因果的智慧，人能识因果，

就有明辨取舍的智慧眼，才知道自己哪些方面要改正，哪些方面应实行，怎么调整自己的意乐、行为。这样如理取舍而行，就会发福德。所以是“未发其福，先发其慧”。

江阴张畏岩，积学工文，有声艺林。

江阴有个叫张畏岩的读书人，学问积得深，文章写得好，在当时的读书人当中，很有名声。

甲午（西元1594年），**南京乡试，寓一寺中，揭晓无名，大骂试官，以为眯目。**

甲午年，他在南京乡试，住在一所寺庙里。考试揭晓，名落孙山。他不服气，大骂考试官没睁开眼睛，不识人材。

时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张遽移怒道者。

这时有一位道人在一旁微笑，张畏岩马上把火发在道人身上。

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

道人说：“相公的文章必定不行。”

张益怒曰：“汝不见我文，乌知不佳？”

这话像火上加油一样，引得张畏岩更加气恼，他说：“你没见我的文章，怎么知道写得不好？”

道者曰："闻作文，贵心气和平，今听公骂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

道人说："我听说写文章贵在心气和平，刚才听你大骂考试官，你的心很不平，文章怎么写得精妙呢？"

张不觉屈服，因就而请教焉。

道人的话正中要害，张畏岩在道理面前不由得屈服了。道人说得在理，自己是有这个毛病，因此，他转过来向道人请教。

所以，这些古人还是很可爱，前面确实傲慢，一旦认识到错误，也愿意听从别人的教诲，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人。

再看：

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该中，文虽工，无益也。须自己做个转变。"

道人说："考中功名全要靠命，命里不该中，文章写得好也没有帮助。这要自己来做个转变。"

张曰："既是命，如何转变？"

张畏岩说："既是命里决定的，怎么转变呢？"

这时候，他还不知道立命的道理，认为命是固定的，不能转变。

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

阴德，何福不可求哉？”

道人说：“造成现在命运的是宿业，而创立未来的命运，却在我现前一念。只要今后努力行善，广积阴德，哪种福报不可以求得呢？”

张曰：“我贫士，何能为？”

张说：“我这样贫寒的读书人，没钱能做什么？”

他认为钱财是行善的基本条件，没钱就积不了福德。

道人以“唯心积福”启发他：

道者曰：“善事阴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谦虚一节，并不费钱，你如何不自反而骂试官乎？”

道人说：“善事阴功，都由当下一念心所造，能够常存一颗善心，就是功德无量。况且像谦虚这一点，不要花一分钱，你为何不自己反省，反骂考试官呢？”

善心是积德的本源，虽然没钱，但常存善心时时行方便，就能积大福德。天天修谦虚，修恭敬，不必费一文钱，也可以让功德充满相续。

张由此折节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

“折节”，是降低身份，屈己下人。“自持”，是很谨慎地把持好心念、言行。

听了道人的一席话，张畏岩幡然醒悟，从此谦下谨慎，降低自己，事事留心，善一天比一天修得多，德一天比一天培得厚。他能改过自新，所以进步很快。

丁酉（西元1597年）**，梦至一高房，得试录一册，中多缺行。问旁人，曰："此今科试录。"**

丁酉年的某一天，他梦到自己到了一间很高的房屋里，得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里面有很多缺行。

他就问旁边的人，回答说："这是今科考试的录取名册。"

问："何多缺名？"曰："科第阴间三年一考较，须积德无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系旧该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

张畏岩问："为什么名册里很多处都缺少名字？"

那人说："科第在阴间三年一次考较，提前三年就考核好了预选名单，须要积德无过失的人才能入选。像前面看到的那些空缺，都是本该选中，但因为三年当中新犯了过失而被除去。"

后指一行云："汝三年来，持身颇慎，或当补此，幸自爱。"

然后他指着一行说："你这三年以来，行为谨慎，或许要补这个缺，望你自珍自爱。"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这一科，张畏岩果然考中了第一百零五名。

这则公案讲得和了凡的事差不多，都是了解了“命自我立”之后，改过自新，力行善事，从而改变了命运。立命的学说不论何时何处都是适用的，今天的人能实行，也一定能转变命运。

由此观之，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

这样看来，“举头三尺有神明”，趋吉避凶的主动权，决定是在自己手上。

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

这一句讲怎么做才具有纳受福德的根基。

必须使我的存心、行为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处处存好心，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这样就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内心谦虚，别人为重，自己为轻，使得天地鬼神时时哀怜我，这就有受福德的根基。

彼气盈者，必非远器，纵发亦无受用。稍有识见之士，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拒其福也。

以人生经验和因果律来看，那些满怀傲气的人，决定不是远大的器量，纵然一时发达，也没有很大的受用。

稍有见识的人，必定不愿缩小心量，自拒福德。

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何况人要是谦虚，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指导、栽培。而且，谦虚的人随时随地肯学习他人的长处，完善自己的品德，所以是取善无穷。这尤其是修行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品德。

一个人心高气傲，谁能教导他呢？不愿意看低自己，怎么会向别人请教学习呢？器量如此狭小，又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呢？所以，傲慢是修行的大障碍，不努力对治，就无法成就。

古语云："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古人说："有志于功名的人，必定得功名；有志于富贵的人，必定得富贵。"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志向坚定，锲而不舍，任何事情都能做成功的。

志就是愿，这是发起修行的关键。有志就能起行，有行就能满愿。所以，人有志就如大树有根。立定志向之后，必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如此自然能感动天地，而造福完全由我来做。

天地是无限宽广的，没有人能阻碍自己，只要胸怀大志，处处可以行善积德，利益众生，这是造福由我的意思。

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尝有真志，不过一时意兴耳；兴到则求，兴阑则止。

了凡说：今天求登科第的人，最初也没有真正立志，不过是一时的兴致罢了，兴致来了，有一点追求的心；兴致一退，就停下来不做。

这是立志不真的表现，人没有志就没有根，就像随风飘荡的树叶一样，没有中心思想，行为不能一贯坚持。所以，确立大志，才能在任何境缘中心不动摇，历经坎坷也不变初心。

我们问自己：是真心立志利益众生，断恶行善，弘扬佛法，还是只有一时的冲动，兴致来了，学两天佛、讲两天法，利益一点众生；兴致没有时，全都抛在一边。假如是后者，就是没有根，像这样是无法成就的。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齐其庶几乎？"

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你喜爱音乐，如果把这份爱好扩大，齐国大概就能富强了。"

意思是，齐宣王，你的喜欢音乐，只是追求个人的快乐而已。如果能把为个人求安乐推广到与民同乐，为

人民求安乐，齐国一定会富强的。

予于科名亦然。

我认为科名也是如此。只为个人求科名，胸无大志，也不会成功。如果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求功名，定然有成。

或者解释：如果把求科名的心，换在追求利他上，念念存善心，积功累德，那一切福报都可以求到。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

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两目皆盲。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

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座。口称张姓，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乎？"

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借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

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触怒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简厚自居，吾谁欺，欺天乎？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子女，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

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无一实善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

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

张曰：“君读书明礼，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

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著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

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言毕即进公内室，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

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除诸妄也。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愿善念永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

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

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援例入国学。

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一日谒内监杨公，杨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曰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犹依稀记姓氏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

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

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

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

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妇，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同里后学罗祯记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讲记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讲记

智圆法师 编述

这次，应汉地道友劝请，开讲《了凡四训》和《俞净意公遇灶神记》。这是两篇极能辅助因果修学的好文章，文字流畅、义理精微，豁人心目。由于都是作者本人真实修持的经历和体会，所以感染力强，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学习后自然会生起见贤思齐、急欲效仿的善心。若能依教奉行，则不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必定能化灾祸为吉祥、远离痛苦而获安乐。

下面看正文。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位俞公，名都，字良臣。他少年时便多才博学，十八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按常理推测，俞公从小就资质过人，前途必然光明美好。

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

到了壮年时，因家中清贫，他就在私塾教授学生。教书之余，和十几个同学共同结文昌社，按《文昌帝君阴骘文》行善积德，大家一起惜字，放生，戒淫，戒杀，戒口过，这样做了许多年。

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

俞公壮年时，家中灾祸接踵而至。他曾前后考试七次，都名落孙山。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因病夭折。第三个儿子很聪明，左脚底长有两颗痣，夫妻俩对这唯一的儿子如掌上明珠般疼爱有加。可惜，这孩子八岁时在外玩耍忽然失踪，从此不知去向。俞公生了四个女儿，也只剩一个。

妻以哭儿女故，两目皆盲。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

这样的家庭悲剧，导致妻子因极度思念儿女而哭瞎了双眼。俞公几十年来一直抑郁不得志，家境越来越困难，前途渺茫，越发凄惨。可想而知，经过了这么多挫折，俞公青年时对人生美好的憧憬完全破灭了。他自己反省：我是个读书人，有聪明才智，又一直行善积德，并没有大的过失，为何老天如此不公平，对我这样严厉

惩罚，天理何在!

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

年过四十之后，每年腊月三十祭灶神时，他都亲自撰写一篇疏文，祷告灶神，求他向天帝传达。这样做了几年，也毫无感应。

至四十七岁时。

从十八岁中秀才至今，转眼已过了三十年。在这漫长的三十年、一万多个日子里，俞公一直抑郁不得志，不曾有过安乐。

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座。口称张姓，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俞公四十七岁时的大年三十，这位不得志的文人家中显得格外冷清。按传统，旧历除夕家家户户过大年，充满了节日喜庆的气氛，然而，俞公家中却只有他及双目失明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在昏暗的屋内相对呆坐。看到别人全家团圆美满而自家却这般凄凉，不免触景伤情，心中十分忧伤。

一家三口正凄凉相吊时，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俞公拿着蜡烛去开门，看见来人身穿黑衣、顶结方巾、须发半苍白。此人作揖后坐了下来，说道："我姓张，从远道而来，因为听到你家中的哀叹声而特地前来安慰。"

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俞公觉得此人气质不凡，就对他格外恭敬，两人便交谈起来。俞公说："我这一生读书，积德行善，可是如今不仅功名无成，还落得妻子不全。生了九个孩子，只剩一个女儿，妻子也因伤心过度而把眼睛哭瞎了，现在我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俞公还把每年除夕所写的疏文念给张公听。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张公说："你的家事我早就知道了。你的问题是意恶太重，专在外表上求虚名，而且疏文之中充满了怨天尤人的语气，对天帝多有亵渎，恐怕惩罚还不止如此！"

张公这句"意恶太重，专务虚名"，直接点中了俞公三十年来人生失败的原因。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个人心地没有修好，竟会感召如此不悦意的苦果。

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乎？”

俞公大吃一惊地说:“我听说冥冥之中哪怕是丝毫善行，上天也必定记录在案。我这三十年来发誓行善，对文昌社的规条一直遵守奉行，难道这一切用一个‘专务虚名’就能全盘否定吗?”

俞公如此评价自己，显然是没有自知之明。如果他能早日认识自己的过失，事态也不至于发展至此。

见他仍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张公就针锋相对，直接揭露他内心的毛病，针对他承诺的惜字、放生等一一对证。

先看第一条惜字。

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借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

张公说:“你的学生和朋友经常用旧书糊窗户，包东西，甚至拿来擦桌子，而且借口不能沾污字纸，很快就把纸烧了。你每天亲眼见到，却不说一句教诫之语，只是路上看到字纸，才拿回来烧化，这有什么利益呢?”

由此可见，俞公的心行有偏差，惜字做得不切实，如果他对字纸真有爱惜之心，为什么见到学生沾污字纸

时，不能劝诫一句呢？这说明他惜字的意乐并未真实生起。

再看第二条放生。

“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

张公说：“文昌社每个月放生，你只是随大流跟着别人转，假如别人不去，你也就不做了，其实慈悲心并未由衷发起。”

因此，俞公的放生完全流于形式。是不是真实放生要从意乐和行为上衡量，如果意乐、行为不真实，就只是影像，不是真实的放生。真善和影像之善差别很大，如果不能做到心清净和加行清净，即便三十年行善也是徒有虚名而已。

如果依此检查自身，就会发现自己的毛病很多。比如：我们行善往往缺乏主动性，常常只是随班奔逐，并未由衷发起善心。如果是去赚钱，则不用别人说，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地把握所有机会，念念不离此事，所以赚钱是真干！

然而，我们行善是否也像这样呢？是不是走个过场，并没有真意乐、真精进。我们行善往往忽略最基本的动机调整，比如：每次闻法时发心十分关键，可是我们往往习惯处于无记的状态，有口无心地念诵一下，最

初没有猛利的发心，最后也没有回向菩提，其实这就是随波逐流，并未由衷发起殷重求法的心。如此敷衍成习，行善几十年都落于影像，岂不可惜！因此，对于念诵、思惟、种种利他之事以及为常住发心、供养等，都应注意调整好意乐。

“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

“你戒杀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爱护生命的真实善心。你家也吃虾蟹之类的动物，难道它们不是生命吗？它们在砧板上被杀，在油锅里被煎，难道就没有痛苦吗？你是外放生，内杀生，戒杀的誓言清净吗？”

再看第三条戒口过。“戒口过”就是戒妄语、绮语、两舌、恶口。

张公接着说：

“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触怒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简厚自居，吾谁欺，欺天乎？”

“就戒口过这一条来说：你语言敏捷巧妙，听者往往为你倾倒。你出语时也自知有伤厚道，但在朋友间说笑惯了，随随便便就冷嘲热讽，无法克制，舌头像刀锋一样刻薄，时时处处触怒鬼神。你每天所犯的口过记录

下来不知有多少，而你不但不知反省，竟然还以厚道自居，你这是欺骗谁呢？是欺骗上天吗？”

再看第四条戒邪淫。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子女，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

“你虽无邪淫的事实，却有邪淫之心。你见到人家的女子貌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心神荡漾，无法排遣，只不过是没有邪缘凑合而已。”

“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

“你自己反观一下，如果身临其境，美女投怀送抱，能像鲁男子一样坐怀不乱吗？而你竟敢说自己终身没有邪色，这一点能在天地鬼神面前鉴定是非真假吗？”

凡夫没有自知之明，自己心行如此下劣，却还硬充门面，声称终身无邪色，一旦追问勘察起来，便会发现只是口说大话而已。

“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

“你发誓遵守的规条尚且做得如此不堪，何况其它规条之外的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张公接下来又说：

“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无一实善可记。”

“你连年所焚的疏文，都已原原本本地汇报到天上，上帝特意派遣日游使者观察你的善恶，可是多年以来，你没有一件真实的善行可记。”

“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

“只见你在私居独处时，心中的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往来不绝，恶念多得不可计数。”

由此可见俞公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内心世界多么不清净。每日贪财、贪名、贪饮食受用，一见美色便淫念不断；容不得别人有智慧、功名、财富，嫉妒心强烈；内心褊急，执著一端，自以为是，容不下别人的意见；又有高己卑人的心，自视甚高，看不起人；还总是追忆过去、幻想未来，妄念纷飞；他人稍微损害自己，不顺心意，就萌生报复心。诸如此类的恶念相继不绝，不可计数。

“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

福报来自善心，灾祸由恶心招感，因此张公又说："这么多的意恶在你心中串习成性，上天的记录已经有很多，以后对你的惩罚还会日益严厉，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凭什么希求获得福报呢？"

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

俞公又惊又怕，全身颤抖，跪在地上流泪说："您既然知道冥冥之中的事，必定是神仙，求您救度我！"

张公的一席话犹如霹雳，猛然惊醒了俞公。为什么他三十年来一直自欺呢？就是因为对业因果愚昧。以前他不认识业的善恶差别，这时才明白过去所做的大都是恶业，因此导致了三十年凄惨的境遇，于是才真正重视、畏惧业果。又因为对过去的行为惭愧、追悔，而有了真诚忏悔的动机，想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张公看他可以教化，就指点他改过的方法。这些教言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事实上，我们若能像俞公那样依教奉行，则必定立竿见影，天天都有收获。

张曰："君读书明礼，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著实。"

张公说:“你读圣贤书明白道理，也知道要学好，以善为乐。当你听到劝善之语，内心也很激动，见人行善时，内心也深受鼓舞，要求自己做这样的好人。但是，你的毛病是事情一过就忘，信根原本不深，恒心也就不稳固，因此生平的善言善行都落于敷衍浮沉，不曾有一事真正落到实处。”

这的确是末法时代凡夫众生的通病。其实，我们也和俞公差不多，虽有少许善根，但因轮回得太久了，心中的恶势力太强，稍起善心，很快又被恶习所夺，所以行善不稳固，信根微薄，发心也不长远，一生的善行，就像青稞酒上所洒的少许糌粑，都浮在表面。因此，我们不能好高骛远，每做一件善事就要踏踏实实真心地做好，先不求速度和数量。

俞公在善法方面没有实际的成绩，那么恶的方面如何呢？张公评论说:

“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

“而且，你内心充满了各种恶心，此起彼伏，缠缠绵绵，终日不得摆脱。”

贪心起来，就随贪转，嗔心起来，几天挂在心头，一个烦恼刚消失，另一个烦恼又来了，这就是满腔意恶的状态。

“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

“你的心地如此恶劣，却还责备上天不为你降福，这就像种的是满地的荆棘，却还痴痴地盼望收获丰美的庄稼，天底下会有这种事吗？无因却想求果，岂不荒谬？”

“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

这是教诫俞公要逆着自己的习气和烦恼对抗。修行是否能进步，就看是否对治自己的习气。

张公说：“你的意恶深重，今后要好好看住自己的心。凡有贪淫的客尘、各种妄动的杂念，不能置之不理，一见它生起，首先要提起勇猛的心力，屏除一切杂念，将自己的心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心只管缘善法思惟。”

佛在《十善业道经》中说：有一种法能遮止恶趣，是哪种法呢？就是日日夜夜思惟观察善法，让善法念念增长，不许有一丝不善夹杂。和此处教言如出一辙，重点是要念念观察自心，要让念头唯一缘着善法作意，不夹杂一点恶。这是断恶行善的关要。

“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

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

“有力量能做的善事，就要不求回报、不求名利、不求后世的异熟果，不论事情大小、难易，都要一心投入，不夹一点虚浮，耐心地完成。”

此处有两个教诫：第一，行善应无所求，纯粹是为了利他，善心就很纯正。若能不求，心便清净，福德反而大。第二，行善要平等、老实，凡是善法就应死心踏地去做。我们有时大善愿意去做，小善就不愿做，有时困难的推给别人，容易的留给自己，或者与我关系好的才做，关系一般的就置之不理。这都是凡夫心不平等的缺点。

“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恳恳，使此善意圆满。”

这是教导俞公恒时要保持善心圆满的状态。

张公说：“如果是自己做不到的善事，内心还是要勇悍恳切，不能失去这颗善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善念圆满。”

一般人对自己胜任的事容易提起心力，但能力不够时就容易舍弃。我们行善虽然有时力不能及，但也不能丧失志气，何时都不能没有希求完成善法的心，即便暂时做不到，也一定要发愿将来能够做好。

比如教书，虽然学生的素质差，自己也没有好的教育方法，但不能因此放弃，那种想要教好学生的善良愿望始终不能退失，还是要尽心尽力去教。再比如，医生对某些疾病没有能力治疗，但为病人解除病苦的善心还是要圆满。一位好医生，即使对绝症患者也还是要尽心尽力，在善的原则上，不能有任何动摇。这颗贤善的心何时何地都不能少，一颗心唯一要定在善上。

此理推广开来，即宗大师在《广论》中教诫的一条贯彻修行始终的原则。宗大师说："对于所有成佛支分之法，现在能修就应修习，现在还不能真正遮止和行持的，也不应以自己不能趋入为理由而舍弃，应当想：我何时能对这样的法由趋入和遮止的方面真正地修学呢？由于有这样向上的愿望，就会针对它的因而积资净障，广发正愿，由此在不久的时间中，逐渐增长智慧能力，对一切都有能力修学了。"

再看张公的教诫。

"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

张公提出两个令善行圆满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要有忍耐心，不能忍耐，善法就无法完成，因为行善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不能忍耐，就无法成功。第二，要有永远心，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何圆满

善业？相反，若具足这两种心，再大再难的善法也能圆满。”

“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

“行善时，切切不可懒惰，对行善要勤奋、殷重。又切切不可自欺。”

明知错了还自我原谅，本该义不容辞的却推卸不做，明明很下劣还卖弄高深，这些都叫自欺。

“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

“如果能按以上的教诫常久坚持去做，日久功深，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验。”

为什么呢？因为缘起不空耗，心渐渐贤善、纯厚，福德也就越来越深，时间一长，身心命运等都会有大的转变。

“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你家事奉我非常虔诚洁净，为了报答你，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要好自为之，尽快努力，还可挽回天意。”

言毕即进公内室，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

张公说完，就走进俞公家的里屋，俞公起身跟随。张公走到灶下，忽然不见。俞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司命的灶神。

以上讲了俞公三十年的悲惨遭遇。

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真实的白业？就一般白业来说，“意乐”是由于见到黑业的过患而发起远离黑业的意愿，“加行”即发起种种行为止息黑业。就布施等殊胜白业来说，“意乐”是见白业的功德而发起行持白业之欲，“加行”是发起种种行为行持白业。

依此衡量，就能看出俞公断恶行善根本没有实质内涵，相反，造恶的意乐、加行都很严重。这三十年成了造恶的人生，十八岁以前聪明而有发展前途，后来的三十年中却不但没有长进，反而步入了穷途末路。俞公没有自知之明，直到张公揭露他内心真实的面目，他才知道自己的心和善法相距太远。

我们看到俞公的失败，就应反省自己。如果行善的意乐和加行没有真实生起，那么表面上做得再好，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如实照见自心，发现过失就立即改正，这样修行才能起步。如果没有十白业道的基础而妄求高深，极有可能求升反堕。

一旦真正检视自心便会明白，我们的心和善法的距离正如月菩萨以千金供养婆罗门而得到的偈颂所说：

"虚空和大地相隔遥远，大海的东西海岸相隔遥远，东西二山相隔遥远，凡愚和正法的距离比这还要远。"

平常仔细反省，就会发现自己内心有许多过失。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几万秒钟，如果把每一秒的心理活动反映在电视屏幕上，那么内心世界的肮脏不净就会暴露无遗。修行就是要遣除不清净的心念，若能每天反观自心，努力改过，就会有切实的修行效果；否则，若仅仅做表面功夫，就很可能落得像俞公那样，三十年一事无成。

我们身处灾难重重的时代，更加要反省、改过，否则一旦大难来临，单凭表面功夫就很难度过。今天，不论个人、家庭或社会，都充满了虚假和伪善。事实上，俞公所代表的正是"假修行"的普遍现象，我们应当对照自心，反省自己是否也是如此。今天有许多社会人士，包括修行人，都不是以真心做事，而习惯用一种虚假的心态待人处事。这样心地不真诚，再怎么做也只是伪善，而非真善。

下面讲俞公后半生的转变。

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除诸妄也。

知道来者是灶神后，俞公虔诚地烧香，磕头，表示感谢。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在除旧迎新的日子里，他想

重新做人，于是向天地礼拜、祈祷，发誓：一定要改正过去种种过失，切实地行持各种善行。而且，他把号改为“净意道人”，以表示要遣除种种邪念的决心。（灶神指出他的毛病是意恶太重，而“净意”正是念念自净其意，这是真忏悔。）

四力忏悔中有一力叫恢复力，就是要发誓愿，纵遇命难也决不造同样的恶业，必须要有这种截断恶相续的决心，忏悔才能达到扼要。如果没有这种决心，而只是口头上说“我错了，我一定改正”，则是空话，甚至带有欺骗的性质。佛菩萨不是让我们这样忏悔，若忏悔无效也只能怪自己。

俞公这时真正发起了忏悔心。以下是他崭新生命的开始，是从何处开始呢？就是从改过自新开始。若不改过自新，就不能有所长进，外表上再怎么做，也不可能拔掉罪根。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

改过自新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当一个人真正奋发向上时就好像逆水行舟，无始以来的习气都会纷纷涌现，所以最初的阶段最为艰难。

俞公也是这样，最初行持时，内心杂念纷飞，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怀疑时心想：这样做真的有利益吗？对

于行善能获得安乐不能确信，而且对行善提不起精进心，懈怠懒惰。这就像我们发心第一天还比较像样，七天之后就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根本不愿意去。这样一天天恍恍惚惚地过去，俞公被自己的烦恼习气打败了，依旧随着习气流转，因循从前的状态。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又没有其它退路，这时俞公真的发起了勇猛心。

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愿善念永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

他在家中供奉的观音菩萨像前，不断地磕头，磕得头都出血了，又诚敬地发下誓愿：今后一定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若还宽恕自己，就永堕地狱。

这是以猛利心截断恶业相续，真正把自己从恶业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猛利的誓愿力，就很难突破恶业的重围。换句话说，如果不精进奋发，最终还是会被恶习牵制。譬如戒毒，毒瘾的力量强大，如果最初戒毒时无法奋力突破难关，则旧病复发时，必定又会被习气卷走，所以这是决定上升或堕落的关键时刻。在这场与烦恼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除了与烦恼斗争之外，没有第二条出路。俞公这时算是真正发起了誓死一战的决心。

“善念真纯”，就是善心纯厚，对所有人事物保持真诚、纯厚的善心。我们能否获得安乐，就看能不能保

持这颗善心。一个人的心地一旦坏了，前途也就葬送了。

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

他在每天清晨，虔诚念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名号一百声，以祈求菩萨冥冥中加持。

如法的忏悔需要具足四力，俞公可能没有学过四力，但他忏悔时四力完全具足，而我们对四力虽能倒背如流，也许连一力也没有。

俞公是如何暗合道妙的呢？当灶神说出他的过失和即将招感的果报时，他真的相信了，真的畏惧了，当时他有很强烈的追悔心，到了全身颤栗、痛哭流涕的地步，这是真实具足破恶力。他猛利发誓说“如果自我原谅，就永堕地狱”，这是具足恢复力。而且，他相信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一心祈求菩萨加持，这是具有以菩萨为皈依境的信心，具足了依止力。他虔诚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具足对治力。

凡夫的力量小，而上师三宝则具有圆满的智悲力，我们一方面祈祷上师三宝，另一方面也须真诚发愿，改过自新，否则自己不改正过失而继续造恶，佛菩萨的加持也无法完全融入相续。比如：河水浑浊了，即使天上有明月，也无法显现月影；相反，河水越清净，水中的月影也越清晰。所以，忏悔时破恶力和恢复力必不可少，

这两个力修好了，就会事半功倍。

俞公所念的圣号并不多，只是每天早上念一百声，但他是真正用心改过，全心全意行善，具足了对治力，所以功效极大。这个道理，在《妙臂请问经》中说："戒风吹燃念诵火，大精进焰烧诸恶。"自己以清净戒律为所依再来念诵，以念诵的火焰可以烧毁无量恶业。许多道友都发愿念诵金刚萨埵心咒忏悔罪业，我们应当以俞公为榜样，具足四力，必定会收到殊胜的效果。

下面看俞公发誓之后如何对治自己的毛病。

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

俞公原先说话放肆，在朋友中随风讪笑、言语刻薄，在很多方面都有损阴德。为什么他会这样随便呢？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相信业果，所以三门放逸、无所顾忌。但是，现在他开始敬畏因果了，害怕一不小心口成利斧，在恣意开口时毁坏了自己。所以，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行为、每动一个念头，都好像鬼神在旁监视着他，不敢有丝毫自欺、放逸。

再看他行善方面的转变：原先他行善是随波逐流、流于形式，善念并未由衷而发。灶神说他对善法也有欢喜心，但由于信根不坚固，没有长远心，所以善行都流于表面，不能落实。他是有心之人，把灶神的教诫都铭

记在心，以后便着重在此处改正自己。

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

凡是一切有益于人的事，不管事情大小、有没有空闲、别人知不知道、力量够不够，他就认定一个“善”字，凡是善法他都欢喜地行持，想方设法做好为止。

对此应当如何去体会呢？我们观察商人不论对大钱、小钱，不论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能力，对赚钱一直都有欢喜心，他们费尽心思，就是要把钱赚到手才甘心。心有所好，自然就会精进，正是这个道理。

然而，我们不是要追求金钱，而是要完成最有价值的善业，所以对善的追求一定要超过商人求财的热情。比如：照顾病人要多方面的付出，这时一定要委曲求全，若稍有自私的念头，怕脏、怕累、怕麻烦，就无法妥善照顾病人。展开来说，完成任何一件善事，都应当全心全意。要圆满善行，就要放下自己，这样才能初善、中善、后善，才能改正行善敷衍浮沉的毛病。

随缘方便，广植阴功。

自从俞公有了行善的意乐之后，便在生活中随顺环境、因缘，处处广行方便，广植自己的阴德。

其实，善的天地是最广大的，只要有心行善，这样大的地球，到处都有你行善的机会，到处有需要你帮助的人。

下面讲一则公案帮助大家体会“随缘方便，广植阴功”：

以前有位叫阿鸠留的长者，有一天他经过一条险道，三四天都未见水、草，几乎就要饥渴而死。这时，他遇到一位树神，便向树神求救。于是，树神从指尖化现出饮食，救了长者一命。

长老问：“尊神！你有何福德，手指竟有这样的神力。”

树神说：“迦叶佛时我是一个穷人，平时在城门外磨镜子，凡是见到沙门过来乞食，我必定举起右手，用手指为他指示可以化到斋饭的地方，常常这样给人方便。以此因缘，我今生的受用全靠这根手指。”

长者听后顿时觉悟，于是开始大修布施，每天都对许多僧人供斋，死后因此转生为散华天人。

树神因地是通过举手之劳而随缘种植福田。广而言之，我们若能为别人指示，福田就以手而广大；能赞叹劝勉人，福田就以口而广大；能为利他而奔走，福田就以双脚而广大。所以，人身就像如意宝，只要自己有心，随处都可以用手脚、口舌、头脑来积累福德。菩萨戒的

摄善法戒中，要求一位菩萨任何时处都要尽力积累下至一丝一毫的一切善业，这和此处“随缘方便，广植阴功”的意义相合。

现代人常说：我们活得很无聊空虚，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真是一种悲哀！做为有手有脚有心识的人，拥有像如意宝一样的人身，为何不能开启内在善心的源泉，把善的力量无尽地发挥出来？为何要自甘下劣，让自己的生命黯淡无光？其实只要转变观念，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只要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以善的滋润必定会迎来充满活力的人生。

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

这是在口业上修正。以前对于学生的过失，他碍于面子不说，现在则尽量劝人学好。不论是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以及因果报应等任何善说，凡是遇到有缘人他就以此方便开导。

“敦伦”：伦是伦理。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人人恪守本分，尽自己的义务，就是敦伦。“勤学”：努力学好做人的道理。“守谦”：保持谦虚，恭敬他人。“忍辱”：遭遇任何损害痛苦时，内心安忍而不起嗔心。“因果报应”：行善会感得安乐，造恶会感得痛苦。

俞公以这五方面的善言恳切劝导别人。同一个舌

根，原先出口都是损德之语，现在说的则是利他的语言，这是从语言上改过自新。

什么是“惟日不足”？就是俞公真正发起行善的意乐之后，他每天都有无量无边的善事要做，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

比如：一个人对下棋很感兴趣，即使连下十盘也会觉得不过瘾，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同样，一旦真正投入行善，便会觉得到处都有善事可做。都市的人们不知周末该怎么过，只能看电视，上上网，逛逛街，这未免太可惜了。

看到俞公这样利用人身，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人身的宝贵。人的一生数十年，几万个日子，如果每天都能把时间用于行善，这个人身就有大意义。相反，若用人身来造恶，人身就变成了造恶最有力量的工具。自从认识了善的真义之后，俞公真正善用了人身，他在一个月内精进行持的真实善法，远远超过以往三十年的影像善法。

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俞公记下一个月的所作所言，在灶神前写成疏文，向灶神报告。

我们不必在灶神前写疏文，在上师三宝前写下每个

月修行的汇报，就是真正的法供养。实际上，行善是最快乐的，在月底总结、回顾一个月的所作所为时，看到自己在善法上又进步了许多，内心便会很欢喜，对未来也就更有信心。这样持之以恒，以善业力，必定生也安乐、死也安乐，白天安乐、梦中安乐，今生安乐、来世安乐，不但自己安乐也能为别人带来安乐。

下面再看俞公修持的效果。

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以前俞公是贪念、嗔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等无量恶念在心中此起彼伏。然而在这三年之中，俞公彻底改变了自己，满腔的意恶完全变成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真是不可思议！

俞公在三年内就能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在改过方面，他针对自己的毛病，日日改，认真改，一点也不放松、不姑息，这样坚持下去，自然达到“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在行善方面，他一直踏踏实实地做，耐心地做，勤勤恳恳地做，功夫天天增长，串习成熟自然“动则万善相随”。

灶神只是给他开导了一个晚上，但是那些话，俞公始终铭刻于心，并且不折不扣地做了三年，结果也如灶

神所言——“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原先遍地荆棘的心地变成了清净、贤善、具有无量功德的相续。可见“法不在多，贵在实行”，与他相比，我们听的法法义高、数量多，而且闻法的时间也长，可是我们的成绩如何呢？是否达到“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还是已成了佛教油子？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就是因为不思惟，不实行，所以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我们学的佛法又高又多，时间又长，若能有像俞公这样的存心，早就超过俞公了，所以还是要真正依法去实行。《集法句经》说：“若人宣多如理语，放逸而不如是行，譬如牧人数他畜，彼非能得沙门分；设虽少说如理语，然能正行法随法，及能远离贪嗔痴，此等能得沙门分。”（假如宣说了许多如理的法语，却放逸而不实行，这就像放牧人数着他家的牦牛，自己不得受用一样，不能得到沙门的功德。虽然只讲了少许的法语，但若能真正行持、法随法行，就一定能获得沙门的功德。）

一个人福报即将来临时必有前兆，就是心地更加清净。俞公三年的忏悔有了验相，即“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心地变得如此贤善，必定会开出茂盛的福德之花。此后，他安乐的人生境界即将一幕幕地显现了。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

三年后的万历二年，俞公五十岁时，国家举行会试。考试结束后，担任主考官的宰相张居正（张居正，是明朝大政治家，湖北江陵人，人称张江陵），想在同乡当中为孩子选一位品学兼优的老师。这时，人们都交口推荐俞公。

原先的俞公一直穷困潦倒、不得志，而现在他道德隆盛。虽然他并没有推销自己，也没有雇人写传记，但却名声鹊起，竟然被宰相聘请到京城做老师。

于是，俞公带着全家从江西乡下进了京城，做了宰相公子的老师，初步显现了发达的气象。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运气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岂不知冥冥中以福德力的感召，命运天天都在转变。当转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现前过去连作梦也想不到的好事。所以，一切祸福兴衰都是由善恶业决定的。

张敬公德品，为援例入国学。

张居正尊敬俞公的道德，便替他报名入了国子监。一个人如何自求尊贵呢？就是修好道德。一旦道德隆盛，即使宰相也会恭敬。以当今的例子来说，比如，一

个清洁工若能发起菩提心，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上至天王，都要对他恭敬礼拜。所以，造恶是自贱，行善是自尊。过去的俞公作贱自己，几乎耗尽福德，所以命运凄惨，而现在他的善业充实了，人生的境地也就开始逐步上升。

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又过了两年，俞公乡试中举，第二年又中了进士。

以前的俞公虽然很希求功名，但却屡试不中，这就像沙子里榨不出油一样，充满意恶的心地怎么可能显现功名富贵？而如今短短几年间，俞公不但登科还中了进士，功成名就，这一切并非偶然，都是由于行善深厚而自然显现的。实际上，一切增上生的圆满——长寿、富贵、名声、相好、健康、眷属圆满，唯一都是由善业所感召的，也唯一须从善法上去寻求，这是唯一的方法。

一日谒内监杨公，杨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

有一天，俞公去见内监杨公，主人叫五个孩子出来礼拜客人。这些孩子都是杨公为了老年有个依靠，而从各地找来的养子。

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

其中有个十六岁的孩子，俞公觉得特别面熟，就问：“你老家在哪里？”

曰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犹依稀记姓氏闾里。

孩子说：“我是江右人，记得小时候在外玩耍时，误上了粮船，被船带离了家乡。我还依稀记得姓什么，家住在哪里。”

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

俞公非常吃惊，就命孩子脱下左脚的鞋子，发现他左脚底竟有两颗明显的痣，便激动地喊道：“这是我的孩子呀！”

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

杨公也很震惊，觉得这是天意，不然怎么会如此巧合？于是把孩子还给俞公，让他跟俞公回家。

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

从这一句可以看出，当时俞公激动的心情，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路跑回家，喊着夫人的名字。夫人日夜思念孩子的心顿时崩发，抚摸着失而复得的孩子，欢喜地流下了血泪。孩子也哭了，他孝顺地捧着母

亲的脸，以舌头舔母亲的眼睛，这时，奇迹出现了，老夫人竟然双眼复明。于是全家团聚，重享天伦之乐。

俞公改过前后的差别实在太大了，过去是祸不单行，现在却好事连连——功名成就，孩子复得，妻子双目复明，真是一团福气之相。确实如同《感应篇》所说，一日三善——视善、语善、心善，三年天必降福。俞公就是这种修善成功的典范。

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

俞公当时悲喜交集，一方面对过去的遭遇无限悲感，一方面又对眼前的结果充满欢喜。他因此认识到唯有行善最有意义，从此便不愿做官了，于是辞别张宰相准备返乡。

张高其义，厚赠而还。

过去读书人都希求功名，总想谋求一官半职。俞公中了进士，有了做官的资格，但他却不求虚荣，只求行善。张宰相敬重他的道义，临别时便以厚礼相赠。

公居乡，为善益力。

俞公返乡后，比以往更努力地行善。他越行善越体会到善的利益，因此更有信心，由信心又增上自己的善法欲，以欲乐的推动更加精进，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对善法的利益，俞公并没有停留在字面的理解，而是亲自实践，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感受到善法巨大的利益。因此对于善法，他越做越欢喜，越做越精进。

其子娶妇，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

子孙好不好，与自己的福德有莫大的关系。过去俞公生了九个子女，只剩一个女儿，可见福很薄。现在第三个孩子失而复得，没有绝后，而且此子成家后连生七子，个个学业出众，承继书香门第。

公手书遇灶神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

俞公亲自写下了值遇灶神以及实行改过的事迹，以此训导子孙。他晚年时生活安乐，健康长寿，一直活到八十八岁。

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人们都认为这是由于真实行善而挽回天意的结果。

思 考 题

了凡四训

1、立命论和宿命论有哪些差别?

2、了凡被孔先生算定之后，相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因此淡然无求。相比之下，为现世名利拼搏的人生是否更高尚呢?

3、为什么云谷禅师笑了凡只是凡夫并非豪杰呢?

4、哪种求法是内外双失？哪种求法是内外双得？请具体说明其中的道理。

5、解释以下格言的意义:

⑴ 命自我立，福自己求。

⑵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⑶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⑷ 丰歉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夭寿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6、结合业的轻重之理，阐述“一行可当万善”的道理。

7、了凡教子“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乃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这样作意对于修身立命有何重要意义?

8、以下六种思惟应如何贯彻在日常生活中：

⑴ 远思扬祖宗之德；

⑵ 近思盖父母之愆；

⑶ 上思报国之恩；

⑷ 下思造家之福；

⑸ 外思济人之急；

⑹ 内思闲已之邪。

9、解释：“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10、“其熟玩而勉行之”包含哪种修身进德的道理？

11、“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推测祸福，无不应验”的原因何在？

12、如何入手思惟才能发起耻心、畏心和勇心？

13、如何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为什么说从事上改过“非究竟廓然之道”？

14、结合原文思考之后，用自己的话说出不能杀生的理由。

15、结合原文思考之后，用自己的话说出不能动怒的理由。

16、从理上改过是不是观察修？请思维如何运用这种方法改掉贪心、嫉妒心、竞争心、傲慢心、自卑。

17、怎样从心上改过？

18、三种改过的方法有什么差别?

19、我们怎样才能正确运用三种改过的方法?

20、改过有哪些验相?

21、您能常常反省发现自己的过失吗？发现过失之后，您是自我原谅，还是发惭愧心，愿意改正？是否您觉得自己很完美，无过可改，请问实际状况和您的自我评价吻合吗?

22、对照《改过之法》，检查自相续是否有过恶深重的恶相?

23、请以因果律分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

24、请复述“无林不开榜”这则公案的内容。

25、谈谈您在学习《积善之方》中众多善人事迹之后的感想。

26、判别真善和假善的标准是什么?

27、什么是端善，什么是曲善？请对照自相续，检查平日所做的善行是端还是曲。

28、什么是阴善、阳善？结合因果道理解释“阴德，天报之”的意义。现代人喜欢宣扬自我、表现自我，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何种后果，请谈谈您的看法。

29、怎样抉择是善、非善？为什么孔子在对待子贡不受金和子路受牛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30、请抉择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

31、什么是偏善、正善？吕文懿公的事迹说明了什么问题？

32、可以从哪些角度解释半善、满善？每个角度都具体说明。

33、解释“商罪贯盈，如贮物于器。”

34、说明某氏女施钱公案中“千金为半，二文为满”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点滴善根都变成满善呢？从孝亲、敬业、交友各方面反省自己是否达到满善？

35、为什么说三轮体空的布施，是“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我们怎样才能随顺“三轮体空的布施”？

36、何为大善、何为小善？

37、阐述“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少”的道理。您的发心行事有没有志在天下国家呢？

38、何为难善，何为易善？为什么“夫子论为仁，亦曰先难”？

39、随缘济众有哪十条？

40、我们应当如何与人为善？

41、请解释“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

42、怎么辨别君子与小人？

43、君子的存心如何？为什么说“能通众人之志，即是通圣贤之志”？

44、怎样做到成人之美？

45、怎样做到劝人为善？

46、“与人为善”和“劝人为善”的差别在哪里？

47、怎样做到救人危急？

48、以今天的时代来说有哪些方面的兴建大利？

49、怎样做到舍财作福？

50、为什么说“法是万世生灵的眼目”？

51、有人说“今天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古代的正法不必要护持，应当有新的创造”，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52、怎样做到护持正法？

53、为什么要爱惜物命？请说出您的理由。

54、日常生活中如何爱惜物命？

55、随缘济众有：一、与人为善；二、爱敬存心；三、成人之美；四、劝人为善；五、救人危急；六、兴建大利；七、舍财作福；八、护持正法；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

认真反省以往的行为，有哪些做法与十条相违，有哪些应当实行的没有实行，有哪些方面可以逐渐地

积累?

56、解释:

(1)“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2)“满招损，谦受益。”

57、具谦德而中科举的事例，给我们何种做人的启发?

58、为什么说“彼气盈者，必非远器，纵发亦无受用”?

59、在修行上培养谦德有哪些重要性?

60、解释:“王之好乐甚，齐其庶几乎?”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1、俞公三十年来一直行善积德却灾祸连连，其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何以此即能否定俞公三十年来所做的善行？请以教证、理证说明。

2、请具体指出在惜字、放生、戒杀、戒口过、戒邪淫等方面，俞公的心行有何偏差，并且对照自心，反省自己在闻思修、持戒、上供下施、发心等时，意乐是否也有偏差?

3、为何俞公三十年来行善一直是处于自欺的状态，无法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这对你有什么启发?

4、请说明人们行善不能踏实深入而敷衍浮沉的原因何

在，并检讨自己行善的力度、深度、持久度如何。

5、请总结灶神开导俞公的行善方法分别有哪些，并且观察自己是否都切实做到了。

6、对于力所不及的善法，我们应抱持何种心态？并以教证说明其必要性。

7、请具体说明俞公改过自新的过程中，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四力”忏悔的扼要？

8、请以三种切身的比喻来体会“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的心情。

9、以公案说明“随缘方便，广植阴功”的意义，并具体说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实践。

10、俞公三年来勉力改过自新的验相是什么？我们听闻的正法比俞公还多，但效果如何呢？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何在？